

## 第一章

风絮飘零已化萍，泥莲刚倩藕丝莹，  
珍重别捻香一瓣，  
记前生。  
人到多情情转薄，  
而今真个悔多情，  
又到断肠回首处，  
泪偷零。

公元六二 年，唐朝。

秦淮河畔，烟草碧如丝，秦桑低树枝，杏花三月里，暖风薰得游人醉。

“烟霞阁”内艺妓如云，在笙歌——中，杏眼桃腮的大美人殷勤地向客人敬酒，小姐们用莺声细语和醉人媚态来颠倒众生。

难怪有句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在一片笙歌乐曲中，一抹高挑修长的俏丽身影悄悄地落在“烟霞阁”的院内。

楼菁枫璀璨的瞳眸闪的冰冷机警的光芒，明媚动人的脸上仍蒙上青纱；迅速地打量一下地形后，她闪身进入最里面的“花影楼”。

如果不是被迫得没办法了，她也不会来这。

纤纤素手摇着来自波斯的香扇，艳冠苏杭的花魁——冬绿萼，慵懒舒适地斜倚卧榻，另一只手拿着狼毫笔，专心地望着岸上完成一半的诗句，丝毫未理会婢女小月一声一声急的催促：“小姐！小的求求你快起来妆扮见客吧！前头的赵大少、钱大少和马大少都指明非见你不可！钱大少还已砸下万两黄金了，扬言今儿个若再见不着你，他非拆了咱们“烟霞阁”不可！”丹凤眼儿轻轻一转，冬绿萼仍以那独特的娇嗲嗓音不徐不疾道：“叫他们全回去吧！本姑娘今天心情欠佳，天皇老子来也不见！”哼！想见她冬绿萼有这么容易吗？她不但是艳压群芳的花魁，琴棋书画、音律、歌艺……样样精通，不但坚持卖艺不卖身，挑客人更是挑的厉害，非文人雅士、才华过人者，难上她的“花影楼”一窥佳人！

小月急得快哭了：“这怎么行呢？小姐！钱大公子是县令的儿子，财大气粗，他真的会拆了咱们“烟霞阁”呀！嬷嬷已去前头安抚了，我的好小姐，你就快去见见客人吧！”“我说不见客就不见客！你听不懂吗？要去的话你自己去！”绿萼有些动气了，放下狼毫笔就欲往里面的睡房走。

一个青色的身影悄然由窗台落下。

绿萼原本恼怒阴沈的脸瞬间焕发惊喜的神采！

“菁枫！”她立刻扑上去。“你怎么来了？终于想到要来看我了！讨厌！让人家担心好久！这些日子你都上哪去了……”楼菁枫匆匆地往外看了一眼，放下竹杆急促道：“绿萼，不好意思打扰你，先让我在这里躲一躲。”绿萼忙拉着她坐下。“打扰？姊姊你在说什么呀？我这儿你爱住多久便住多久！平时只怕求你也不来呢！”望着菁枫惊疑不定的脸色，绿萼忍不住笑道：“姊姊，

瞧你这慌慌张张的样子，这是独来独往、行侠仗义的女侠楼菁枫吗？你是否遇上什么麻烦了？说来听听！”被绿萼这么一问，菁枫忍不住抹去额上的香汗，叹了一口气道：“说起这个『麻烦』，真是……唉！一言难尽！三个月前我追寻楚湘竹下落时，在冷青扬将军府内找到她，还没搞清楚她为什么愿死心塌地的留在冷青扬身边，这个『麻烦』就出现了……冷无尘，冷青扬的弟弟；这疯子不知发哪一门神经，见到我后竟非抢下我脸上的青纱不可！我逃他就追，捉迷藏玩了快三个月，他还不放过我。”“三个月呀？哟！好浪漫喔！苦苦追寻你三个月，只为看清你的容颜。”绿萼不胜陶醉道：“菁枫姊，以你的功夫，难道甩不掉他吗？”放眼当今武林，楼菁枫出神入化的件数可算是睥睨群雄了，竟有她制服不了的敌人，的确叫人匪夷所思！

“我不知道。”菁枫啜了一口茉莉香片，摇头道：“每次我和他过招时，不出三招他便直攻我面纱——欲强取下来！吓死我！但以他身手之凌厉矫捷……功力恐怕在我之上！”“他三招就可直攻你脸部？哇！那相同的，若他想在三招之内取你性命也易如反掌了？”绿萼啧啧称奇：“太不可思议了！我本以为菁枫姊的武功天下无敌，没想到还有人神勇到这个地步！而且他根本不想伤害你，只想看清你的容貌！哇！太浪漫、太传奇了！我真想看看这男人长什么样子！”“浪漫？”菁枫瘫在椅子上，一副筋疲力尽、快晕倒的模样。“如果是发生在你的身上，你就一点都不觉得浪漫了！我都快被他弄疯了！打也打不赢他，甩也甩不掉他！他的轻功比我还好！那怪人什么话也不说，只是非扯掉我的面纱不可……我都快疯了！绿萼，你这里先让我躲一阵子，我想他总不至于找到这儿来吧？”楼菁枫会认识娇俏绝俗的江南花魁——冬绿萼，也是偶然。两年前，菁枫在西湖偶救差点失足落水的绿萼；她怜惜绿萼的多桀命运，虽不幸堕入风尘但心比天高，洁身自爱；而绿萼则景仰菁枫的洒脱飘逸及侠骨柔情，两个身分回异的女孩结为好友；菁枫下明月山时，总会抽空来“烟霞阁”看看绿萼。

“这有什么问题？我早就说过了，我这里呀！你爱住多久便住多久。”绿萼柔媚一笑，挽着菁枫的手走入睡房，道：“菁枫姊，我看你也累了，先好好睡一觉吧。放心吧，我这香闺至今还没半个臭男人踏入过……小月，去打热水来让楼姑娘净身。”绿萼回头对呆在一旁的婢女道：小月彷彿这时才回过神来。“可是……小姐，前头的钱公子和赵公子……”“管他什么赵钱孙李、王二麻子，统统叫他们滚啦！”绿萼挑着眉娇斥。

“小姐……”小月不死心地想说些什么，前厅却已传来巨大的响声及男人的咆哮声、摔杯盘声……一会儿，另一个小丫头匆匆跑入“花影楼”，哭丧着脸道：“绿萼姑娘，求求你快到前面见钱公子和赵公子吧！他们两个等你等了两个时辰，终于发火摔东西骂人了！嬷嬷被打了一巴掌，钱大公子扬言今天如果见不到你，一定放火烧了“烟霞阁”……他带来的手下已经在拆房子了……”“岂有此理？他撒什么野？”绿萼勃然大怒。“爱接客不接客是本姑娘的自由，这些大老粗竟敢以下三滥的手段胁迫我就范？”“我去替你解决这些人渣！”菁枫美眸射出寒光，提起剑就往外走。

“菁枫，别……”绿萼才刚拉住菁枫，又有一个小丫头小蕊气喘吁吁地跑过来，欢天喜地道：“没事了！没事了！绿萼姑娘，那些坏人全被一大侠打跑了……”“怎么回事？”绿萼忙问。

“大侠……”小蕊兴奋地涨红脸道：“就在他们要放火烧房子前，突然出现一武功过人的大侠，我也看不清大侠是怎么出招的，只见他三两下就把赵

公子、钱公子、马公子……还有他们带来的一大群手下啦……全都打在地上哀哀惨叫……哗！伸手真俐落准确！他一定是当今的武林盟主！”“瞧你形容的像神一样，”绿萼喃喃道：“怪了！咱们江南何时出现这么一个轰动武林的人物？”一旁的菁枫却开始脸色发白。“那个人……长什么样子？”“大侠呀？”小蕊两颊发红，一脸陶醉状。“喔！他身長七尺，两条腿又直又长；剑眉朗目，俊美得令许多姑娘自惭形秽，却又冷得不得了！有性格极了！尤其其他使起剑来时的帅劲、轻松俐落，谈笑间竟已把那群坏蛋打得惨叫连连啦！”瞧丫头小蕊对这“大侠”的崇拜，如果叫她跪下来亲吻大侠的脚趾头，她一定毫不迟疑地欣然受命！

菁枫脸上的血色却瞬间消失！

“绿萼……”她摇摇晃晃地捉住绿萼。

“菁枫？”绿萼惊讶地扶住她。“你怎么了？不舒服吗？脸色这么白？快坐下来……”“我没事……”菁枫深吸了一口气：“那个大侠……很可能就是对我紧追不舍的冷无尘；绿萼，快帮我挡住他，千万不能让他发现我藏在这里……”“啊！就是那个一心要掀你面纱的男人？”绿萼也大感意外。“菁枫，你放心地藏睡房内，他绝对找不到你的。我先去前面看看。”绿萼才把菁枫塞入睡房，小丫头就道：“小姐，嬷嬷带着大侠往这儿来了！嬷嬷说今天多亏大侠出手相救，不然“烟霞阁”早就化为灰烬了。嬷嬷为了谢谢他，特地带你上这儿来，要你唱几首小曲儿答谢大侠。”“什么？已经来了？”绿萼慌张地望着睡房低垂的帐幕一眼，匆匆道：“小月！快快！

快为我梳妆！准备香茗侍客！”

“冷大侠，请请请……请往这边走。”“烟霞阁”的老鸨——金嬷嬷，一脸谄媚阿谀地领着一身形高大颀伟的男子穿过回廊，直奔向花木扶疏的“花影楼”。

金嬷嬷滔滔不绝道：“今天真是多蒙大侠仗义相助了，大侠就赏我个薄面，让我最疼爱的女儿——绿萼，为大侠献唱几曲。我这个女儿呀，大侠一定会喜欢的，她生的是花容月貌、婀娜多姿，见过她的男人无不倾倒。她今年才十八岁，自两年前正式挂牌起，就是名满天下的江南花魁，多少王宫贵族一掷千金只求见她芳容一面；这孩子不仅艳冠群芳，而且蕙质兰心，天资聪颖。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十三学得琵琶成，初试啼声即技惊四座。她的音律素养尤其高，不论是中原的或胡人的乐器无一不精通！举凡琵琶、古筝、长笛、玉箫、箜篌、胡笳、羌笛、锦瑟……等，均可奏上数曲！”金嬷嬷眼看冷无尘洒脱俊美的脸上仍是波澜不起，毫不放松地又紧接道：“我可是把这女儿视若掌上明珠，疼她疼得紧呢！自小便为她请来先生教她识字，研习经史子集。绿萼天资聪颖，善于填词吟诗；而且心性高洁，气韵典雅。多少名门公子来我这砸下千金只盼见她一面，或和她对上几句诗，绿萼还愿呢！”冷无尘英挺过人的脸上仍是一副文风不动状，对金嬷嬷的话似乎全置若罔闻；以他这孤傲出尘的个性，今天竟会管这闲事，原因只有一个——为了找出楼菁枫！

菁枫一定躲在这里！冷无尘可以肯定，他一路紧追她追到秦淮河畔，眼见她匆匆闪入“烟霞阁”内。

漂亮的唇角泛起莫测高深的笑意——她不明白自己是要定她了吗？她怎么会天真地以为躲入这种地方后，他就找不到她？

金嬷嬷领冷无尘来到“花影楼”，只见湘帘低垂，地无纤尘；入内一看：尊彝古玩，瑶琴锦瑟陈设左右，好一个清雅居所。

金嬷嬷殷勤地招待冷无尘坐在上位，一面催促小月：“还不快去请小姐出来见贵客。”“是！”绿萼躲在雕花屏后，已把来人打量的一清二楚了——令她惊讶！世上竟有相貌英挺若此的男人？！炯炯黑眸若夜，冷静中透着睿智神采；方额、悬胆鼻即方而富个性的下巴烘托出他尊贵超然的气势；整个人带着一股洒脱自若、狂放不羁的旷达味。

好奇特的男人！俊美无畴得令女人自惭形秽；却又别具一份桀骜不驯、玩世不恭的特殊吸引力！

绿萼得心头“咚”了一下，俏脸慢慢发红……好有魅力的男人！唉！如果他不是为了菁枫姊而来，绿萼还真愿抛弃花魁之尊，委身侍奉这出色男子！

绿萼轻移莲步。

金嬷嬷注视到屏风后晃动的人影了。“绿萼，快出来！来敬恩公一杯酒。”绿萼仍站在屏风后，轻启朱唇道：“恩公的大恩大德，小女子没齿难忘。但妾身见客之前有一惯例——若来客能对出妾身所吟之诗，则贱妾现身敬酒；否则，请恕妾身仍隐身屏风为恩公献唱一曲。”绿萼想试试这卓尔出群的男人，腹中的墨水是否像他的外表一样出色！

金嬷嬷急道：“绿萼！你这孩子真是……人家是对咱们有大恩的恩公呀……”“没关系。既然姑娘有诗兴，在下也乐得附庸风雅一番。”冷无尘非但不以为忤，反而兴味盎然、气定神闲地轻摇羽扇。他很笃定——菁枫也在这屋子内。

“花影楼”除了婢女的脂粉香、绿萼姑娘身上的玫瑰薰香外，他还敏锐地闻到一股清雅宜人的特殊暗香——菁枫身上特有的。

绿萼微笑道：“妾身吟的不是唐诗，而是四六句。但妾身苦思数日却一直对不出下联。

公子望之即文采超然，期望公子为妾身解惑。上联是——地老天荒，毕竟悲多欢少。”该死的绿萼！金嬷嬷暗骂：叫你接客就接客，你一天到晚净吟那些鬼诗呀鬼词呀做什么？问的还不是唐诗呢，而是四六句，这年代哪还有人会四六句呀？“地老天荒，毕竟悲多欢少……”冷无尘面露赞赏地吟诵后，啜口清茶，便脱口而出：“海枯石烂，大多别易会难。”朗朗的声音甫落，一娉婷佳人便已盈盈地自屏风后步出。

“绝妙好诗！公子果然才气过人！妾身苦思数日未得之下联，公子在须臾之间流畅对出，天纵诗才！妾身甘拜下风！”绿萼心服口服地朝冷无尘款款行礼，流转眼波中满是崇拜及爱慕之意。

冷无尘打量眼前的丽人——果然顾盼生辉，艳绝一时。不亏为江南花魁！但他的眼底也只有欣赏，欣赏一副好画一般，眼眸中没有激情，没有特殊的情愫。

绿萼在无尘身边坐下来，举起酒杯柔媚一笑：“妾身敬公子一杯，先乾

为敬……”绿萼与冷无尘吟诗作赋、对奕品茗……畅谈得十分愉快。绿萼天资聪慧，针神曲圣、食谱茶经……无一不晓。

睡房的帐幕被掀开一角，菁枫睁着一双喷火的美眸火冒三丈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嘿！

这混帐可真是佳人在抱、乐不思蜀呀！

你风流是你家的事！但你别挡在外面呀！害我躲也不是、逃也不是。

因怕冷无尘闯进来找她，菁枫还特地换上婢女的衣服，并易了容……现在呀！真是多此一举。

他哪有心情找她？正和绿萼大美人调情调得不亦乐乎呢！菁枫胃底一阵奇异的翻搅……好奇怪的感觉，她在吃醋？不不不！打死她也不会承认的！怎么可能嘛？她巴不得早一日甩开冷无尘！讨厌死他一天到晚追着她跑！

菁枫屏气凝神地躲在帐幕内，渐渐地……她的眼皮愈来愈沉重了……开始想睡觉……正当她快跌入梦乡时，突然听到一阵脚步声……喝得醉醺醺的冷无尘脚步踉跄地直奔睡房……“冷公子？你上哪去呀？”“我好困……床借我睡一下……”冷无尘醉得东倒西歪。

“公子……”绿萼吓出冷汗，菁枫……正躲在睡房内！“公子，那里的床太小了，你还是请到另一间上房吧。”绿萼拚命拉住他。

“我不要……我就是要睡这里……”冷无尘不知是藉酒装疯还是真的醉了，拉起帐幕就直接闯进来。

菁枫吓白了脸僵在里面。

别怕！别怕！镇定点——她不断安慰自己，你现在的的外表是一个小婢女，他绝不会认出的！

果然，冷无尘看也不看她一眼，迳自扑到床上。

呼……菁枫和绿萼同时松了一大口气；菁枫悄悄移动脚步，正想往外走时，冷不防地，一只手由背后抓住她——醉眼惺忪的冷无尘拉住她的手，道：“好热……你，帮我脱衣服！”什么？！菁枫气得瞪大杏眼。

绿萼赶紧过来打圆场。“冷公子，还是让妾身来服侍你吧，我这丫头笨手笨脚的，怕怠慢了你！”“不！”冷无尘的大手仍紧抓着菁枫。“不敢麻烦绿萼姑娘，让这丫头来就行了……咦？你的婢女都这么大牌吗？连帮客人脱衣服都不肯？”菁枫和绿萼面面相觑……菁枫脸色发青，黑眸几乎要喷出火来！

“快脱呀！”冷无尘催促，眼底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促狭。

如果菁枫再不做，恐怕就要被识破身分了！她一咬牙，伸出颤抖的手……她发誓——有朝一日一定要把这混帐碎尸万段！

颤抖的手才扯开他的衣襟，他突然用力的搂她入怀——“你做什么？放开我！”菁枫尖叫。

“公子……”绿萼也吓白了脸。

只有冷无尘仍是不慌不忙的好整以暇状，笑咪咪道：“绿萼姑娘，你这婢女不错……又香又白又嫩……把她送给我好了，看要多少赎金……”

“啪！”冷无尘的话还没说完，菁枫已结结实实地赏他一巴掌了！

用力摔开他，菁枫咬牙切齿大骂：“冷无尘！去你的！你混帐！卑鄙无耻下流龌龊……”劈哩啪啦地骂了一大串后，火冒三丈的菁枫振身一跃，破

顶而出！

冷无尘的动作更快！早在菁枫腾起身子的同时，他也凌空往上冲，身手之矫健迅速与方才的醉态判若两人！

“菁枫！冷公子！”绿萼看傻了眼……屋顶上破了一个大洞……噢！老天！这是怎么一回事……

菁枫施展不可思议的轻功，凌波微步般跃上屋顶后再往前直冲；但冷无尘也不是省油的灯，他身子一提，如大雁展翅般掠过天际……片刻之后，他在一间破庙前拦住菁枫。

“菁枫！”他扣住她的双肩。

“放开我！我不是什么『菁枫』，我不知道你要找谁，放开！”仗着脸上还有人皮面具，她死也不肯承认自己的身分。

“别骗我！任你化成什么模样都休想骗过我！”冷无尘毫不放松地抓住她，深邃的鹰眸无比犀利。

“放手！”急于摆脱他，菁枫索性大打出手，使出一招又一招凌厉的攻势，但令她气恼是——不论她怎么打、怎么攻；冷无尘都只是闪躲而从不还手！

“还手呀！笨蛋！”她气愤的大喊。

“我怎么舍得和你对打呢！你应该知道我对漂亮的女孩向来是心慈手软的！”他竟笑吟吟地跟她“调情”。“打累了吧？要不要先坐下来喝杯茶？”面对菁枫一招比一招毒辣的攻势；冷无尘却始终笑意横生、气定神闲、不可思议的是——他的双脚根本没有移动过，只是身子左右闪躲，但任菁枫左攻、右攻、上袭下击……都不能伤他半分！

该死的！菁枫狠狠地摔下剑……她早该觉悟——自己在武功方面是绝对赢不了他的！乾脆一走了之吧！

正欲故技重施——轻功时，冷不妨地，从没动过手的冷无尘突然采取攻势——大手一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将菁枫搂入怀里；另一只手强行撕下她的人皮面具。

“不——”菁枫掩面惊呼，面具已被剥下二分之一了，她整个人往下滚……滚向另一角落，利用不到半秒的时间飞快地扯下面具后在蒙上面纱！

好险！他差一点就看到自己的脸！

“菁枫……”又失败了一次！冷无尘掩不住内心的失望。“为什么不肯让我看清你的脸？为什么一再躲我？”三个月了……他苦苦追寻她已整整三个月了！自从在将军府内惊鸿一瞥开始，他就如着了魔般……昼夜不分地苦苦追寻……只为扯下她的面纱，看清她的容颜……这是近二十年来他心头最大的谜呀！

一个难解的梦境之谜。

“我不懂你在胡说什么？”菁枫皱起秀眉。“冷无尘，我警告你最好别再跟着我！我马上就要回明月山了，你应该知道我师傅——怪婆婆最怕吵，如果你还尊重她老人家，就不要去打搅我们。”她转身便要走。

“菁枫！”冷无尘唤住他，高大伟岸的身躯挡在她面前，深邃的黑眸直直望入她眼底，沙哑而略带期待地问：“我想问你一件事——你身上可有一奇怪的胎记？”菁枫雪白的俏脸瞬间僵硬后迅速转红。

“当然没有！”她又气又恼地大骂。“冷无尘！你变态呀？不知对一个淑女问这问题很失礼吗？”“菁枫……”“别再跟上来！”她回头扔下几枚威力惊人的“菁雷弹”，爆炸声四起，“冷无尘，我警告你，离我远一点！”在呛人的烟硝味中，菁枫身子往上一跃，如黄鹤冲霄般，迅速消失在向晚的暮色里。

他怎么知道我身上有奇怪的胎记？客栈内，热气氤氲中，菁枫泡在木桶内洗涤身子。

掬起一把温烫的水，菁枫的思绪飘向远方……这三个月来，发生了好多奇怪的事……原本她和楚湘竹，以及师父怪婆婆三人在明月山过着平静的生活……但自一次大雨天下山后，就发生一连串奇怪的事……首先，是湘竹莫名其妙地失去踪影；菁枫好不容易才循暗号在冷将军府内找到她；却赫然发现湘竹竟已是冷大将军——冷青扬的新婚妻子了！

菁枫还未由这震惊中恢复过来，自己也惹上另一大麻烦——冷青扬之弟，潇洒旷达的冷无尘，自从在将军府见她一次后，即不知发了哪门神经，毫不放松地紧追着她，誓死也要夺下她的面纱，看清她的容颜……唉！菁枫趴在浴桶边，幽幽地叹了口气……这是什么跟什么？所有奇怪的事全挤在一起了……水渐渐变凉了，菁枫裹着浴巾站起来。昏黄烛光中，铜镜映出她青春傲人的雪白胴体及一张艳若桃李、冷若冰霜的脸蛋——菁枫的美在明媚中带着一股倔强的傲气，尤其一双璨烂似星的黑眸，闪动无比耀眼的光芒，更凸显她冰冷而倔强的独特气质。毫无疑问地她是个足以艳惊四座的大美人，但也是朵浑身带刺、又冷又傲的玫瑰。

纤纤素手不由自主的向下滑，停在腰侧……菁枫瞳眸中充满疑惑……冷无尘……他怎么会知道我的身上有个奇怪的胎记？在菁枫的腰侧，雪白肌肤上有个小小的殷红胎记……小时还不很明显，但愈长愈大，那胎记的颜色愈红得更加触目惊心……神秘而奇异；胎记的图样好像是一个中国字……一个字？烛光下，菁枫俯下身子低头看清自己的胎记，没有错，真的是一个字……尘。

尘？冷无——不！菁枫用力地摇着头，面红耳赤地摇掉这荒谬的想法，不可能的……这一定只是巧合……她的胎记干那臭男人什么事？她已经被他纠缠得很烦了，可不想在和他有什么牵扯！

菁枫迅速穿好衣服，不再理会这奇怪的胎记……哼！男人！师父说过的——男人通常不是什么好东西！尤其是太帅的男人！

她这一辈子事打定独身主意了，决不和任何男人有任何牵扯！

## 第二章

一袭青色的缟素衣，头梳望仙三鬟髻，披帛随风飞舞，那清灵如水的女孩又来到冷无尘的梦中；脸似出水芙蓉艳，腰如杨柳舞……澄澈的眼神好

温柔好温柔……只是，她绝艳的脸上为什么那么哀戚？那么悲恸？眉宇间似拢聚了沈重的哀愁……一遍又一遍地低呼：“为什么要负我？尘，为什么要负我……”“不！我没有！我没有——”痛苦的吼声在寂静的黑夜里响起，冷无尘倏地支起上身，他被自己的吼声所惊醒……不……汗水一颗颗涔涔而下，无尘痛苦地抱住头猛烈地喘着气，粗嘎地一遍遍吼道：“我没有负你！我没有——”记不清什么时候开始，他一直反反覆覆地作着这个梦，梦中的女孩有张清雅脱俗的脸蛋和一双柔情似水的眼眸……她温柔的眼神令他眷恋；她眉间浓浓的哀愁教他心痛……女孩总是飘然而来，轻蹙秀眉，如泣如诉地问他：“为什么要负我？尘，为什么……”不！我没有——冷无尘多想紧捉住梦中的身影，拭去她脸上的泪，郑重地告诉她：“我没有！我绝不负你！绝不！”心力交瘁地躺在床上，无尘失神地望着天花板……为什么自己一直做这个梦，一直梦到这个女孩？他已经不想知道这答案了……他只想紧紧捉住那女孩，吻去她所有的泪，向她起誓——自己绝不会伤害她，更不会负她！他会守护她一辈子！

不可思议的……一个现实生活中未曾谋面，只是在梦中出现的女孩……竟会占据他所有的心房，牵引他心底最深处的柔情与无止境的怜惜……他想见到她！疯狂地想见到她！见到这个只在梦中出现的女孩。

这就是为什么向来洒脱率性的冷无尘竟会一反常态，死死地追寻楼菁枫的主因！

三个月前，大哥冷青扬刚成亲，无尘回家去道喜，在大哥的新房外撞见一青衣女郎，无尘正要开口道歉时，女郎抬起头来，在那一刹那间……冷无尘只觉全身的血液全冻结了！

眼尾往上扬的生动美眸、小巧秀鼻、薄而红艳的樱唇……是她！是她！是她！

梦中的女孩！

女郎却迅速时起掉落至地的面纱蒙上，并挑起柳眉开骂——楼菁枫！

不会错的！无尘可以肯定……这就是他苦苦追寻的“梦中人”，是每晚出现在他梦中的同一张脸！

所以，他开始发了狂的纠缠楼菁枫，誓死也要夺下她的面纱，看清她的容颜——他要确定，楼菁枫是否是他梦中的青衣女孩，他更要解开自己长久以来的疑惑……无尘的大手缓缓地移向腰侧，他的腰上也有一出生即有的胎记，殷红色的……上面还可辨别出是一个字——菁！

是她吗？无尘深邃的眸中燃起熊熊烈焰……就是菁枫吗？他几乎可以确定菁枫就是自己要找的女孩，除了那张与梦中女子一模一样的脸蛋外；菁枫身上还有一股特殊的、一种神秘难懂的特殊气质，深深吸引无尘。

无尘正想得神时，突然听到窗外传出一低沉空冷的叹息：“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酬。”无尘一惊，连忙打开房门。“师傅！”客栈走廊上站着一身着玄色单衫，外披袈裟的和尚，眉目凛凛、精光慑人，浑身透着一股超然佛性。

无尘连忙道：“师傅，你来了？”法了和尚走入房里，也不说话，只是用一双精湛犀利而了然的眸子看着无尘。

说起这法了和尚也是一奇人，无尘幼时，他突然进入冷家对冷氏夫妇说小无尘与他有缘，请冷氏夫妇让他带无尘上终南山修行吧；而且无尘在三十岁前必有一大劫，唯有遁入空门方能化解；冷氏夫妇哪里肯依？只当他是

个疯和尚便打发他走。

但过了不久，小无尘突然生了场大病，群医术手无策，冷氏夫妇几乎求遍了全国的名医还是未见好转，群医们甚至要冷氏夫妇先作好心里准备……正当冷氏夫妇快绝望时，那来无影、去无踪的法了和尚又出现了。

他开了服药给小无尘吃，说也奇怪，原本奄奄一息的小无尘竟马上明显地好转，在床上躺了两个多月的他当天下午竟可下床活蹦乱跳，与先前判若两人。

法了和尚在冷府住了数天，天天开药给无尘服用，不但根治了无尘这场奇怪的大病，也将无尘原本羸弱的身子调养得更加健康。而经由几日的朝夕相处，小无尘真心喜欢上这看来冷漠孤傲，其实却热心温和的老和尚。

因此，当无尘身体痊愈，法了和尚欲回终南山时，小无尘竟哭闹不休，自愿要随法了和尚上山。冷氏夫妇拗不过儿子，又见这仙风道骨的法了和尚是真心对无尘好，只好强忍不舍，点头同意。

无尘随法了和尚上终南山修行，一住便是二十年，除了学得一身睥睨全武林的功夫外；还拥有一身精湛高明的医术。

法了和尚盘腿坐着，眸光炯亮，叹道：“冤孽！唉……你见到你的梦中人了？”无尘大惊：“师傅……”他只在数年前，大约地向师傅提过自己常做的一个梦……没想到，师傅竟会知道他遇到楼菁枫了……法了和尚仔细审视无尘脸上最细微的变化，摇头叹息：“唉！孽缘！孽缘……牵扯了八百年的孽缘……还是逃不了吗？无尘，你可还记得，师傅带你上终南山时，说过什么话？”“弟子记得！师傅曾说……弟子在三十岁之前必有一大劫。”无尘道。

法了和尚再度叹息：“是一大劫呀……注定了……前世未了的情债……”“师傅？”无尘不知为什么向来处事淡然的师傅，表情竟会这么凝重。

“无尘，为师问你，”法了和尚眸光精锐地望着他。“你愿意马上随为师回终南山，永不再见你今日所遇见之女子吗？”冷无尘整个怔住了。

“不……”还未细思，他的答案已脱口而出：“师傅，请恕弟子无法秉承师训……如果说，这是我命中的大劫，我注定要偿还的情债……弟子愿坦然面对……”永远不再见菁枫？不！无尘相信自己绝对做不到，他不管自己和菁枫之间到底还有什么未了情缘……他只知道，他想接近她，疯狂地想接近她……她的身上似有一股奇异的魔力……自遇到她那一天开始，那股神秘的吸引力一天比一天强烈……法了和尚眸光更加凌厉。“如果这段未了情缘，会夺去你的性命呢？”“弟子亦坦然无惧！”冷无尘沉稳地一笑：“生死富贵，上天早已注定！”法了和尚脸色更加苍白，“唉……痴！痴儿尚未悟。你们这两个傻孩子就是太痴太执着了……八百年前就是因太执着而……”惊觉泄露了天机，法了和尚噤声不语。

“师傅？”冷无尘追问：“你一定知道是不是？请你告诉我，我和菁枫在前世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法了和尚幽幽道：“人生本来就是来世上还债的；也罢……这是你注定要还她的情债……”无尘听得更加一头雾水，也更心急，道：“师父是说——我的确早在前世即遇到菁枫？她也和我一样一直作相同的梦吗？为什么她对我没有相同的悸动？相同的感觉？我拚命想接近她、她却拚命地躲我？”“相见不如不见，”法了和尚摇头道：“无尘，她不愿意回想呀……前世的记忆太痛苦了；早在她投胎之前，她便发誓要把前

世痛苦的记忆完全忘掉！”“不……”无尘闻言如遭雷殛般，一缕苦涩的、沉痛的、揪人心肺的情愫从心底深处升起……他理不清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只知菁枫在前世曾恨过自己的事实令他痛苦欲狂……那股奇怪的声音又侵入无尘脑中……菁！菁！生生世世、永恒不渝！

生生世世，永恒不渝！

一句古老的誓言，穿越八百多年的时空，袭向冷无尘……

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

山峦秀丽、景色清雅的碧山自古即是骚人墨客最爱流连之处，碧山山顶上有一座造型古朴、意境优美的凉亭——“翠微亭”。

在寂静的夜色中，翠微亭内有一盏明亮微晕的灯火。——琮琤的琵琶音流畅而出、宛如天籁。

而月光下，一抹高挑纤丽的人影正以迅如流星、劲似飞雁之姿，挥洒手中的剑法。

绿萼挽着薄如蝉翼的披帛，专心一致地弹着琵琶为菁枫伴奏——凉亭外，菁枫正举一把闪着银光的玉女剑，在澎湃激昂的琵琶声中，舞出一套套俐落漂亮的剑法。

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宛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青光。

曲终收拨当心画，绿萼停下手，满心赞叹地道：“好剑法！简直让天地失色、日月无光了。菁枫姊，我今天可真是幸运，竟能亲眼看到你舞剑。”“献丑了。”菁枫香汗淋漓地笑道：“如果说我的剑舞得好，不如说你琵琶弹得妙！其不愧为江南第一名妓！气质如兰，才华比仙；简单的一个乐器交到你的手里竟能弹出这么扣人心弦的仙乐，我走遍大江南北，从未听过如此婉约动人的琵琶声。”绿萼嫣然一笑，端了杯西湖龙井给菁枫，道：“既然喜欢我的琵琶声，就留下来多住几天嘛！人家好不容易才把你盼来，怎么才一来，又要走了呢？”菁枫叹气道：“我不走不行……而且下山这么久了，再不回去，师父会以为我失踪了……”其实令她急急离开这里的主因是因逃避冷无尘……怕他又找到自己……唉！菁枫真不知是哪一辈子欠他的，他为什么要一直跟着自己？不论她躲到哪，他总有办法找到。

偏偏自己的武功又打不过他……最该死的是——自己每次面对他时……竟有股莫名其妙的悸动……他那双深不可测的黑眸……竟给自己一股强烈的似曾相识之感……荒谬！菁枫拚命挥去这念头……不可能的！自己向来是最讨厌男生、唾弃臭男生的！怎么可能对那烦人的冷无尘有什么似曾相识之感……“菁枫姊。”绿萼一双澄澈清亮的美眸已洞悉一切，她微笑道：“怨绿萼直言——你这么急于离开，是为逃避冷大侠吧？依我看，冷大侠不但器宇轩昂，风采不凡；谈吐及行事间更见幽默且诚恳；过人的武学造诣及其内涵更为人中之龙，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喜欢他？”“姓冷的那小子有这么好吗？他如果知道你这江南第一名妓如此赞扬他，一定乐坏了！”

我怎么瞧都看不出他好在哪里；只要他少来烦我就谢天谢地了。”菁枫不以为然道。

绿萼的眸光更加促狭且清亮，“菁枫，你口是心非哦！老实说……被冷

大侠那么俊逸挺拔、卓绝出众的男人倾力追求……你真的半点都不动心？没有心湖激起涟漪？“绿萼不愧为菁枫的多年好友，一句话就问得菁枫哑口无言且面红耳赤。

“我……你别乱说……”菁枫正心慌意乱地想为自己辩解时，绿萼的丫鬟小月突然冲入凉亭大叫：“小姐！不好了！火……火，整座山全是火！”“什么？！”绿萼和菁枫闻言立刻冲出去一看——只见碧山山脚下全是一把把的火光，数目之多把这座山照映得分外通明，诡异的光把在暗夜中更显得怵目惊心。

“这是怎么一回事？”绿萼小脸惨白，“洪启良……一定是洪启良做的……”持火把的队伍逐渐由山脚下蔓延至山腰，领头的人果然是洪启良——一个獐头鼠目，行事猥琐的地方恶少。

洪启良是一地方官的儿子，久慕冬绿萼之仙姿玉貌，屡次到“烟霞阁”内盼能一亲佳人芳泽；但心性高洁的绿萼怎么可能理他？每次他来烟霞阁，绿萼总是推病不肯见他。

一直到……上个月，绿萼借婢女上庙烧香祈福，很不幸地在庙门外遇到洪启良；眼看朝思暮想的俏佳人就在眼前，洪启良怎么肯放过，仗着带着几名家丁，他马上就强抱住绿萼并欲强吻她……花容失色的绿萼马上狠狠地赏了他两大巴掌，并趁隙逃走；却没想到……重下祸根！恼羞成怒的洪启良扬言：他若不收服冬绿萼，并把她押回家当妾，他誓不为人！

今天晚上，当洪启良得知绿萼独自带名婢女在碧山山上赏月的消息后，他立刻召集家丁，手持火把浩浩荡荡而来，打算胁迫冬绿萼不成，便放火烧死她！

“哈哈……绿萼小美人，咱们又见面了……”洪启良狰狞地大笑，“别来无恙啊？想不想我呀？嗯？”“姓洪的！闭上你的狗嘴！”绿萼脸色苍白地怒吼。

“绿萼，他是……”菁枫锁起秀眉问。

“一个卑鄙无耻下流的恶霸……”绿萼咬牙切齿道。

洪启良得意地狂笑：“哟！我说小绿萼呀，你怎么这么形容你未来的『夫君』呢？损人不利己喔！嘿嘿！爷兄我今天真是收获丰富，除了貌美如花的江南第一名妓外；又进出一个貌若桃李的大美人……啧啧！真是天生尤物！放心！爷会把你们姊妹俩统统带回家，一个当五姨太，一个当六姨太，姊妹一起服侍爷……唉唷——”正大放厥词的洪启良突然惨叫一声，一枚小石子不偏不倚飞入他口中，梗在喉头上，痛得他哀哀惨叫。

当然，那枚石子正是菁枫以一成掌力弹出的。

洪启良老羞成怒地怒吼：“臭娘们！你使的是什么下三滥的手段？老子今天不好好地教训你就不姓洪！来人呀！”

把这两个臭丫头给我拿下来！”洪家的家奴立刻举起刀剑一涌而上，菁枫迅速把脸色苍白的绿萼往后一推，纤细身子如飞雁般往上一掠，以快如闪电的剑法轻松还击。

不过眨眼间，洪启良所带来的一半家奴均已负伤躺下，遍地哀嚎。

“这……”洪启良眼看情势不对……这女的武功好的不可思议，还没看清她出什么招，对手就倒下来了……再这样下去手下全会阵亡，自己的性命也难保……于是他立刻大喊：“放火烧山！”典型的小人作风！打不过人就乾脆放火！

刹那之间，所有的火把全扔向“翠微亭”……原本绿意盎然的小亭子瞬间成了一片火海！

“不——”绿萼和婢女惊慌尖叫。

“绿萼——”正奋力以一敌十的菁枫骇然失色，“姓洪的！你该死！”怒火攻心的她不再手下留情，以横扫千军的“菁枫绕指剑”迅速收拾余孽后；再迅速以剑挑起一熊熊燃烧的火把疾扔向洪启良！

“哇——”凄厉无比的尖叫惨起，作恶多端的洪启良自食恶果，那火把向他迎面袭来，洪启良闪避不及，当场变成一个火人！

菁枫又疾如闪电地冲向已是一片火海的翠微亭。

“绿萼？绿萼——”她狂呼。

“菁枫……我在这……咳咳……”快被浓烟呛昏的绿萼勉强发出声音。

“绿萼，手给我！”菁枫立刻捉住她，并施展轻功冲出火海。

“绿萼，振作一点，你没事吧？”“我没事……咳咳……可是……小月！小月还在凉亭里……”熊熊火势传来小月的哀嚎声：“小姐！救我！救我……”小月？菁枫立刻把绿萼放在安全的地方，匆匆道：“你待在这，我去救小月！”便转身又冲向火势骇人的凉亭。

“菁枫姊……危险！”绿萼惊呼，那“翠微亭”是数百年前的建筑了，眼看就要倒塌……但菁枫管不了这么多！她的眼底只有救人！救人！

正当她又要飞身扑入火海中的翠微亭时，一个黑影窜上来拦住她——冷无尘，他正巧要上山来找菁枫！

“你别去！太危险了！让我去救她！”冷无尘沉喝。

“你……”菁枫错愕道：“不！你让开，我要去救小月……”“听我的！”冷无尘不容她拒绝地把她用力推回绿萼身边，一面已飞身扑入火海中！

“小月？小月？”忍着呛人的浓烟，冷无尘拚命找小月。

“我在这……救命——”已吓得涕泪四纵的小月发出微弱的声音。

“别怕！捉紧我！我们冲出去！”冷无尘抱住全身发抖的小月，欲提气冲出火海……小月的裙角却被倒塌的木柴绊住了！

“我被绊倒了，我走不了了……哇……”小月崩溃地大哭。

“别慌！”冷无尘立刻俯身为她拉出裙角。

翠微亭已快被大火全焚毁了，一根梁柱迅速坠下……混乱之中，无尘奋力地把小月往外一推——火柱直直坠向冷无尘！

“不——”菁枫发出惊心动魄的尖叫，奋不顾身地飞身向无尘……“别过来！”无尘狂呼。

但来不及了！翠微亭在烈火中轰然瓦解，着火的梁柱纷纷坠下，直压向两人……千钧一发之际，冷无尘以整个身体护住菁枫……又是轰然一声……两人随着火柱坠下万丈山崖！

一切似乎全静止了！山崖上只剩绿萼和小月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

“不——”绿萼先回过神来了，发狂地扑向断崖，“菁枫！冷大侠！菁枫！菁枫——”

### 第三章

西元前二五六年，秦尚未一统天下，天下仍是群雄割据的场面，所谓韩、赵、魏、齐、楚、燕、秦七国，史称“战国七雄”。

七雄各据地称王，以富国强兵为务，厉行军国主义，野心勃勃地想一统天下，故各国间时常有战争发生。

易水旁，又是烽火连天，因为好大喜功的燕王又对赵国发动战争了。

燕国国都内，一名身着青衣的俏丽小姑娘悄悄溜入皇宫。

睁大一双黑白分明的翦水双瞳，菁枫公主左瞧瞧、右瞧瞧后露出甜美俏皮的笑容：“好险！没人发现！”她拾起精致的绣花鞋，蹑手蹑脚要溜回房间时，冷不防背后传来一充满威严的声音：“公主！”哦！惨！菁枫慢慢地回过头，努力堆出一脸最讨喜的笑容，“奶……娘。”奶娘一双眼凌厉地扫过菁枫公主沾满泥巴的绣花鞋和秀发上的枯草，“公主，你又偷溜出去玩了？”

“奶娘，”菁枫娇声娇气地佯向奶娘，“别这样嘛！人家只是出去玩『一会儿』嘛！你又不是不知道宫里又没什么好玩的，闷死人了！”奶娘爱怜地拍拍她的头，拿掉她头上的枯草，“你这孩子呀……就是没定性，一天到晚只想出去玩。去疯了一整个下午只叫『一会儿』呀？又不是不知道现在外面在打仗，你一个姑娘家独自外出多危险呀！万一有什么闪失，我怎么向大王交代？”

“打仗还是父王发动的？”菁枫不以为然道：“最讨厌了！在这种乱世，百姓的生活已经够苦了，他还有事没事就发动战争。”“公主！小声点！这些话可千万别让别人听见。”奶娘紧张地说：“大王一心一意想攻下赵国，扩大我燕国的疆土，公主这么说，大王会不高兴的。”“本来就是爸不对……”菁枫公主噘起小嘴道：“赵国国王是个很好的君王呀！他勤政爱民、体恤百姓，父王为什么要攻打赵国呢？前几天宫里不是来了个外国客人叫苏秦吗？他所提出的『合纵』政策，我就觉得很有道理——六国联合起来抵抗最强大的秦国嘛！这样方可自保；可是父王不但拒绝合纵政策；反而出兵攻打赵国……唉！我真不知父王究竟在想什么？”“公主！政治是男人的事，而且大王会这么做一定有大王的道理，你就别再瞎操心了；大快黑了，请公主快回寝宫吧。”奶娘把菁枫公主推向她所居住的寝宫。宫女们早备好香浴汤为公主梳洗。

贴身侍女上来为菁枫公主脱下樱桃绣百蝶短衫，和宝白玉围裙，并解下她头上的铮钿瑶簪后，扶着公主进入浴池。

热气腾腾中，更见菁枫公主双颊之妩媚嫣红、肤白似雪。一双明亮灿烂的瞳眸莹莹生辉，转着机伶与慧黠；再配上那红艳的樱桃小嘴，好一个明艳绝伦且生气盎然的大美人！

只是……菁枫公主那双大眼睛正骨碌碌地转呀转呀，不知又在打什么怪主意……易水！

她知道两军交战地就在易水……十六岁的她还从没去过战场……去战场？唔，这似乎是个不错的主意！

菁枫的眼底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她正色对宫女道：“我头痛，今天想早点休息，你们谁都别进来睡房吵我。”“是！公主。”婢女恭敬地回答。

嘿嘿！成功了！

明月西斜，菁枫公主身披斗篷，骑着一匹牝马、疾奔出皇城。

唷喝！逃脱成功！

扬起马鞭，菁枫开心地直笑，太棒了！她从没有夜晚偷溜出皇宫吧！也从没有去过战场，一定很刺激、很好玩！

奔驰了一个时辰后，再穿过前面那一大片树林，就是两军交战的战场了，菁枫拉住马匹，慢慢走入大树林。

从这里已可看到燕国的军营罗列在地，虽然是半夜，但仍有好多士兵在营外驻守；而遥远前方的军营应该就是敌国——赵国的营帐吧！

为避免发出声音，菁枫干脆下马，把马绑在树下后，缓缓步行。

四周很黑、很暗、菁枫屏气凝神地往前走……冷不防地，她脚下似踩到一软软的东西，菁枫刚要哀叫，突然由斜后方窜起一身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抱住她往旁滚……“放开我——”菁枫拚命挣扎。

“别动！”抱住她的男人沉喝，指着地上的一个东西给她看——一条硕大无比的大蟒蛇！

“呜——”如果不是男人捂住菁枫的嘴，她一定会失声尖叫！刚……自己就是踩在这“东西”？恶……一股恶心及恐惧感袭向菁枫。

待大蟒蛇爬远后，男人放开菁枫，冷峻道：“没事了，你可以走了。”他好高！身形高大硕长，穿着武将的衣服，他有一对霸气飞扬的浓眉和一双漂亮与冷峻的鹰眸，唇角噙着一股若有似无的笑意——好一个英挺出众、傲岸不屈的大帅哥！

仿佛被点穴般，菁枫几乎看呆了，一直到……她发现自己掉入一双闪烁着促狭的炯炯黑眸……“看够了吗？小姑娘？你该回家睡觉了。”男人饶富趣味地懒懒笑道。

“你——”菁枫陡地羞红了脸，正要发火时却一眼瞥见男人手臂上渗出点点血丝……一定是刚才要救她时，被树枝划破的……“你的手在流血！”男人不在意地瞄了伤口一眼，“死不了的！”他拿起长剑，转身便要走。

“不行呀！这样血会愈流愈多，我帮你包扎！”菁枫急道，抓住男人的手，掏出自己的手绢绑在伤处止血。

她灵巧迅速地便打好一个结，“好了！”男人低头审视菁枫，冰冷犀利的眸中泛起一缕奇异的柔情，他看着手绢上绣的字，问：“『菁』？这是你的闺名？”在他灼灼的注视下，菁枫颊上泛起淡淡的红晕。“我叫菁枫，枫叶的枫。”“菁枫，好名字，”他略微迟疑后道：“在下……冷无尘！”他隐瞒自己真实的姓氏——赵；怕菁枫识出他真实的身分：赵国太子。

冷，是无尘母亲之姓氏。

“菁枫姑娘为何半夜一人来军营？”“呃，我……”菁枫支支吾吾道：“我是因为……哥哥入营当兵，放心不下他，所以……”菁枫临时编个谎，总不能招出自己就是燕国公主吧？“大概就这样了，冷公子，你呢？”“我？”无尘一愣，眸光一闪后道：“我本来就驻守燕军帐篷，听到树林内有奇怪的声音才进来……”他也无法承认自己是赵国太子，前来刺探军情的。

“原来如此！”菁枫点点头，正要再说什么时，却看见一大堆燕军朝树林奔来，边喊：“快去林内看看！好像有人！”糟！菁枫吓白了脸！但无尘的反应比她更快，他迅速抱起菁枫纵身一跃，使直接追上十步外的牝马，马鞭一扬，如腾云御气般向前狂奔。

“哇！”菁枫恐惧地尖叫，马儿疾奔的速度快如闪电……她好怕会掉下去……“别怕，捉紧我！”无尘大手环住她的腰，将她紧紧地按在胸前，“你放心，我绝不会让你坠马！”紧捉住无尘的衣襟，菁枫竟对才第一次见面的他产生毫无保留的信赖感……无法言喻的感觉，她就是愿百分之百的相信他……无尘以娴熟高超的技巧控制马匹，不但顺利地摆脱在后猛追的燕国官

兵，也飞快地将菁枫送至燕国国都城下。

无尘跳下马对菁枫道：“菁枫姑娘，在下不送你入城了，后会有期！”他举起手一揖，转身便要走。

“冷大侠！”菁枫唤住他：“你……你要怎么回去？这马让你骑走吧。”“没关系。”无尘洒脱淡然地一笑，“保重了！再见！”他振臂一跃，如大雁般跃向天际。

“冷大侠！”菁枫想策马追上去，但他竟已消失在天际，不可思议……世上竟有轻功如此了得之人？！

掌心中有个硬物扎痛了她，菁枫这才发现自己手中紧捉一样东西……是一枚古的铜扣，一定是她由无尘衣襟上扯下来的……“冷大侠……”菁枫又紧握那铜扣，漫漫长夜依然沉静，但一颗隐隐浮动的芳心再也无法平静下来……

三天后。

一大早，皇宫内就充满了一股沸腾的喜气，所有的宫人、婢女及太监们全忙碌地穿梭其中，似乎在准备什么盛大的宴会。

菁枫正端坐在御花园内的“流云亭”下品茗弹琴，一见这光景，忍不住问婢女：“小云，这些人在忙些什么？”“禀公主，”小云恭敬地回答：“晚上宫中有盛大的庆功宴呢！雷大将军昨天在易水和赵军交战时大获全胜，把赵军杀得落花流水呢！大王很高兴，特别下旨——今晚在宫中宴请雷大将军和功臣。”我军大胜了？！那他……也是功臣之一吗？菁枫的小手悄悄握住袖内的铜扣，一颗芳心却如滚烫开水般沸腾；三天了……她苦苦压抑自己三天，不准再去易水找他……她怕自己会影响他在前线作战的心情……但现在，我军大获全胜了，他一定也很兴奋吧？菁枫已迫不及待想见到他！

她突然站起身往凉亭外走。

“公主！”小云忙追上来，“你去哪里？”“我要出宫一趟，帮我掩饰一下！”菁枫匆匆道，头也不回地往前走。

“公主……”小云哭丧了脸，怎么老是要她做这种事？！“公主……不行呀，如果被人发现……”菁枫不理小云的抗议，迳自往前走，穿过回廊时，另一端走来两个着戎装、壮硕精悍的武人——雷大将军和他的手下爱将曹钦。

看来两个人是刚入宫，准备参加晚上的庆功宴。

“将军真是深谋远虑，棋高一着呀！”曹钦边走还边拍雷大将军的马屁，“我们所设下的陷阱真是妙极了！任赵军再骁勇善战，也被我们杀得落花流水……”“兵不厌诈嘛！”雷大将军笑得很得意，“啧啧！要打败赵军可真不容易，个个那么勇猛精锐，当然得耍些手段了——咱们的埋伏还真成功！看来过不久赵国就要投降了！哈哈！”雷大将军是以使诈才赢得这场战役的？但菁枫没有时间去细思这句话，一心想见冷无尘的她，迅速回房换了平民的衣服后，在小云的掩护下匆匆骑马出宫。

“冷公子？冷公子？”菁枫赶到树林，但任她喊破了喉咙、怎么寻找那不见冷无尘的身影。

奇怪……他上哪去了？难道他也回皇宫参加庆功宴吗？菁枫不死心地又仔细寻找一遍，由树林一直找到主战场……再找到附近的山坡……还是不见冷无尘！

“冷公子？冷公子？”菁枫站在山坡上呼喊，没注意到脚下……一个踩空，她整个人跌下山坡……“唉哟！好痛——”摔得鼻青脸肿的她慢慢坐起来，自己竟摔下斜坡了，跌入一丛矮灌木中……她正试着移动被划伤的双脚要站起来时……眼前倏地银光一闪，一柄锋利的剑正抵住她咽喉！

“啊——”菁枫惊呼。

“别动！”一名身着赵国兵服，浑身上下全是伤的武将持剑抵住她咽喉，声音冷得像是要结冰，“你是谁？说！”“我……”菁枫吓得全身发软……好可怕！这男人全身上下充满杀气。

“快说！不然我杀了你！”男人眸中寒光一闪，手中的剑毫不留情地往前推……“哇——”菁枫闭上眼睛，正当她以为自己铁定完蛋之际，突然听到另一沉喝：“骆翔，住手！”她立刻睁开眼睛，只见一个身形更高大魁伟的男人以指尖推回那把剑——冷无尘！

“冷公子！”菁枫欣喜地叫喊。

奇异地，原本冷酷似冰的武将一见冷无尘，立刻收剑入鞘，并十分恭敬地单膝点地行礼：“少主！”“别伤她！她没有恶意。”冷无尘急忙检视菁枫的伤势，幸好自己及时推开骆翔的剑；菁枫毫无损伤。

“但少主，她来历不明……”忠心耿耿的骆翔又道。

“别担心，我认识她。”无尘转身面向菁枫，放柔话气：“吓着你吧？”“我没事……冷公子，你身上怎么全是伤？”菁枫惊讶地发现冷无尘的战袍不但被剑划破，身上也有许多伤口，他的神情像是十分疲惫……这是怎么回事？我军不是打胜仗吗？他的身上怎么全是伤？冷无尘转头精锐犀利地注意四周后，才低声道：“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跟我来！”

冷无尘带着菁枫和武将骆翔，迅速隐身入一石洞。

一进入洞穴后，菁枫惊愕地目瞪口呆……全是受伤的士兵，大约二十人左右……有好多受了重伤，奄奄一息地躺在角落。

无尘苦涩道：“他们……全是最忠心的将士……”士兵们全穿着赵国兵服，石洞内还有一支破败的旗帜，上面写着“赵”……菁枫明白了……这些人……这些人是赵国的士兵！

那冷无尘是——无尘阴暗沉郁的黑眸对上菁枫茫然的眸光，他递出一沉动的叹息后开口：“对不起，我骗了你，我不叫冷无尘，我姓赵，赵无尘！我是赵国的太子，代替我率兵征战……昨天，中了埋伏而死伤惨重……”“少主！别跟这个燕女说这么多了！”一个躺在地上，身受重伤的士兵愤怒吼道：“她是燕国人，一定会泄露我们藏身之处！请少主杀了她！”“请少主杀了燕女！”其余的二十几人全一齐怒吼，仇恨的日光几乎要将菁枫撕碎！

“肃静！”冷无尘颇具威严地举起手，原本澎湃沸腾的声浪倏地安静下来。

“『两国交战，不伤及平民』，凡我赵国子民应有此戒律。”他的语调很

平静，却透着一股不容抗拒的权威；他转向菁枫，神情温柔而复杂道：“菁枫姑娘，请你回去吧……今日之事，请切莫向第二人提起。”他相信她，完完全全相信她；事关二十几人的性命安危，他竟完全信赖地放她回去。

有一瞬间，菁枫和无尘的目光紧紧地纠缠在一起。

菁枫移动脚步了，直直走向一个伤势最重、不住呻吟的士兵。

她出袖中取出一青瓷小罐，里面的粉末是宫中御医特地调配的冰莲粉，由千年雪莲研制而成，珍贵无比！对伤口的消炎及痊愈具有奇效。

但也因世间仅此一瓶，所以菁枫一直舍不得用它；但现在，她毫不迟疑地将冰莲粉撒在士兵伤口上。

“你……”原本恐惧及排斥她的士兵，在冰莲粉接触伤口的那一刹那，他忍不住惊呼：“这是什么——不痛了！我的腿不痛了！好舒服……”菁枫微微一笑，撕下自己的裙角为他包扎伤口后；又迅速为另一受伤的人撒上冰莲粉……所有的士兵全屏气凝神又充满期待地有着这个奇特的燕国女子……当菁枫为所有的士兵治好伤口后，也累得香汗淋漓了，她和无尘走出石洞，无尘深奥难懂的眸光定定注视她，道：“谢谢你……”菁枫摇摇头，又拿起青瓷小罐，“我特地留了一些粉末，你的伤口……”无尘大手一挥：“我没关系，这是世间罕见的天山冰莲粉吧？你留着。”“不！”菁枫坚持，不用分说地便拉起无尘的衣袖，赫见上面伤痕——……他……昨日一定经过相当惨烈的激战，菁枫将剩余的冰莲粉全撒在他伤口上，再仔细地为他包扎伤口……无法抑止的泪水也一滴滴地掉在伤口上……“菁枫姑娘？菁枫……”无尘慌了，想托起她的脸，但菁枫却紧紧地贴在他胸前，不住地啜泣，“为什么要有战争？为什么……”瘦小的肩头猛烈地颤抖，无尘心下一揪，紧紧地拥住她的肩头，所有矛盾复杂的、苦苦压抑的炽烈情感全在这一个拥抱中迸发——良久，无尘温柔地捧起她的脸，痴痴注视着她经泪水洗涤后，更加楚楚动人的清丽容颜；苦涩而暗哑道：“我送你回去吧……谢谢你今天为我赵国人民所做的一切。”菁枫缱绻依恋的目光与他纠缠好一会儿后，才毅然道：“不用谢我。因为……我正是你最痛恨的人——燕王之女！我也隐瞒了我的真实身分。”仿佛有一道雷狠狠地劈向无尘，他整个人完全僵住，脸上的血色迅速消失……她竟是燕国公主？！仇敌之女？老天！你开了一个多么残酷的玩笑！

良久，他才找回自己的声音……他的声音是紧绷而破碎的！“我送你上去！”他捉住菁枫的手，略一使劲便带她跃上山头，菁枫的牝马正乖乖地在等她。

菁枫甚至没有勇气再看无尘的脸，凄然地一笑：“我想……你一定对我的国家恨之入骨吧！再会了……”再会……但，还有机会再见吗？忍住夺眶欲出的眼泪，菁枫跃上马匹，绝尘而去。

燕国皇宫内。

奴婢小云捧着燕窝进来，忧心忡忡道：“公主，奴婢求你好歹吃得东西吧，你已好几天不吃不喝了，再这样下去，身体怎么受得了？”菁枫仅着一袭单衣，更显消瘦羸弱，她失神地倚住窗前，动也不动。

“公主！你是千金之躯呀！”菁枫手一挥，阻止小云再说下去，“我不饿，

你们全下去吧。”“公主……”小云欲言又止，“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由上次出宫回来后你就郁郁寡欢、不吃不喝也不说话……”原本活泼开朗、无忧无虑的菁枫公主突然变得沉默寡言、无精打采……小云当然担心得不得了！

心事！菁枫凄然一笑，欲将心事向谁说？说与清风明月听……她的心事岂是“愁”字了得？国仇、家恨……她与他注定这一生都要敌对……任心中情愫波涛起伏也要硬生生地压抑、拔除……她与他，还有机会吗？菁枫正万念俱灰时，另一名宫女走进来，恭敬道：“公主，大王请你到集贤殿。”集贤殿？是父王招待重要外宾的地方。菁枫疑惑道：“为什么要我去集贤殿？有什么重要的客人来了吗？”“奴婢也不清楚，大王只命令奴婢前来为公主换装。”算了，去一趟也好。菁枫想……这阵子因打仗的关系，她也很久没陪父王聊聊了……也许，还可趁这机会劝父王停止这场征战！

仿佛重燃了一线希望般，菁枫顺从地让宫女为她更衣打扮。

身着白绫绣梅窄袖背子，挽着云霞翟纹披帛，面似娇艳芙蓉，气韵冷傲胜梅的菁枫公主优雅地、款款地来到集贤殿。

齐国太子——齐正彦忍不住暗自喝采，果然是名震七国的绝世美女，雪肤花貌、沉鱼落雁均不足以形容那夺魂摄魄的美艳！

菁枫公主不愧为战国第一美女！

菁枫也注意到父王身旁有一位身着异国服饰，仪表俊美、气度不凡的年轻公子；但她只淡淡瞄了一眼便向燕王行礼道：“父王吉祥！不知召唤女儿前来有何急事？”“菁儿，来来，坐这边。”燕王十分得意地把菁枫拉到自己身边坐下，他这貌美如花、气韵典雅的宝贝女儿最令他引以为傲了！齐国太子那惊艳不已的眼神令他更加满意！

“菁儿！这位是齐国的太子齐正彦；贤侄呀，这就是朕的宝贝女儿菁枫公主。”燕王忙不迭地为两人介绍。

齐正彦毫不掩饰爱慕之情，目不转睛地望着菁枫道：“菁枫公主蕙质兰心，明照人！在下仰慕已久。”菁枫只淡淡一笑，对燕王说：“父王，没事的话，女儿先告退了。”她不喜欢齐正彦那肆无忌惮且大胆灼热的日光；除了冷无尘，她讨厌任何人这样看她。

“等等，菁儿。”燕王接住她，“齐国太子这次前来是为一件重要的事——他是来请求联姻的。”“联姻？”菁枫秀眉一皱，一股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是的，他请求我将你许配给他，成为齐国的太子妃呀！”燕王笑得红光满面。

菁枫不敢置信地瞪大眼睛，“我？不——国家正在打仗……”“乖女儿，打仗和你成亲的事一点也没有冲突！”燕王胸有成竹地笑道：“齐国势力日渐壮大，能藉由联姻壮大燕、齐两国的实力是再好不过了！更何况，正因现在在打仗，父王更急着早日为你主持婚事，一来可保护你的性命安全；二来……我大燕的势力更加雄壮了！”政治婚姻！菁枫心底涌起一股悲哀；说穿了，父王只是希望藉由这次的两国联姻更壮大自己的实力，早日攻下赵国及其他国家……实现一统天下的野心！

这就是身为皇族公主的悲哀！不论父王再怎么宠她疼她，她终究难逃

沦为政治礼物的命运！

面对父王热切期盼的目光，菁枫狠不下心断然拒绝。她只能道：“父王，这太快太仓卒了……请让女儿考虑几天。”燕王立刻眉开眼笑：“好好！菁儿慢慢考虑，终身大事嘛！贤侄呀，你就多在皇宫多留几天，和菁儿慢慢培养感情……”燕王太清楚菁枫的个性是吃软不吃硬，绝不能用强逼的；只要她肯考虑就代表事情还有希望了！

无尘！无尘！无尘……黑色的斗篷在半空中飞卷，漫天的雪花向她迎面袭来……这是今年冬天第一场雪……菁枫不畏刺骨的严寒，发狂似地骑马直奔小山坡。

她知道他还藏匿在石洞内——赵国的后援军正迅速接近易水，在后援军尚未抵达之前，他和他的手下一定会先隐身在不易被人察觉的石洞内。

无尘……她不愿这一生就这么赌尽了！就完全服输了！纵然知道再也没有机会；纵然明白她和他永远是两个世界的人……她仍要拚尽最后一丝力气前来见他！

上苍何其残忍！如果没缘，今生为何让她遇见他？为何让她对他产生那不该有的炽烈情焰……却早在相遇之前，即注定了永远与无法相守的残酷命运！

菁枫下了马，不管愈来愈大的雪势，痴痴地、哀痛断魂地凝视山坡之下……在那里，有她愿倾其一生，生死相随；却永远无法结合的人……一寸离肠千万结，难相见、易相别……如果她今天不是燕国公主；而只是燕国一个平民，她愿意抛弃所有、放弃自己的祖国与他死生相随，勇敢追寻自己的爱情……早在四日相接的那一刹那，菁枫已明白……这一生，她再也忘不掉这双眼睛！

生得同欢；死亦何惧？但今天……她是燕国的公主，为了有养育之恩的父王、为了大燕成千上万的淳子民……她不能做出教国家蒙羞的事！就算不嫁给齐国太子来壮大燕国；也绝不可做出叛国通敌之事……追随无尘而去！

她所能做的，仅只有痴痴站在山头，凝视他所居住的石洞，把他年轻飞扬的容颜，他的自信霸气、他不经意流露而出的温柔、他潜藏着浓烈情焰的眼神……一件件，仔仔细细镌刻在心版上……刻入自己骨肉内……妥善地收藏在自己心底的最深处。

这样，她才有勇气踏上和亲之路；才能伴她撑完远嫁异国后的寂寞岁月与枯竭至死的芳心……菁枫决定嫁给齐国太子！

还有什么好考虑、好犹豫的呢？菁枫凄然一笑……他是赵国太子；她是燕国公主，她和他两个永远无法交会的圆；她的国家正是他最痛恨的世仇……这段不该有，却无法压抑的狂烈情感快把菁枫逼疯了！她唯一能做的只有放弃，强迫自己认命！强迫自己完全断念！顺从父王的旨意嫁给齐国太子，令自己彻彻底底地死心！

反正，除了无尘……她这一生跟谁在一起都没什么不同……都是一具行尸走肉……不死心、不认命……她又能怎么样呢？泪水决堤般倾泻而出，在零下的温度中很快就结冰了……愈来愈多、愈大的雪花飘打在她身上、发上、斗篷上……慢慢浸湿衣衫，雪水融入她体内……但菁枫却毫不感觉它有多冷多冻人……只是痴痴地、柔肠寸断地注视石洞……仿佛她全身上下唯一剩下的只有视觉……再让她多看几眼吧！出嫁前夕尽情地看他！永远刻在

心上、灵魂...

...

石洞内。

无尘站在洞口，炯炯黑眸底有两把炽烈火焰在燃烧……一瞬也不瞬地盯着山坡上那娉婷纤细的身影……雪花不断打在她身上……该死的！她为什么这么不会爱惜自己？再站下去就会冻死！

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也管不了这么多了，身影一窜，他就要冲出石洞。

“少主！”一直站在他后面的骆翔立刻拦住他：“少主！不能去！她是燕国公主！请少主以国家社稷为重！”“滚开！”无尘推开他，“我只是要去带她走，我不能见她一直站在那儿冻死！”“少主！”骆翔在无尘即将飞身上悬崖时丢出一句：“十万后援兵马上就要抵达易水了，这是我大赵、我全国人民的最后希望！请少主切莫在此际横生枝节……少主忍心看国家灭亡吗？”无尘猛然煞住他的脚步，脸色阴森铁青地骇人，十指深深地嵌入掌心内——该死！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她竟是燕国——；而自己……是赵国太子！

若说无缘，今生为何让他遇见她；若是有缘，又为何自一开始即注定他俩永远无法结合的命运？无尘第一次憎恨自己的命运！

“少主！”骆翔趁机上前道：“请少主回石洞内吧！方才属下接获飞鸽传书，十万后援军再过数日即可直达易水；届时少主便可领导精兵再与燕兵决一死战……”骆翔的话还没说完，无尘却如一阵狂风迅速飞身跃上山坡——他看到菁枫在大雪中缓缓倒下了！她终究难敌恶劣的天气！

无尘以闪电之速，眼看就要跃上山坡了，却倏地一转身，隐在树梢上——有一辆皇家马车疾奔而来，由车上迅速下来两个人，一个为宫女打扮；另一个则是风度翩翩、面如冠王的俊美公子。

“公主！”宫女惊呼，奔向昏迷在雪地上的菁枫，“天！公主竟跑来雪地上？她一定会冻坏的！”俊美的年轻公子已迅速抱起昏迷中的菁枫，和宫女进入马车后，绝尘而去。

马车走后，无尘才俐落跃上山坡。

那个小丫头打扮的人是她的婢女吧？而那个身着华服，浑身上下均有一股尊贵气势、紧紧抱住她的男人是谁呢？无尘犀利深邃的黑眸，更加沉暗痛苦而深不可测了……

## 第四章

戴上缀着九珠四凤的凤冠，身披百鸟朝月的锦绣霞帔；柳眉一扫，胭脂一涂；再戴上御赐的琉璃嵌明珠耳珥……菁枫公主更见绝美动人，明艳不可方物。

冷艳绝伦的她螭首低垂，动也不动地静听婢女的惊叹声：“太美了！公主！你美得百花也相形失色呀！”“齐国太子真是太幸运了，竟能娶得战国第

一美女——菁枫公主。”“但齐国太子也是英挺出众呀！他和咱们公主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耳边传来闹烘烘的赞叹声，闺房里还堆满了各式名贵稀奇的贺礼……珍珠玛瑙、翡翠琥珀、明艳翠羽……菁枫秀眉紧锁地低叹口气道：“你们全出去吧！我想静一静。”“但公主……吉时快到了，你要上御辇了呀！”小云道。

“我知道，我只想先静一静。出去吧，待会儿再进来叫我。”好不容易等婢女全出去后，菁枫无奈地松了一大口气，素手打开一红宝石制成的珠宝盒，对里面所有价值连城的名贵珠宝看也不看一眼；极慎重地、小心翼翼地由里面取出一样东西——无尘的铜扣。

泪水滴落在铜扣上，菁枫取下项间的名贵项链，把龙凤玉坠扔在一边，小心翼翼地将铜扣穿在项链上后，再挂上颈间……眼泪已止不住地纷纷落下……无尘！

无尘！永别了！今生今世，我仅能以这种方式与你厮守！

明知是永远无望的爱情，她却陷得那么深；毫无回头的余地！在逼迫自己慧剑斩情丝后；唯一支持她走完漫漫人生路的，只有这枚铜扣……无尘的铜扣！

门外响起宫女的声音：“公主，吉时已到，请上御辇吧。”菁枫将铜扣压在心口上，凄凉地一笑，毅然地踏入那顶黄盖珠帘的御辇内。

燕国公主出阁是件惊天动地的喜事；齐国派来的迎亲队伍连绵数千里，一路锣鼓喧天、好不热闹。百姓亦夹道争睹菁枫公主的绝世芳容。

易水的石洞内，骆翔好奇地把头探出去，“什么事这么热闹，是不是咱们的援兵到了。”另一名士兵道：“我刚潜入燕国国都内，好像是燕国的菁枫公主要嫁给齐国太子吧？”菁枫？！

站在一旁的无尘霎时脸色惨白，疯狂地往外冲。

“少主！不行——”骆翔死命拦住他，“千万大军马上就到了，请少主千万以国家为重；莫为了燕国公主而……”“放开我！”无尘狠狠地把骆翔甩向一边，如阵狂风般冲出去！

不——菁枫是他的！纵然全天下的人都不允许，他也要得到她！要他眼睁睁地看着她嫁给别人，他做不到！

御辇内传出一微弱的声音：“要经过易水了吗？”“是的，公主。”菁枫公主掀起车帘，怀着复杂迷乱而凄绝的心情望向小山坡……他在那里！他在那里！

他……知道自己即将出阁吗？他还好吗？晶莹的泪珠滚滚而下，再见了……我的爱！我最初也是最后的爱……倏地，菁枫睁大泪眼，不敢置信地望着前方……不！不可能……一定是幻觉！一定是……傲然而立、英姿飒爽的冷无尘正站在山头上。

“无尘……”菁枫还来不及反应，他已飞身疾掠而来！

“有刺客！有刺客！”护卫的卫兵大惊失色，纷纷举起长剑……但无尘身

手迅如流星，他以疾速冲过几名挡住御辇的卫兵后，直冲上御辇，长剑一挥打退攻上来的守卫，迅速抱住菁枫往外冲……而另一方面，骆翔也率石洞内的二十几名卫兵直冲出来了。“太子有难、护驾！护驾！”两派人马瞬间打成一团，但毕竟是寡不敌众，眼看赵兵节节败退时，菁枫突然扯下喜帕，挺身挡在无尘和赵兵之前，大喝：“住手！不准伤他们！”“皇妹！”押队的雷廷王子——也是菁枫的二皇哥燕雷廷冲向前道：“你别怕，二哥马上收拾这些赵国余孽，救你脱险！”“二哥……”菁枫猛烈地摇摇头，泪水已串串而下，哽咽道：“放我走吧！我不是被绑架……我是心甘情愿跟赵国太子走呀！哥……我对不起你和父王……但请你放过我们吧……”“菁枫……？”雷廷王子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相信他所听到的，“不！菁枫……”趁燕兵呆住的时候，无尘和手下迅速往上一掠，瞬间即全消失了踪影。

“王子！要不要放箭？”一名武将立刻问雷廷。

“不！不能放箭，菁枫公主在他们手上……”雷廷王子迅速阻止，茫然地望着远方，“菁枫？菁枫……”

紫虚山。

劫走菁枫后，无尘知道不能再回石洞，便和手下藏入更隐密、更罕无人迹的紫虚山深处。

小溪旁，当菁枫刚摘下那顶厚重的凤冠后，无尘立刻捧了碗水过来，道：“喝点水吧，这一路下来一定把你累坏了。”菁枫解下盘好的望仙三鬟髻，任一头黑缎秀发倾泻而下；她不接过水碗，只是用一双盈盈秋水的美眸定定瞅着他……无尘的眸呻光更加黑炽了！突然，他仰头将水一仰而尽，大手攫住菁枫搂她入怀，捧起她的脸……缓缓地、温柔细腻地把清水注入她口中。

相贴的四唇愈来愈灼热如火，他狂野地、疯狂强悍地吻她、摩挲她花瓣般的樱唇……混乱急促的气息喷在她脸上……他仿佛要将纤弱的她揉入自己体内般……所有苦苦压抑的情焰，全在这一个吻中爆发、蔓延……良久，快喘不过气的无尘才松开菁枫的樱唇……双颊红艳似火的菁枫将脸埋入他胸膛内，肩膀激烈地起伏，泪水迅速浸湿了他的衣襟……“菁枫？你在哭？”无尘心痛地捧起她的脸，吻去她的泪水，“对不起，是我不好，我不该强把你掳来……”“不！”菁枫的眸中珠泪莹莹，她抱住无尘道：“我是……喜极而泣……我太高兴了……作梦也想不到可以和你在一起，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傻女孩，”无尘怜惜地亲吻她的眉、她的眼睫，“我怎么舍得让你嫁给别人？你是我的！我一人的！早在初相见的那一刻起，你就已注定是我的妻……是赵国的太子妃！”“可是……”菁枫瞳眸中满是挣扎与痛苦，“为什么我是燕国公主；而你是赵国太子……无尘，世人会原谅我们、祝福我们吗？我们真的可以在一起吗？”无尘更搂紧她，“如果可能，我真想抛弃所有的一切，和你浪迹天涯、隐姓埋名地过一辈子。但我一出生即注定是赵国太子，对国家民族有未了的责任，我不能舍下需要我的人民……菁枫！”他虔诚炽热的吻落在她额上。

“世人会原谅我们的！因为真心相爱的两个人是无罪的……我们是如此地热爱对方！愿为对方而舍弃生命呀……”“无尘……”菁枫滚烫的泪水揉碎在两人紧贴的脸庞间，哽咽道：“幸好你出现了……你来带走我；没让我

心碎地嫁到齐国去……作梦也想不到我能依偎在你怀里……我好爱你！

无尘……彷彿宿命一般，从初相见的第一眼，我就无法自拔地爱上你……”“菁！”菁枫的挚情表白令无尘震动痴迷！他更蛰猛疯狂地吻她，“你令我心痛！我们的爱情不是错误、绝不是！如果上苍真的不允许；如果世人真的要责怪……就全由我一人来承担吧！让我一人下地狱吧！”“不！”菁枫捂住他的唇，漾满泪水的双瞳中闪着无比凄艳的奇异美丽，她温柔而坚定道：“让我陪你！天涯海角、死生相随！让我陪你一起下地狱吧！”四片灼热的唇再度紧紧地胶着在一起，无惧未来残酷的命运、甘愿背负世人的唾弃……刻骨真情、天地可鉴！只是……远方战鼓已扬，他们这段不该发生的感情……结局究竟会如何呢？

“你说什么？菁儿她——”燕国皇宫内，燕王脸色铁青，不敢相信他所听到的……菁枫公主在嫁往齐国的途中，被赵国太子劫走了！

“孩儿该死！孩儿有负圣命！”雷廷王子跪在地上，“但皇妹……的确被劫走了！”“该死的畜生！连我燕国的公主他也敢动？”燕王盛怒下一掌击向紫檀木茶几，茶几霎时裂为无数碎片！“饭桶！全是一群饭桶！这么多天了，连赵国太子到底躲在哪里都找不出来，朕养你们这群饭桶何用？”“父王，请息怒。”燕国的皇太子——雷昭冷静地道：“眼前最重要的除了救出皇妹外；还有另一件大事——赵国十万精兵已抵达易水了，这次他们是怀着必死的复仇决心而来的。届时赵国太子一定会和他们会合，主统十万精兵；只要我们能再打赢这次战役，不但可完全消灭赵国、攻占它的领土；还可救出皇妹，岂不两全其美。”“你说的有道理……”燕王慢慢由愤怒中回复理智，鹰眸迸出骇人的寒光，“出战的事就交由你们两人负责，这一次一定要赶尽杀绝，杀个他片甲不留！让赵国在历史上永远消失！”“儿臣遵旨！”雷昭太子冷静自负地微笑。

齐国太子齐正彦一直坐在一旁、默默不语。知道菁枫公主遇劫后，他立刻由齐国赶过来。向来斯文俊美的脸上此刻却是一片阴霾凝重——他知道雷廷王子没有说实话……公主遇劫时，在场的士兵回来后透露：菁枫公主是心甘情愿随赵国太子走的！她不是被挟持！

两道浓眉纠结紧锁，体内熊熊的怒气几乎要将他炸开……他绝不允许有人背叛他！他既已下聘，菁枫公主今生注定是齐国的人了！赵无尘……这笔夺妻之恨我一定要跟你算！

“陛下，请容许齐国也出兵支援这场战役！”齐正彦满意地望着燕王惊讶的神情，继续道：“菁枫公主已算是我的妻子、齐国的太子妃。无论如何我都要把她抢回来，和贵国一起出兵灭赵！”

风萧萧兮易水寒。

赵国十万精兵已抵达易水了，赵军原本即阵容整齐、个个骁勇善战；这一次更是怀着必死的复仇决心而来，故在他们沈肃坚毅的脸上均挟着一股慑人气魄，磅礴的浩然气势令人望而生畏。

而易水的另一边，则是燕国与齐国的二十万盟军，军马一字排开，场面十分壮观；一股阴冷的敌意迴荡在半空中……明日一早，即是决一死战的关键时刻。

赵军主帅营内，无尘彻夜不眠地和部属商议明日之作战计画，已五更天了，他们的讨论才告一段落，部属们纷纷出去作战前的准备；无尘一回头，才发现原本一直默默坐在一旁的菁枫竟不见了。

“菁枫？菁枫？”无尘越过一顶顶的帐篷，一路找过去，但找遍整个营区也不见菁枫踪影……正觉得奇怪时，忽然听见山麓中传来阵阵泉水声……无尘循声找过去，赫见菁枫正跪在一瀑布下，迎着微曦的曙光合掌念念有词，然后……她竟以水桶盛起一大桶水、毫不犹豫地往自己泼下来——“菁枫——”无尘大惊，迅速奔过去紧紧抱住她，老天！入冬后的泉水泰半已结冰了，如果没结冰也多是足以冻死人的冰水，而她……竟整桶往自己泼？“无尘？”菁枫瑟缩在他怀里忍不住剧烈地发抖，“你……怎么来了？”“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无尘心痛地火速脱下外袍紧里住菁枫发抖的身子，“傻瓜！你不知道冬天的泉水有多冰冷吗？你会冻死的……”“没关系……”菁枫冻得嘴唇已发紫了，勉强挤出一个微笑，“这是一个很古老的传说……如果想为心爱的人祈福……只要在寒冬的早晨对上苍祈求后，再以冷水泼身……心愿就可以实现……无尘，你一定会平安归来的……”“菁枫！”无尘心魂俱颤地紧搂住她，“你令我心痛！你怎么可以为我而做出这种事？你的身体已这么虚弱……”“我要你平平安安、毫发未损地归来……”菁枫的脸埋入他胸膛，任泪水滚滚而下，“无尘！答应我！一定要平安回来！我不能承受失去你的残酷命运……我不能！我会发疯的！”

答应我！一定要平安回来……”苦涩的热泪决堤般奔流，似有人拿把利刃般，一刀刀地刮碎菁枫的心肺……她必须承受双重的痛苦……一边是她以生命来爱的无尘，她不能见他在战场上出任何差错；而另一边……则是她血浓于水、浩浩亲情的至亲手足啊！

父王……和两位皇兄……每当一想到他们的愤怒、失望……菁枫就痛苦不堪！上苍为什么这么残酷？要她在至规手足和无尘之间做最痛苦的抉择……“菁枫，我一定会平安回来的！相信我！相信你的丈夫！”无尘郑重地把菁枫的手贴在自己胸口上，目光坚定如磐石！

“我相信你，可是……”菁枫的眼眶又涌出豆大的泪珠，“我父王和齐国盟军……有二十万的兵马；赵兵只有十万兵马，我好怕……”“小傻瓜！”无尘抚着她的秀发、笑得十分沉稳自负，“你太小看你丈夫了，纵然敌军是我军的两倍，但兵不在多，只在精；整个运筹帷幄更是致胜关键！我有十足的信心打赢这场仗，明白吗？”无尘湛然睿智的眼眸中，散发着气吞海岳的昂扬自信！

“我相信你！”晋枫注视他的眼睛道：“无尘，可不可以答应我一件事……如果，燕国战败、我父王和两个哥哥落入你手里，请你……千万不要伤害他们，好吗？至少给他们一条活路……”菁枫断断续续地说完她的请求；她知道这个要求对无尘有多困难，自古以来，沙场上本来就是残酷而现实的，对别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今天若不对敌军斩草除根，必会种下日后大祸！尤其……燕军曾以“暗算”狠狠歼灭赵国大军；她可以想像赵国人民多么痛恨燕国！

不仅是无尘，每一个赵国士兵莫不同仇敌忾地想一雪深仇、攻下大燕！

尤其是杀掉燕国皇室！

听完她的话，无尘只是微微一笑，笑得神采奕奕而从容自在，他爱怜地揽着菁枫肩头道：“菁，我真不明白你这小脑袋在想什么；永远把别人的快乐幸补摆在第一位，甘愿独自承受所有的痛苦折磨。但这一点……也令我更加心疼你、爱你。你放心，这场战争本来就不是赵国发起的，我原本即无赶尽杀绝的打算，如果真的大胜而俘虏你父王、皇兄，我会趁机和他们协商，共商和平大计、永不再生战端。”“谢谢你。”菁枫擒着泪水，在他唇上印上一吻。

“等我回来！”无尘捧起她的脸，也珍惜地落下一吻，坚定而炽烈道：“相信我！我一定会平安归来！”

燕、齐盟军有二十万精兵，迎战赵国的十万军，顿起轻敌之心，认为不出数时辰，定能大灭赵军、凯旋回朝。

但赵国这些铁铮铮的汉子全是怀着雪耻报仇之心而来，个个斗志昂然、锐不可挡；在主帅——无尘太子潜沉机智的战谋之下，个个有如出闸之虎般、发挥螫猛慑人的战斗力！

在一番激战厮杀后，胜负已分出来了——赵军势如破竹、锐不可当；轻敌的齐、燕盟军则节节败退、折将损兵、死伤无数……无尘头戴黄金头盔、身披铠甲，手持长戟；如一尊凌厉威武之战神般策马率先狂奔，杀敌无数；狂野无敌的气魄教敌军一看就心生胆战、畏惧逃避……稍一犹豫时已人头落地！

无尘亲手擒回敌军两大主帅——燕雷廷和齐国太子齐正彦；身受箭伤的燕国太子燕雷昭则杀出重围，逃逸不知去向。

营帐内，无尘脱掉铠甲，露出里面的黑色战袍，虽然上面沾满了泥巴，但这些剑伤、泥巴，只令威仪凛然的他更添豪迈粗犷之气势！

“投降吧！燕雷廷、齐正彦，谁来修降书？”他走近两人，浑厚扎实地玩着短刀，铿锵有力问。

燕雷廷和齐正彦被绑在石柱上；雷廷披头散发、瞪大双眼不敢相信这事实——自己的二十万精兵竟会败给军力只有一半的赵军？他满怀仇恨地怒吼：“要杀要剐随便你！本王于宁可一死也绝不向你们这些赵国之犬臣服！”齐正彦的眼眸迸出阴森森的仇恨寒光，厉声道：“姓赵的！你卑鄙无耻！我齐正彦若不报夺妻之恨、誓不为人！”“大胆！”忠心护主的骆翔狠狠地掌了两人各一大巴掌，“少主！杀了他们吧！现在大局已全在我军掌控之中，只要杀了这两人再挥军攻陷燕、齐两座岌岌可危的空城……我大赵即可并吞两国，大获全胜地凯旋回朝。”“不！”无尘沉声道：“我说过，我并不想以武力来解决所有的事，只要这两人肯甘心臣服，我愿给他们一条生路。”“少主！”骆翔急道：“切莫因一时心软而养虎为患呀；他们一人是齐国太子，另一人是燕国王子，他们日后必会整军谋叛的；唯有现在立刻杀了两人、永除后患，方为上上之策。”骆翔的主张，似乎是自古以来不变的定律——对战败一方斩草除根，绝不留活口、永绝后患。

只是……自春秋以来，中原即陷入一片杀戮血腥之场面中，再这样互相争斗、冤冤相报何时了？无尘犀利的鹰眸一闪，斩钉截铁道：“别再说了，

这是命令——把这两人押入军牢，静待审判！”留下错愕的燕雷廷和齐正彦，他大跨步地走出帐篷。

为什么不立刻杀了这两人？除了信守对菁枫的承诺外；无尘一直希望——他能结束自春秋以来动汤不安、烽火连天的世局；为各国找出一条和平共处的管道。

“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千云霄……”多年以来均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惨剧……天下苍生何辜？无尘并不想当一名牺牲百姓性命、来满足自己私权野心的一代枭雄；他只想当个英明有为、勤政爱民的仁厚君主。

细心地为他脱下战袍，以毛巾为他洗涤久经风尘、布满战绩的铜铁身躯……“谢谢你，没有杀我二哥。”纤纤素手抚着他的脸庞，菁枫漾满柔情道。

“不用谢我。”无尘捉住她的玉手含入口中，“我只是信守对你的承诺；更何况，我敬你二哥是个铁铮铮的汉子，只要他愿乖乖降服，我绝不取他性命。”“可是，你一定承受了很多压力吧。”菁枫垂下头，幽幽道：“我知道你父王对于这件事十分震怒，昨天还远由赵国国京连下十二道特召命你即刻杀了我二哥和齐正彦…赵国朝野上下对这件事也一直议论纷纷……都在疑惑你为什么立刻杀了这两人……无尘，都是我！是我害你陷入这两难的局面。”顾不得自己身上仍是湿濡的，无尘紧紧拥她入怀，痛惜道：“菁，不许你这样说；更不许你再责怪自己……为了爱我，你已流了多少眼泪，有那个夜晚，你不是垂泪至天明？你身上所背负的压力绝不亚于我，甚至双倍于我……我只是承受父王的不谅解；你却必须背负背叛国家，永不见谅于至亲手足的残酷命运……菁，别哭，为什么？我们相爱真是一件错误吗？我们苦苦争取而来的爱，竟令你如此痛苦……菁，为了我，你做出这么大的牺牲，你后悔吗？”大手轻拭去她的泪痕，无尘心痛颤悸地紧拥住她。

“不！这是我自己选择的爱情，我无怨无悔！”菁枫的泪水揉碎在无尘怀里，凄凉却坚定道：“就算我们的爱情夹有一丝苦痛，我也甘之如饴地一仰而尽！只是……我不要你受苦，不忍见你跟着我痛苦，无尘，我们该怎么才能得到世人的谅解？我们的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菁枫柔肠寸断地哭倒在无尘怀里。

无尘无法回答她，她所问的正是自己所面临的最大问题——该怎么做，才能让父王及母后谅解他爱上一个燕国公主；该怎么做才能令赵国千万子民接受菁枫……他只能紧紧地，用尽全身力气地紧拥住菁枫，以生命来保护这令他心醉心碎的小女人……他们这段历经千辛万苦的爱情，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

## 第五章

主帅营内，无尘正和属下商量军情时，菁枫惨白着脸、默默走进来。

无尘立刻注意到了，事情讨论至一段落后，他趋前关心地问：“菁，怎么了？你的脸好苍白。”菁枫眸中泪光闪闪，无言地瞅着他。良久，终于鼓起所有勇气道：“我……想去军牢中看我二哥，我好想去看看他……他被掳来已好几天了……守卫说他一直滴水未进，不吃不喝……再这样下去他会没命的……”无尘全身一怔，黑眸变得深奥难测。

忠心护主的骆翔狠狠地瞪着菁枫，充满敌意。

菁枫颤抖的手紧捉住无尘，“无尘，求求你……让我去看看我二哥，我只想看看他现在怎么样……只想劝他吃点东西……”无尘微微一笑，温暖的大手覆住菁枫肩头，柔声道：“原来是这种小事，没问题！我立刻派人护送你至军牢。”“少主！”骆翔立刻惊呼：“万万不可……她毕竟是燕国公主，如果伺机放燕雷廷与齐正彦两人出去……”什么？！菁枫惨白着脸注视无尘，他也是这种想法吗？他也怀疑自己吗？无尘唇边掠过一云淡风清的笑容，语气却是斩钉截铁地对骆翔道：“手足情深乃人之常情，菁枫公主只是想去探望兄长，骆翔，我不许你再出言不逊侮辱菁枫公主，立刻派人送公主去军牢！”“少主——”骆翔仍想再说什么。

“不许再有异议；这是命令！”无尘简短地下令，平静语气中满是不容抗拒的威严。

“是……”骆翔吞下喉间的话道。

菁枫凝眸瞅着无尘，“你……真的不怕我趁机放了我二哥和齐正彦？”毕竟一个是她的亲人；另一个差点就成了她的夫婿。

无尘拥住她的肩头，澄澈湛然的黑眸中只有绝对的信任；而没有半丝怀疑。微笑道：“我相信你就如相信自己！快去吧！”

“拿开！我不吃！统统拿走——”一阵杯盘碎裂声，燕国王子燕雷廷狂怒地把狱卒送上来的食物全摔到地上、砸到墙上……如一头困在笼中的狂狮般怒吼：“放我出去！我是燕国的王子，你们没资格囚禁我！放我出去！该死的赵无尘！你还我皇妹——”“安静一点！别吵！”狱卒趋前警告他。

“走狗！你们全是赵国的走狗！”雷廷紧捉住牢门怒吼：“你们全部是被赵无尘利用的走狗……”“闭嘴！你找死？！”狱卒不耐烦的怒斥，如果不是无尘太子一再交代不可对这两人用刑，他早就鞭得他皮开肉绽；再烙刑伺候！

“雷廷，你镇定一点。”关在另一间牢房的齐正彦冷冷道：“就算你喊破喉咙，也没有人会来救你的。你我已多日滴水未进了，要保留体力。”“齐正彦！”雷廷紧捉着两间牢房中间的铁栏问：“为什么你一点也不愤怒？不冲动？你的身分还是齐国太子，沦为阶下囚，你不生气吗？”“我当然愤怒！我气得想杀人！”齐正彦阴鸷森冷的眼眸中满是熊熊怒火，咬牙切齿一字一句道：“我永远不会忘记赵无尘加之于我的羞辱和夺妻之恨！这两笔帐，我一定要加倍地讨回来！我要赵无尘付出最惨痛的代价！”牢房门口传来一阵轻微的骚动，菁枫在两名卫兵的保护下，走进来了。

“菁枫？！不！这怎么可能？菁枫……”不敢相信的燕雷廷立刻冲上前；而齐正彦则瞪大双眼，屏气凝神地望着她……“二哥！”早漾满泪水的菁枫哭着往前一冲，隔着铁栏紧捉住雷廷的手，泪如雨下道：“对不起！二哥！全是我害你的……我对不起你……”“菁枫！菁枫！”戴着手铐的雷廷努力地

将手举高，拭去她的泪水，“天！真的是你……菁枫，你还好吗？姓赵的那混帐有没有折磨你？虐待你？”“不！”菁枫摇摇头，泪珠纷纷坠下，“无尘对我很好，他是真心爱我……二哥，我好担心你……你瘦了，好憔悴……”菁枫哽咽地抚着雷廷削瘦的脸庞，泪水更如泉涌。

“菁枫，到了这个地步你就别再替他说话了！”雷廷愤怒道：“二哥知道你是被赵无尘强掳来的，你一定受了很多委屈！菁枫，趁赵无尘还迷恋你时，你要趁机杀了他，再想办法逃出去；逃出去后去找父王和大哥，把赵无尘的军情全告诉他们，让大哥再度率兵来讨伐赵无尘、杀他个片甲不留！”“二哥？”菁枫惊讶地望着他，“你在胡说什么？不要再发动战争了！齐、燕、赵三国互战的结果是什么……是三败俱伤、民不聊生！哀鸿遍地呀！签下无尘所主张的和平条约吧！他有百分之百的诚心来谈和平条约呀！更何况……现在燕国境内惨不忍睹……父王和大哥仓卒中也不知流亡到何处了……”菁枫闭起双眼、怆然泪下。

“不！”雷廷坚定道：“我相信父王和大哥没死，他们一定可以创立复兴大业，菁枫，你要回去帮助父王和大哥，这是我大燕最后的希望呀！”“二哥……”菁枫痛苦地摇摇头，“为什么你只想再发动战争呢？冤冤相报何时了？我们燕国已残破不堪，不能再承受炮火的轰击了；无尘并不想赶尽杀绝，他没有趁机并吞燕国，愿给燕国和齐国一条生路——签下和平条约，和平共处。”“菁枫？你怎么会说这种话？”雷廷不敢相信地望着她，“你忘了自己是燕国公主吗？被他掳来后你竟已心甘情愿地臣服于他了？你令我失望……你走吧！我不想再见到你！”雷廷松开菁枫的手，愤怒地转身背对她。

“二哥……”菁枫捉着铁栏，泪流满腮道：“我没有忘记自己是燕国公主，我只是不愿再看到任何战争的发生……不忍再看到年轻的壮士一个个死在沙场上……不忍见人民流离……”一直站在另一旁的守卫走过来，道：“菁枫公主，时间差不多了，请随卑职回主帅营。”“二哥，我走了……”菁枫拭去泪痕，望着雷廷的背影凄然道：“哥，你可以恨我、怨我、不认我这个令你失望的妹妹；但请你千万善待自己吧！好歹吃一些东西，再这样下去，你会支持不住的……”菁枫泪涟涟地站起来，欲转身离去时，一直注视她的齐正彦突然幽幽地开口：“菁枫。”“正彦太子……？”菁枫迟疑一下，慢慢走至他的牢房前，望着他同样憔悴消瘦的脸庞，黯然道：“对不起……”“你是因毁婚而向我说对不起吗？”齐正彦目光炯炯地注视她，沉声道：“我只想知道一件事——迎亲那天，你是被赵无尘强掳走？还是心甘情愿跟他走的？”菁枫一愣，无言地望着齐正彦认真而凝重的脸庞；半晌，才艰涩地缓缓开口：“我不想骗你……我……早在认识你之前就遇到无尘了；我是心甘情愿跟他走！”齐正彦全身一震，傲气逼人的英挺脸庞倏地惨白僵硬；但……仅仅是一瞬间，他马上恢复一贯的倨傲淡漠，以冰冷如冰的语调道：“我明白了！你走吧。”他倏地转过身不再理菁枫！唯一曾泄露出他情绪的，只有眼眸中一闪而过的强烈痛楚……“正彦太子……”菁枫凄楚地低语，她明白自己刚才的话对向来自负的齐正彦有多残忍……但，她不能做出半点对不起无尘的事；更不能欺骗齐正彦的感情。

“你走！”齐正彦更冰冷强硬道，冷峻的语气中不带一丝感情。

“对不起……”菁枫苦涩地望着他的背影道，才慢慢转身离开……但还没走到门口，突然听到二哥雷廷的惊呼：“正彦——”以及狱卒大吼：“捉住他——”菁枫猛然回头，赫见齐正彦竟抢走狱卒佩在腰间的短刀，欲举刀自

尽——“不！正彦太子！”菁枫疯狂地冲入牢房，“住手！你不能这么傻！”菁枫的身子才刚接近齐正彦，原本欲举刀自尽的他突然以迅速不及掩耳之速，反手勾住菁枫的颈子，持刀抵住她的咽喉，对欲冲上来的卫兵大喝：“退下！不准再上来！不然我一刀杀了她！”“齐正彦……”菁枫大骇。

齐正彦脸上浮现一冷漠残忍的微笑，“得罪了！菁枫公主，我齐正彦最痛恨的就是别人背叛我！你本应是我的太子妃，却毁约背信地追随赵无尘而去；你究竟置我于何地？既然你选择了赵无尘，那你我之间就是仇人！现在——以你当挡箭牌、护送我出去！”“大胆！放开公主！”守卫欲冲上来抢救菁枫……“站住！不准再向前一步！”齐正彦厉声大喝，短刀更靠近菁枫咽喉，“谁敢再轻举妄动，我就割断她的喉头！”“咳……”菁枫快喘不过气而晕眩过去了……齐正彦的短刀只差一寸就贴住她的咽喉，他是真的想置菁枫于死地！一股深沉的悲哀包围住菁枫……齐正彦，对自己竟有如此强烈的恨意？！

齐正彦押着菁枫，迅速以从狱卒手中抢来的剑砍断雷廷牢前的大锁，大吼：“快走！”“正彦！别伤我妹妹……”“少废话！还不快走！”齐正彦怒喝，挟着菁枫和燕雷廷迅如闪电奔出军牢！

正在藉轻功逃离时，一个火爆冷峻的声音传过来：“站住！放开她！”无尘带着卫兵，气势凌厉地如头黑豹般冲过来；他待在主帅营内突然莫名地感到一股不安，匆匆赶来军牢……“别上来！”齐正彦更勒紧菁枫，大喝：“姓赵的，叫你的走狗全部退下，否则我一刀割断她的咽喉！”“住手！”无尘大吼，声若洪钟、气势慑人，盛怒的他仿佛要将齐正彦吞噬般，“齐正彦！你敢伤她一根汗毛，我必将你碎尸万段！”齐正彦冷笑，“姓赵的，你以为我还会落入你手中？你再也没机会了！再见面时，我必在战场上直取你项上人头！不许再向前——准备两匹快马让我们走！”“放开我！不要——”识破他要挟持自己逃离的企图，菁枫惊恐地大叫、奋力挣扎……“别动！”齐正彦大喝，混乱之中手上的短刀就要划破菁枫咽喉……“菁枫！”无尘迅速发出一枚飞镖，“叮当”一声弹落那短刀，齐正彦在愤怒中又举起剑时，无尘奋不顾身地冲上去！

菁枫尖叫，剑划伤了无尘手臂，守卫见状纷纷冲上来，混乱之中齐正彦和燕雷廷往空中一跃，迅速逃离。

大量的鲜血自无尘伤口中涌出，菁枫心魂俱碎地抱住他尖叫，“无尘！无尘——”

菁枫站在主帅营外，咬着下唇听着里面传来的声音。

“少主！这一定是预谋！菁枫公主和她兄长及齐正彦串通好的！演一场假挟持的苦肉计，目的就是在帮助他们两人逃脱呀！”“是的！少主，属下也认为这一定是他们的诡计！毕竟燕雷廷是菁枫公主的兄长！而齐正彦是她本来的……”“我早就反对让菁枫公主去军牢！”骆翔也愤愤不平道：“少主！你不能再对菁枫公主这么好了！什么事都答应她，请恕属下直言……她毕竟是燕国的人呀！”“少主，让这两人逃回去就麻烦了！他们一定会设法联络上流亡中的燕王和齐王、整编军队……再来攻击我国……”帐篷内议论纷纷，菁枫听到无尘坚定且权威的声音：“够了！全部住口！我赵无尘以赵国太子

的身分向你们保证——菁枫公主绝对与这件事无关！她也是被挟持的受害者。我了解诸位护国的心情，这件事我自会处理。今后，我不想再听到任何人批评菁枫公主的言辞！你们全出去吧。”“少主……”“出去！让我静一静。”无尘冷峻威严地下令。

“是！属下告退。”一干将领只好退出，步出主师营后不禁摇头叹息：“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向来精明睿智的少主竟被燕国来的那狐狸精迷得晕头转向……唉……”菁枫紧绞手绢，默默躲在一旁……她好恨！好恨自己！恨自己的没用……恨自己为无尘带来这么多痛苦与挣扎……泪眼无言向青天，她和无尘真的不该相爱吗？她与无尘的爱情真的只是一场错误吗？再大的痛苦、再多的冷言冷语……她都可以默默承受……为了无尘，她甘愿承受离开祖国、离开亲人的痛苦；与孤伶伶身处异国、忍受冷言冷语的双重压力。

但，她不要无尘也为这事而受到任何一丝的痛苦！不愿他因自己而与部属起争执；不愿他夹在国家与自己之间左右为难……菁枫深吸一口气，把欲夺眶而出的泪水又逼回去——走吧！她命令自己，为了无尘，你必须离开他！不管有多痛苦、不管会心碎心裂，你都必须离开他！

无尘是难得一见的军事奇才！深谋远虑，反应永远在别人之前！他有无比冷静缜密的军事头脑与潜沉敏锐的布局谋略。菁枫不愿再让自己牵绊了他……无视心底碎裂般的痛苦，菁枫强迫自己的脚步离开主帅营，悄悄跃上一匹牝马……“菁？菁？是你吗？”主帅营内，负伤的王尘疑惑地走出来，他认出那属于菁枫的细微声音。

深邃的黑眸倏地放大，他看到了……一匹牝马上正坐着菁枫向前狂奔！

“菁——”无尘大惊失色，迅速跃上马匹，直追而去！

菁枫疯狂般地策马狂奔，奔出了军营后又直奔过易水的小山坡；无尘则紧追在后。

“菁枫！菁枫！停下来！”无尘一边控制马匹；另一边放声高呼，“菁枫——”菁枫惶惶然地回头，“让我走！不要再跟着我了！让我走！”“不！我不许你离开我！”无尘怒吼，马鞭一扬，他的黑马已逼近菁枫的牝马，马术极佳的无尘身子往上一掠，在半空中直直跃至菁枫马上——“不——”菁枫大惊，反射性地把手一推……无尘重心不稳地往后仰，手臂负伤的他无力捉住马匹，整个人栽下马……“无尘！”菁枫面容惨白地也跟着跃下马，在无尘快掉入沼泽前抱住他滚向另一方向……两人紧紧相拥，在斜坡上翻滚……

“菁枫！”无尘及时捉住一矮小的灌木，稳住两人的身子，急急地检视她的身体，“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有没有？”凄楚的泪水滚滚而下，“无尘……”菁枫把泪脸埋入他的胸膛，“你好傻……为什么还来追我？让我走！让我走得远远地……我只会给你带来麻烦和痛苦……我永远改变不了自己是燕国公主的身分……我不愿见你夹在我和国家之间左右为难……”“菁！你好傻、好傻！”无尘心痛地捧起她的脸，吻她颤抖的唇，怜惜道：“你以为你真能离开我吗？你认为我能忘掉你吗？如果真能狠下这份心，刚下你为什么又要跳下马来救我？菁，你早该明白……我们是永远无法分开的！早在初次相遇时，命运的线即把我们紧紧锁在一起……任何力量也不能破坏我们的爱情，我们爱得是如此刻骨铭心呀……如果失去了你，我完成统一大业又如何？我大赵称霸天下又如何？我唯一在意的只有你！只有你！”无尘的伤口又源源渗出血丝，但他看也不看自己的伤口一眼，只是紧紧地将菁枫拥入自己怀里，急促而热血沸腾地低吼。

“你的手……”更多的泪水涌出菁枫眼眶，她以手绢包住无尘的伤口，泪光闪闪道：“我多渴望自己只是平凡无奇的女孩，而不是燕国公主，这样，我们就不会爱得这么艰辛、这么苦……无尘，你怪我吗？都是因为我，齐正彦和我，二哥才逃离……尘，你会怪我吗？或者……你也认为我是共谋之一，是我故意让他们逃掉的？”菁枫的话气颤抖且支离破碎、惊惧不安地望着无尘，如果……连无尘也怀疑她，她真的愿一死以示清白！

无尘在她唇边吻一下，瞳眸中清澈且坚若磐石，道：“菁，你这是在侮辱我——我怎么可能怀疑你，我信任你一如信任自己！我不许你再给自己这么多的压力；为了爱我，你已承受太多太多的痛苦了，我只希望这些纷纷扰扰尽快结束。我们能名正言顺地在一起，各国达成和平盟约后，你成为我的妻子——赵国的太子妃！”菁枫心头一揪，更多更滚烫的热泪泊泊而下……这就够了！这就够了！这一生只要曾拥有无尘完完整整、炽烈真挚的爱……她再也别无所求！

她甘愿被国家放逐，成为千古罪人！

“菁，别哭，”无尘温柔地吻去她颊边的泪水，深邃黑眸心疼地瞅着她，“你已为我流了太多太多的眼泪……来！”他拉着菁枫在草地上跪下，迎着灿烂耀眼的阳光，举起右手起誓：“我，赵无尘，愿生生世世娶菁枫为妻！永远爱她、保护她，死生相随、永不背弃！若有违背誓言，甘愿遭天打雷劈！”“无尘！你……”巨大的暖流窜过菁枫心底，她全身一震，也举起右手郑重而哽咽地发誓：“我，燕菁枫，愿生生世世以无尘为夫……”坚定且情意缱绻的誓言一句句迴荡在原野间，两颗早已相吸相依的心，再也无法分离……注定了生生世世、死生相随的宿命！

齐正彦和燕雷廷逃出后，迅速联络上逃亡的齐王和燕王，他们并召集了两国流落在外的士兵，组成一支精猛的部队，准备和赵军一决死战、杀个你死我活！

齐、燕联军的帐篷内，齐正彦双眸炯炯地道：“父王、燕王，这一战是我们的最后一次机会了！自上一次在易水被赵军打败后，齐、燕两国国力大弱，百姓流离失所……这等奇耻大辱绝不能再有第二次！这一场战役是我们的最后一丝机会，如果再战败，齐、燕两国可能要永远在历史上消失了！所以，这次战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齐正彦沉稳且铿锵有力道，眸底有两股仇恨之火在猛烈地熊熊燃烧。

“太子所言甚是！”齐王、燕王和燕雷廷均专注地望着他，齐王道：“你有什么计策？”齐正彦唇边浮起一胸有成竹的微笑，道：“我考虑过了，赵军骁勇善战、异常团结，再加上那诡计多端的赵无尘……若要正大光明的交手，我军胜算不大，所以，唯今之计，只有……”

齐、燕的联军很快便浩浩荡荡地直抵易水，与赵军展开一场惊天动地的生死之斗。

两军干戈相向，你来我往地激战了三天三夜仍未分出胜负。赵军原本

是一支精锐勇猛的队伍：而怀着破釜沉舟之决心而来的齐、燕联军则在惨遭险些亡国之痛后，发挥了强盛凌厉的战斗力的……两军如虎豹相争般，难分出高下……三天三夜后，双方各有损伤，在均已筋疲力尽、人乏马困的情况下，两军达成协议——先鸣金休兵，三日后再战！

停战的消息一传回来，菁枫悬了三天三夜的心总算稍稍落实，她紧张而期待地一直等、一直等……直等到无尘率兵回营。

气势依旧强健凌厉的无尘却掩不住脸上的倦态，当他步入主帅营，才刚要呼唤菁枫时，猛然一团白色的身影向他扑过来！

“你终于回来了！终于……”菁枫狂喜而哽咽地紧紧抱住他，“尘！我好想你！好想你！好担心你！你不知道这三天下我是怎么过的？你人在战场，我每一分、每一秒均悬着一颗心在半空……我好怕你有什么闪失……我不能承受失去你的痛苦！绝不能！”“菁……”无尘刚毅俊美的脸上写满怜惜，心痛地搂紧她，“小傻瓜……我不是向你保证过：我一定会平安回来的！我曾迎着旭日发过誓……要保护你生生世世……”他捧起菁枫漾满泪水、楚楚可人的小脸，心疼道：“菁，你瘦了……怎么如此消瘦？这三天三夜下来，你也和我一样未曾合眼吗？”“你才憔悴得令我心痛！”菁枫眷恋的手细抚过无尘粗犷刚毅的脸部线条、抚过他布满胡碴的下巴，“我怎么可能睡得着？我每次只要一闭上眼睛，就想到你正在战场上浴血抗战……我的心如被悬在半空中般挨了一刀又一刀！尘……我只恨自己并非男儿身，不能上战场帮你；一无是处的我只能跪在菩萨面前虔诚地祈求——愿上苍永远守护你、庇护你，所有的苦痛、所有的罪，都全由我一人来承担吧！”“菁……”强烈的感动撼动了无尘，带着满腔的悸痛与深情爱意，他俯下头捕捉菁枫那颤抖而嫣红的小嘴……所有的缱绻柔情、所有的刻骨相思……全在这一个个缠绵热吻中……

四更天了，烛泪一滴滴滴在烛台上。

就着昏黄的烛光，菁枫半支起身子，捉着丝绸被单里住自己雪白玲珑的身体，痴痴地、着迷地望着熟睡中的无尘……竟有如此英挺俊美、豪气干云的男子！如果菁枫本身不是面如芙蓉的美女，一定会自惭形秽……她眷恋地轻抚他浓密霸气的剑眉……高耸挺直的鼻梁……薄而坚毅的嘴唇……她的最爱、她的无尘是个桀骜不驯、卓然出众的男人！天生具有领袖的威严和令人心折的气度！

她多渴望能与她生生世世厮守，愿抛弃所有，只求能永远留在他身边……她爱他超出自己的生命，只愿上苍对他们这对苦命鸳鸯仁慈一些……无尘幽幽醒来，“菁？你怎么起来了？你一直没睡？”菁枫躲入他怀里，紧紧抱住他道：“我想多看看你！尘，我好爱你！好爱你！明天……你又要上战场作战了，尘，答应我，你一定要平安归来！一定要……”“菁！我的菁……”无尘怜惜地亲吻她的秀发、她的眉、她的眼……火热而坚定道：“我不会有事的！你要相信你的丈夫，我是叱咤沙场的战将，一定平安归来……”“可是我好怕、好担心啊……”菁枫迷蒙泪眼无助地瞅着他，楚楚可怜道：“尘，我什么都没有了……不容于父母、不容于亲人、不容于我的祖国……尘，我只有你！只有你啊！”

为了我，你一定要平安归来，不要让我失去你……”“菁！”无尘心魂撼动地紧拥住她，“为了我，你牺牲太多！舍弃太多了！抛弃堂堂燕国公主的身分，甘犯叛国的罪名而选择了我……来到这里，又要忍受我军的敌意排斥与怀疑……所有的痛苦煎熬全默默忍受；在我面前永远是那么温柔且笑意迎人，不诉半点苦……菁，我多心痛！多不忍你肩上所背负的压力……我能做的，只是拚命地保护你、爱你！用我的生命生生世世来守护你！”拭去菁枫脸上的泪痕，无尘微微一笑道：“我有样东西给你看。”无尘掀开身上的丝被，露出结实坚硬的上半身，在昏黄的烛光下，菁枫看到了……“不——”她紧掩住樱唇，捂住自己的尖叫，但滚烫的泪水却已夺眶而出，“不……为什么？为什么？尘，你好令我心痛……”菁枫凄然泪下，颤抖的手抚向无尘的腰侧——由已结痂的伤口，可以看出那是一笔一划所刻出的“菁”字！

菁！

“别哭……”无尘抚着她的脸庞，温柔道：“这是我的护身符，在战场上，我疯狂想你时，便在自己身上刻下你的名字，仿佛你就在我身边般，给我最大的鼓舞与勇气。菁，你是我的幸运女神！”菁枫的泪，一滴滴掉在无尘的胸膛、无尘的腰侧……她站起身，由柜子中取出一把极细的小刀，虔诚地、毫不迟疑地在自己的腰侧也刻下——“不！菁！”无尘迅速捉住她，“我不忍！很痛的！我不忍你受苦！”菁枫按住他的手，坚定地移开、微笑道：“尘、别阻止我！这些痛苦既然你已承受过，我也一定可以接受！我只想把你永远刻在我心上、身体上！”“不！菁，我舍不得……”无尘想夺下她手中的短刀。

“让我做吧！求求你……”菁枫眨着晶莹的泪眼恳求他，“就当成是我们的来世之约……这样，来生，我才能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你呀……”“菁——”无尘身子猛然一震，倏地狂搂她入怀，这番深情无悔的真情，他该如何回报啊……

## 第六章

夜深人静。

赵军军营内，少数的卫兵在守夜，大部分的士兵则是熟睡中，明天一早就是一决死战的日子了，士兵们全养精蓄锐。

忽然，远方一阵战马嘶啼，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手持长戟的齐军和燕军已如鬼魅般冲入赵军军营、逢马就杀！见人就砍！一时哀鸿四起、惨烈万分……主帅营内的无尘和菁枫被惊醒，无尘匆匆掀开帐幕一看后，立即火速披上军袍！

“发生了什么事？”菁枫惊骇地问。

“该死！”无尘怒喝，“齐军和燕军半夜来袭！”捉起长剑，无尘闪电般冲出去。

什么？！菁枫心口紧揪，不敢相信这事实……哥竟使出兵家最忌的卑劣手段——半夜突袭！

但帐幕外的马嘶声和尖叫声却又提醒她——这一切是千真万确的！

齐军和燕军冲进来乱砍乱杀一阵后又迅速逃离，但在混乱中他们挟持了骆翔的亲手足——骆鸿；骆翔愤怒之余带着一小队士兵在后头紧追不舍。

无尘紧急召兵点将，“右翼指挥骆翔？骆翔呢？”“禀元帅，”在翼指挥耿忠明道：“右翼指挥他……率着一队兵马去追杀敌人了……”“什么？！”无尘怒喝，“该死！难道他不知道只身行动有多危险？很容易中了敌人的陷阱吗？”“主帅，”耿忠明又恭敬道：“我们是该按兵不动？还是发兵追敌？”明知贸然出兵很危险，很可能中了敌人的陷阱……但骆翔已追敌而去，他现在可能最需要后援……无尘无法不顾他们的生死……他沉声下令：“全体将士听命——出兵！直捣敌人鼠穴！”

“报告元帅，他们已追来了！敌方的右翼指挥率一支小队在前；敌方主帅则率大军在后。”“很好！全来了！”齐正彦脸上浮起阴狠得意的笑容，“按照原定计画，把他们引入迷魂谷！”“是！属下遵命。”齐正彦的眼神变得更加凶狠冷酷——赵无尘！你死期将至了！夺妻之恨、亡国之恨与被你俘虏的耻辱……他要一并讨回来！

狠狠地讨回来！

大批赵军被困在迷魂谷内已是第三天了。

迷魂谷正如其名，险恶陡峭的山势中，座座是诡异险恶的山谷。山谷内蛊毒瘴疠、遍地毒蔓……任何人进了谷就像误入迷宫般，根本走不出去！

左翼指挥耿忠明忧心忡忡道：“主帅，这该怎么办？我们已被困在此地三天三夜了！我们所带的少数粮食已耗尽……士兵们有人染上毒瘴……其余的人心浮气燥……一心只想快点出谷，这……”“冷静！别自乱阵脚。”无尘沉稳地回答，即使环境再险恶，他脸上的飒飒英气依旧教人心折心服——他不相信这个山谷可以困住自己；他一定有办法出谷！

山谷上方突然传来奇怪的声音，紧接着，数万枝利箭齐齐往下而射！

“哇！哇——”突来的状况令赵兵走避不及，纷纷中箭挂彩……尖叫声和哀鸿声四起，整座山谷仿佛人间炼狱！

“少主！危险——”骆翔和耿忠明冲上来拉住拚命挥剑保护受伤士兵的无尘，“少主，情况危急，请快躲入山洞内……”受伤的弟兄愈来愈多了，他们藏入山洞后，只听见山谷上传来齐正彦狂放且得意的笑声：“哈哈！哈哈！赵无尘呀！想不到你也有今天！怎么样？被困在谷底的滋味不错吧。我给你一天的时间考虑，明天黄昏时，如果你再不投降的话，休怪我手下无情！把你们全射死在这迷魂谷内！”“齐正彦！我杀了你——”狂怒如狮的无尘带剑想冲出去，幸被骆翔和耿忠明死命拦阻，“少主！千万不可！此刻不能轻举妄动！”一天？只有一天的时间？！

“什么？！你说少主和十万大军被困在迷魂谷内，生死未卜？”听完卫兵传回来的消息，脸色发白的菁枫眼前一阵黑、险些昏了过去！

“公主！”卫兵及时扶住她，“公主请勿太过担心，少主机智过人，必能

化险为夷！”迷魂谷……菁枫的小脸上毫无血色，她知道那个地方，靠近燕国边境……谷内险恶无比、蛊毒瘴疠……从来没有人敢闯进去，因为进去的人没有活着出来……无尘怎么会误入迷魂谷？陷阱……一定是齐正彦设下的陷阱！太卑劣了！竟使用这么下三滥的手段！

菁枫勉强挤出声音对卫兵道：“你先下去吧！”“是。”卫兵退出后，菁枫的思绪更加翻腾……不行！她不能眼睁睁一直看着无尘被困在逃魂谷内！那谷的别名叫“死亡之谷”！再待下去，无尘和十万赵军只怕……不！菁枫机伶地打了个冷颤，突然站起来往外冲——无尘！无尘！是生是死她都要和无尘在一起！

菁枫驰着快马直奔燕、齐盟军的扎营地。

随着马匹愈来愈接近燕军帐篷，菁枫的心情也愈来愈沉重复杂……她真的没有想到……自己是在这种情形下重回燕国……“什么人？”军营前的守卫持剑拦下她。

菁枫默默出示她的皇室手谕——可以证明她的身分！

守卫们全惊讶地睁大眼睛，不敢相信地望着她，“公主……”“我要见我二皇哥和齐军主帅。”菁枫冷静道。

“是……”守卫领着菁枫直抵主帅营。

接获通知的燕雷廷已迫不及待地冲出来！

“菁枫——”他的脸上全是狂喜，“真的是你！菁枫！”“二哥！”菁枫如箭般投入他怀里，激动的泪水滚滚而下，“二哥……我好想你！”燕雷廷紧抱着自己最疼爱的妹妹，“老天！我真不敢相信……你终于回来了！终于回到我们身边了……快！快和我回宫去见父王，他一定很高兴！虽然表面上父王气得要和你脱离父女关系；但我知道他最疼爱的还是你……”“二哥！”满脸是泪的菁枫突然直挺挺往地上一跪，哽咽道：“对不起！我不能和你回去见父王……我这次来，主要是想见齐正彦……”“菁枫？”“二哥，无尘怎么会落入迷魂谷内？一定是齐正彦的主意吧？他为什么要用这么卑劣的手段？”

“菁……？”燕雷廷的脸上布满失望与苦楚，“你不是要回来和我们团聚的……你的心底还是只有赵无尘……你只在意赵无尘……”“二哥……”菁枫紧捉燕雷廷，止不住泪水道：“原谅我！菁儿求你原谅我！我知道我不孝！对不起父王、对不起你……对不起国家……但我不能离开无尘、离开他……我宁可死呀……”“菁，你真傻……”燕雷廷把菁枫由地上扶起来，眼眸中没有憎恨、没有怒气……只有怜惜，无边无止境的怜惜，他嘶哑道：“菁，你还记得若雪的事吗？”“若雪？”菁枫神情也跟着一紧，“哥，你还没忘记她吗？”“怎么可能忘记？”燕雷廷痛苦的闭上双眼，俊秀的脸庞全笼罩在巨大的哀伤之中……若雪……那是快五年前的事了！

她有一张细致古典的瓜子脸，丹凤眼盈盈流转，樱桃小嘴、肌理雪白细腻，秀骨珊珊、妩媚甜美……整个人娇滴滴地像个小香坠似地！

俊逸挺拔的燕雷廷疯狂爱上脱俗灵雅的若雪……两人爱得惊天动地……但，此事令燕王大大地震怒，因为——若雪出身太低！她只是一名随老父游走天涯卖唱的歌女！

歌女与皇室王子——燕王的震怒可想而知了！他立刻下令禁止两人来

往！

雷廷和若雪爱得很辛苦，也爱得难分难舍……但若雪是个很有骨气的倔强女孩；她不愿让别人以为她只是想要飞上枝头当凤凰；她也不愿有雷廷因为爱她而挣扎、而痛苦……她主动提出分手、欲离开雷廷……但雷廷不肯舍弃她，他的深情执着令若雪一次次地怆然泪下……但悲剧还是发生了！

某日黄昏，若雪失足跌落河底，附近只有她一个人，她当场溺毙，香消玉殒……雷廷得知噩耗后抚胸恸哭，几近疯狂……他不相信若雪是意外失足……他认为这根本是一桩阴谋！

从此，悲恸欲绝的雷廷离开皇宫浪迹天涯，他不肯回来！

一直到后来，燕王生了场几乎致命的大病，菁枫终于在燕国北部的深山内找到雷廷，她流乾了泪水请雷廷回来……但至此，雷廷的心也死了！五年来，他没有多看任何女人一眼，也早立下终生不娶之誓言。他回皇室，只是在燕王晚年恪尽人子的责任；以及完成他身为皇子、对国家民族之义务。

而若雪……一直在他心头最深、最痛的角落！

“情爱最苦……”雷廷沉痛嘶哑地道，轻抚菁枫的发丝，“你的情形，就像二哥当年……二哥不忍见你受到锥心刺骨的痛苦……”“二哥……”菁枫哽咽地捉住他。

“我只期盼，我唯一的妹妹能得到永远的幸福！”雷廷微笑地注视菁枫，“进去吧！齐正彦在主帅营内。”

主帅营内。

菁枫站在入口处，与坐在虎皮椅上的齐正彦努力保持一大段距离，但尽管如此……齐正彦那双阴沉锐利、螭猛如豹的犀利眼眸，仍令她感到一股莫名的压力、令她透不过气来……齐正彦嘲弄地撇撇嘴角，“真是稀客！我该说欢迎吗？”“我马上就走！”菁枫挺直腰冰冷地道：“我只想求你一件事。”“求我？说吧！”齐正彦缓缓走向菁枫，那股庞大的沉闷压力也袭向菁枫。

“放了无尘！你怎么可以用这么卑鄙的手段把他们诱入迷魂谷内？你无耻！”菁枫坦然无惧地瞪视他道。

“放了他？”齐正彦像听到天下第一大笑话般地狂笑，更逼近菁枫，放肆地抚着她的发丝，“你认为我会笨到放过他？”菁枫用力甩开他的手，更加冰冷道：“齐正彦！有本事你就把无尘自迷魂谷内放出来，光明正大地在战场上一决生死！要这种偷鸡摸狗的诡计算什么英雄好汉？”“那姓赵的小子就算是英雄好汉吗？”齐正彦更加逼近她，菁枫跌坐在椅上，他双臂一伸，把她困在紫檀椅和自己的臂弯之间，阴鸷而灼热道：“他强夺人妻，这种行为更加卑劣无耻！”菁枫立刻反驳：“我不是你的妻子！从来都不是！无尘并没有强夺人妻，早在你来我国提亲之前，我即和无尘相遇、相恋……”“住口！”齐正彦痛苦地嘶吼，紧扣住菁枫的肩头，狂怒地吼道：“姓赵的那小子到底有什么好？值得你这般死心塌地对待他？他哪里比我强？菁枫！菁枫！你睁大眼睛看清楚，我才是应该得到你的人，我才是你的夫婿呀！”由心底深处迸出最苦涩的呼喊，齐正彦痛苦地望着眼前的菁枫——为什么？为什么明知她心底完全没有自己，她所爱的只有赵无尘；他还是无法自拔地爱上她！

深深地爱上她！

打从第一眼，亲赴燕国提亲时，向来冷酷自傲的他即不可救药地爱上明艳照人、洒脱亮丽的菁枫公主！她冠绝古今的明艳容颜令他倾心；而她的冰雪聪明、冷傲慧黠的特殊魅力更令他大为倾倒！

而今天的她——军旅生涯非但没将她折磨得憔悴不堪，反而更显坚毅执着的英气！依旧冷艳姝丽的脸上更多一股灿烂耀眼的光芒！

齐正彦痛苦地嘶吼……他还是爱她！无法自拔地爱她！即使他这一生最痛恨的就是背叛！即使他绝不能忍受他的女人对他不忠……他依然不可救药地爱上她！

齐正彦波涛暗涌的黑眸变得更加阴沉难测，一只大手即扣住菁枫拚命挣扎的双手，他蛰猛而低沉道：“如果……迎娶那天赵无尘没有出现，没将你劫走；你成为我大齐的太子妃……也许今天的你会爱上我！”一手扣住菁枫的下巴，齐正彦俯下脸，火热的唇瓣欲攫住她的唇……“不！不要……”惊骇的菁枫疯狂地扭动颈子、躲避他的吻……尖叫着：“齐正彦！放开我！我是无尘的人！我生生世世只爱无尘！”“不！你是我的！”齐正彦粗嘎沙哑地怒吼，“该死的女人！如果不是赵无尘劫走你，你早就是我的！你会完全全地爱上我！”他把菁枫捉得更紧，火热狂野的肩直接压下来——“唔——不要！”菁枫狠狠地咬破他的嘴唇，用尽全身力气推开他，迸出羞愤的泪水，“齐正彦！你无耻！你是卑鄙小人！”齐正彦完全没有想到她会摔开自己，他的唇畔渗出血丝……抿去唇边的血，他更加蛰猛阴沉道：“我宁可当一个卑鄙小人也不要当个永远得不到你的傻瓜 燕菁枫，你可明白你目前的处境？你没有和我谈条件的筹码、没有退路！你心爱的男人被我困在迷魂谷内——更重要的是：你，现在正单独和我共处于一帐篷内，如果我真的想得到你……”“你敢？！”菁枫骇然惊叫，下意识地往后退：“齐正彦，你不敢！别忘了我二哥就在外面，只要我高声呼救，他会立刻冲进来救我！”“你可以试试看我不敢！”齐正彦更逼近她，灼灼瞳眸中有两簇熊熊燃烧的烈火，危险而骇人道：“燕菁枫，我再说一次——你没有任何可和我谈条件的筹码！除了……”他灼热的黑眸中一闪，“你那雪白诱人的躯体……或许可以令我考虑放掉赵无尘……”“无耻！”菁枫没让他说完立刻怒不可遏地赏了他狠狠的两大巴掌，咬牙切齿道：“齐正彦！你给我听好——你休想！这辈子永远不要想！我燕菁枫宁跳下迷魂谷和无尘一块死，也绝不做出半件对不起他的事！”齐正彦的脸上出现两个鲜红的掌印，他冷漠而平静无波地嘲讽笑道：“不错！死是一件再容易不过的事。尤其和心爱的人一块死，我相信你会毫不犹豫地去做！只不过……值不值得再加上赵国十万大军，以及赵国人民、赵国国祚为你们陪葬？你就得好好地考虑了！”“你——”菁枫的脸色惨白地吓人……他，他竟拿赵国的国祚、赵国人民的命运来威胁她？！

没错！只要能和无尘在一起，是生是死她根本不在乎！但……她不能因为两人的情爱而要赵国十万大军和他们一起死在迷魂谷！她更不能毁了无尘的国家！

菁枫倏地出袖中抽出一把匕首，悲愤地吼着：“齐正彦！你卑鄙无耻！你该死！”她学着匕首直扑向齐正彦。

但神色未变的齐正彦只是轻松地扣住她的手，略一使劲，匕首便掉落至地，他狠狠把菁枫往地上一推，声若寒冰道：“滚！你这个搞不清楚状况的笨女人！要不要救赵无尘全在你的一念之间；你想清楚了再来找我！”菁

枫跌坐在地上，泪水一滴滴掉下来……她好恨自己！恨自己为什么这么没有用？为什么？倏地，她抬起地上的匕首往自己胸膛刺去——一条凌厉的鞭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打掉她的匕首，齐正彦紧紧扣住她狂乱挣扎的手，冷峻而深不可测道：“我不会让你行刺我，但也绝不容许你死在我面前！燕菁枫……”他的黑眸异常炽热，粗糙的大手滑过她细如凝脂的脸庞，低沉道：“美！美得不可思议的一张脸！冷若桃李、冷若冰霜！燕菁枫，你的确具有倾城倾国的力量！只有你这么艳美无瑕，又勇气过人的女人才够资格当我齐正彦的太子妃！菁枫……你注定是属于我的……”不带任何一丝温柔，他粗暴地撕裂菁枫的衣襟……“不——”菁枫惊骇地遮住自己半裸的胸前，“你敢——”“不许拒绝我！”齐正彦灼热如火的眼眸中充满威胁，“我说过：赵无尘和十万赵军的性命都操纵在你手里！你应该明白该怎么做？”菁枫原本欲奋力挣扎的手因他的话而突然停下来，身体也变得僵硬……如果可以救无尘、如果牺牲自己就可以救无尘和十万赵军……一抹凄绝闪过菁枫眼底，她悄悄打开手上戒指的戒面——里面是一粒毒药！她悄悄拿出来紧捏在自己手心内……泪无声无息地落下来，永别了！无尘！这是我能为你的最后一件事！

只愿来世不再生在帝王之家……能与你平平凡凡地厮守至老！

齐正彦大胆而极具侵略性地摩挲她的樱唇……舌尖侵入她日内似要挑起她火热的反应……菁枫身体更加紧绷、握紧双拳，努力压抑想推开他的冲动！但自己的四肢却更加冰冷、僵硬……突然，齐正彦的吻离开她的唇，冷漠不耐地推开菁枫，“青涩稚嫩的小女孩！我真不明白赵无尘那白痴怎么会看上你？”突来的转变令菁枫不知所措，她紧捉胸前的衣服，颤声问：“你愿放过无尘了？”齐正彦犀利冰寒地扫了她一眼，“我为什么要放了他？你有提供我所想要的东西吗？”“我……”菁枫蓦地涨红了脸，咬牙道：“我可以。”齐正彦意味深长地瞅着她，挑起她的下巴审视她精致绝伦的五官，低沉道：“你这是在邀请我吗？菁枫公主？如何取悦一个男人你懂吗？嗯？给我看啊！把你如何将赵无尘迷得神魂颠倒的狐媚本事展现出来！”“放开我！住口！”菁枫努力摔开他的手，愤怒道：“我不许你侮辱我、更不许你侮辱无尘！你……你可以得到我的身体……但，必须先答应我要放了无尘和赵国十万大军！”“得到你的身体？然后呢？”齐正彦如鹰隼般攫住菁枫的手，扳开她的掌心……一颗毒药掉下来！他的目光更加冷峻犀利，寒声道：“你早就计画好了，是不是？奉献出自己的身体后就服毒自尽！为了爱他，你心甘情愿为他做任何事，甚至连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性命全不顾了？！燕菁枫！赵无尘究竟哪一点值得你如此？为什么你的身体、你的心自始至终只属于他一个人？而我的感情呢？我对你这份狂热欲焚的爱呢？”向来冷傲从容的齐正彦此刻的神情却狂野骇人！黑眸中跳着两簇熊熊燃烧的烈火，痛苦而粗嘎地怒吼！

“爱？你懂得什么是爱？”菁枫冷冷道：“你没有资格评判我和无尘的爱情，因为你这一辈子也不会懂得这种宽大无私、甘愿为对方付出任何代价的爱！无尘给我的，是一份温暖包容、至死不渝的永恒爱情，他尊重我、相信我、怜惜我！不像你……只会一味向我索求爱情……完全不尊重我的感受！”“我不尊重你的感受？”齐正彦沙哑地狂啸，苦涩道：“该死的！如果我真的不尊重你，刚才我早已用强硬的手段占有了你！为什么你还不懂……”他突然又攫住菁枫，炽烈而一字一句道：“菁枫！为什么你还不明白我对你的

感情？我要的，不仅是你的人，我更渴望拥有你的心！你的爱！你全部的感情！我渴望拥有你的感情……”“你……”菁枫不敢置信地望着他，这是齐正彦吗？这是那冷漠无情、视真爱为废物的齐正彦吗？慌乱之中，她只能道：“不可能的！我的感情已全部给了无尘，今生今世我只爱他一个人……”“那我呢？”齐正彦猛烈摇晃她的身体，濒临疯狂地吼道：“我对你的爱呢？菁枫！试着爱我！你会发现我给你的感情绝不比赵无尘少！”俯下脸，齐正彦那火热的唇瓣又欲强吻菁枫！

“不！不要——”菁枫尖叫，用尽全身力气推开狂野的他，踉跄后退道：“齐正彦，你还不明白真正的爱情到底是什么！它必须是两情相悦；无须言语、无须强求……两人的心中永远只有对方的存在！很自然而然就喜欢他，想永远留在他身边，而不是以强硬的手段逼迫对方留下来，逼迫对方接受你给她的爱！”菁枫瞳眸澄澈晶亮、清晰而坚定的道：“你对我的用情，我很感激，但那并不是爱情！当你真正爱上一个人，愿为他做任何事时，即使对方无法给你相同的感情回报，你亦无怨无悔！我知道你喜欢我，但我认为……你对我的爱情中，恐怕是『占有欲』多过于了解吧！”齐正彦俊美自负的脸上迅速变换成万千的情绪——由炽热狂野转至失望、愤怒、不敢相信……再转变为绝望、冷漠与恨意……深深的恨意！

他倏地掀起营帐，背对着菁枫，冰冷的语气完全不带一丝感情道：“你是第一个拒绝我感情的女人！我想也是最后一个。你滚吧！我不想再见到你！至于明天，赵无尘和十万大军的命运——就看他有没有本事杀出迷魂谷了！”

深夜，无尘一人在谷内踱步沉思。

骆翔走过来道：“少主，夜已深了，你这几天也一直没合过眼，请快歇息吧！”无尘摇摇头，“我睡不着，你先下去休息吧。”他怎么睡得着呢？明天……明天黄昏之前如果他再不想出一个逃出迷魂谷的方法……大批赵军就难逃被齐军乱箭射死或被俘投降的噩运……沉重地叹了口气，无尘独坐在河畔，事关十万精兵及赵国的命运，他无论如何也要想出办法来。

微风摇曳，淡淡的花香薰人而来，不同于白日的险恶，夜晚的谷底特别沉静美丽……无尘循着花香来源往前走，愈往山谷深处愈觉得凉风袭人，可见谷底中必有另一股强风，无尘走入一处山峭，赫然发现强风来源处的旁边还有一股毒瘴！

一个念头电光火石般闪入他脑海里——赵军目前是最危急的时候，有人饱受毒瘴之苦；有人被箭所伤……战斗力大减；而且再加上被困在迷魂谷中，等于任齐军和燕军宰割！

眼前他们几乎一点胜算也没有！但如果……他有办法结合强风和毒瘴，在明日，燕军、齐军来时，让这股巨大的毒瘴袭向他们……那两军的兵马一定会摔下山谷，局势……一定大有转机！

想到此，无尘整个人全振奋起来，事关赵军十万精兵及赵国人民的命运，他无论如何也得想出办法来！

首先，得先找出强风的来源。

无尘绕着山谷拚命地寻找，但这迷魂谷地势无比诡异，任他怎么找，还是在原地打转……无尘绝不死心，又花了一个时辰仔细寻找……正筋疲力

尽时，脚下一不稳，他跌落至另一小谷地。

“好痛……”无尘忍住痛勉强站起来，老天！这是怎么回事呀？他该怎么翻身上去？正一筹莫展时，背后突然传来一冷漠而清脆的声音：“别找了！就算你再找一辈子你也找不到强风来源的！”无尘猛然转过身，赫见月光下，站着一姘婷秀美的姑娘，但她身上的服饰十分奇怪，似乎是……前朝的！

“姑娘是……？”女孩嫣然一笑，“你就是横扫千军，曾力抗齐、燕联军的赵国太子赵无尘吧？久仰大名！小女子南宫绿萼，我的祖先是春秋时代楚国皇室；但春秋时代结束后，祖先隐居来这迷魂谷内。”“前朝？春秋时代的楚国公主？”无尘简直不敢相信，震惊地望着眼前的女孩。

“外面……现在是战国时代吧？”南宫绿萼落寞道：“原本为楚国皇后的母亲在这迷魂谷内生下我，我这一生从未出谷半步……迷魂谷虽然有些地方很可怕，但住久了反而觉得很安全。”她对无尘展颜笑道：“跟我来吧！我知道你在找什么，或许我可以帮助你。”

齐、燕盟军在隔天黄昏又浩浩荡荡地盘据迷魂谷山头，得意洋洋地准备接受赵军的投降。

齐正彦不可一世地站在山头上，狂妄道：“姓赵的臭小子今天死定了！如果他还有胆坚不投降，我立刻放淬满毒液的箭一个个射死他们！”“这样好吗？”燕雷廷犹豫地望着他，“我们的手段会不会太卑劣了？先是突袭将他诱入山谷，再来又放毒箭……正彦，毕竟，我们被赵无尘俘虏时，他曾给我们一条生路，没有一刀杀了我们……”“你在胡说什么？”齐正彦怒喝：“在战场上还讲妇人之仁，你就先输一半了！当初赵无尘笨得对我们仁慈，就是对他自己残忍！这一次！我非斩草除根不可！绝不放过赵无尘！”齐正彦的鹰眸中闪着残忍冷酷的光芒；这时谷底的无尘由帐篷内走出来了。

齐正彦立刻放肆地高呼：“赵无尘，你决定得怎么样？是不是准备向我乖乖受降了？只要你现在马上跪地向我求饶，我即可免你一死，再引你出谷。”无尘撇撇唇，洒脱自若地一笑，不急不徐道：“齐正彦，败军之将不可言勇。你曾是我的手下败将，没有资格在我面前耀武扬威。今天恐怕要让你失望了，真正该弃械投降的人——是你！”“你——死到临头还嘴硬？！”齐正彦震怒不已！火冒三丈地下令：“弓箭手预备——放箭！”数万枝淬毒的利箭齐齐射向谷底的赵军，齐正彦脸上出现残忍而期待的笑容……赵无尘！你死定了！

但，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谷底突然风向一转，一股飓风挟着山谷毒瘴由谷底惊天动地的冒出，风向直扑山谷顶端！不但将毒箭反射回齐军和燕军；那噬人的毒瘴也毫不留情地袭向他们……一时之间……只听到许多凄厉尖锐的惨叫声！齐军和燕军多人中了毒箭或被毒瘴所伤……直直坠下山谷！

无尘成功了！在南宫绿萼的协助下，他成功地结合谷底飓风和毒瘴，反将齐、燕一军！

“不——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齐正彦惊骇错愕地瞪着眼前这一幕……他的手下死伤无数，一大半已负伤坠下山谷……“不——”“主帅！”齐正彦的手下紧捉住他，“我们快撤退吧！这里太危险了……”“不！我不相

信！我不相信——”齐正彦疯狂地甩开他的手，拾起地上的弓箭咆哮，“赵无尘！我要你死！我要你死！”齐正彦冲到最前面，拉开了箭想射杀谷底的无尘。

“主帅！”“正彦！危险！”已受箭伤的燕雷廷扑上来欲拉住他，一股更猛烈的飓风夹着如雨点般的毒箭向他们扑来……只听到凄厉的尖叫，齐正彦身上插满毒箭，和燕雷廷双双跌落谷底……

易水边。

菁枫惨白着脸，急促不安地在帐篷内踱来踱去。

迷魂谷内的情形到底怎么样了？那谷是死亡之谷，从没有人可以活着出来！对无尘恨之入骨的齐正彦一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会狠狠地射杀无尘和十万赵军……菁枫打了个冷颤，她几乎可以看到迷魂谷内血流成河、死伤遍地的惨状……不——菁枫心口紧揪，无尘！无尘！你千万不能有事！无尘……菁枫好痛恨自己的身分……命运的捉弄为何如此残酷？身为燕国公主的她竟痴心无悔地爱上赵国太子无尘……两军正激烈地交战；一边是她死生相随、要托付一生的丈夫；而另一边……则是她的至亲手足……天！菁枫只觉自己的心肺快要被人狠狠地撕裂了！她该怎么办？她不忍见到至亲手足战死在沙场；但更不能承受失去无尘的锥心之苦……“捷报！捷报！我军传来捷报了！”去迷魂谷打听军情的一名士兵骑着快马，欢天喜地地奔回来了！

留在营区守营的十来位士兵立刻涌上去，急切问：“怎么样？情形怎么样？”营帐内的菁枫闻言也立刻冲出来，小脸煞白地望着马上的士兵。

报讯的士兵兴奋得脸全红了！“大获全胜！我军终于大获全胜！彻底歼灭齐军和燕军了！主帅谋略过人，将计就计反将敌人一军！他利用毒瘴把毒箭反射回去，敌人几乎全中箭摔下山谷跌死！主帅不费一兵一卒使大获全胜！据说燕国的二皇子当场阵亡！而齐正彦也身受重伤、奄奄一息被我军掳获。齐国几乎亡国了！而逃亡中的燕王也受不了这打击而去世了……”“主帅万岁！赵国万岁！万岁！”哥——和父王……“不——”如被五雷轰顶般，菁枫掩住耳朵凄厉尖叫，这绝不是真的！绝不是！

眼前一黑，菁枫重重昏倒在地。

菁枫幽幽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黑黑的帐篷内，外面锣鼓喧天、欢天喜地，似乎正在庆祝这次的胜利。

足以将她撕裂的锥心之痛又袭上心头，父王……二哥……菁枫泪如雨下地挣扎下床……是我害了他们！是我害了他们！我要回燕国再见他们最后一面……她怎能相信？自己离家前还雄心万丈、朗气蓬勃的父王和二哥现竟已天人永隔？她怎能接受这最残酷的事实？为什么老天爷这么残忍？为什么上苍要惩罚不惩罚她一个人就好？！

菁枫心魂俱碎地恸哭……两眼哭出血来……她好恨好恨自己！她恨不得当场杀了自己！

现在她只希望尽快赶回燕国，在父王和二哥的灵堂前以死谢罪！

菁枫咬着牙，撑着羸弱的身子站起来，她要立刻骑马赶回燕国！

“菁枫？”她才拉开帐幕，便和刚凯旋回来的无尘撞个正着，他立刻扶住她摇摇欲坠的身体，“你怎么了？脸色好苍白？”“我要回去……我要立刻回去……”菁枫脸上毫无血色，只任豆大的泪珠滚滚而下，“我要赶回去见父王和二哥最后一面……”“菁……”无尘脸上掠过痛苦的抽搐、嘶哑道：“对不起……我并不想杀你二哥时，但他身中毒箭……摔下山谷时已断气……”“不——”菁枫全身猛烈颤抖，泪水跌落在衣襟，“不要说了！让我走——”她挣脱无尘的手，步履蹒跚地迈向马匹……“菁！”无尘立刻捉住她，“以你目前的状况，我怎能放心让你一个人回燕国？我护送你回去。”“不……”菁枫无神的眼眶中闪着莹莹泪光，幽幽道：“你不能入大燕，燕国人民最恨的就是你……”无尘倒抽一口气，脸上的血色也迅速褪光。

“对不起……”他沉痛而艰涩道：“这场战争所带给你的伤害，是我最痛苦也最不愿见到的事！菁……你怪我吗？恨我吗？”泪眼迷蒙的菁枫无言地瞅着他，半晌，才凄然道：“如果我有办法怪你，我就不会这么痛恨自己！主动发起战争，一再拒绝和平盟约的是燕国……我没有权利去怪任何人！我只恨……恨自己！恨自己害死了父王和二哥……恨自己这错误而无法逃避的命运……”“菁！”无尘心痛不已地搂紧她，低吼：“你怪我吧！恨我吧！不要把所有的苦、所有的责任全往自己身上推！我无法阻止这场战争所带来的悲剧；我只能尽力为你分担你的苦、你的痛……”菁枫把脸埋入他胸膛、无声而悲恸地低泣：父王走了……二哥走了……她的心一块一块地碎裂……枯乾的泪水再也无法宣泻她的痛苦……上苍为什么这么残忍？她和无尘惊天动地的爱情真的是一场错误？一个天理不容的罪过吗？所有的报应为什么不落在她身上？而要带走她至亲的两个亲人？菁枫拭去满脸的泪痕，轻推开无尘，毅然道：“我该走了。”“等一下！菁，我让骆翔和耿忠明护送你回去。你……”无尘拉住她的手，定定地望着她道：“答应我！要回来！一定要回到我身边！”无尘无法挥去心底那股愈来愈强烈的不安之感；为什么？面对菁枫这张珠泪莹莹的绝美小脸……他竟感到一阵不祥……菁枫的瞳眸定定望着无尘，似乎要将他的容颜永远刻在自己心版上，强压下心肺中撕裂般的痛苦与不舍，她勉强微笑道：“不要担心。我走了！”上了守卫牵过来的马，菁枫在骆翔和耿忠明的左右护卫下，毅然绝尘而去！

“菁……”无尘的呼喊迴荡在滚滚黄沙中，凝视菁枫渐行渐远的背影；心底那股强烈的不安却愈来愈浓……他但愿，一切只是自己的敏感……狠狠地吸一口气，菁枫策马狂奔，拚命命令自己——不准回头！不准回头看无尘……她知道只要一回头，她就再也走不了了。

昂起头，把泪水逼回眼眶内，她的眸中闪着坚毅无悔的光芒——她的确是再也不打算回来了！

她只求能尽速在父王和二哥的灵前，以死谢罪！

“公主，你已多天不眠不休，不吃不喝了！奴婢求你好歹休息一下吧。”燕国残破的皇宫内，全布满素白布幔，一片哀戚气氛……正为死去的燕王和二王子举行国葬。

“我不饿，也不累。”全身缟素，双颊凹陷、消瘦得令人心疼的菁枫公主

幽幽回答，美丽的瞳眸内已毫无光彩，她道：“你们全下去吧，让我静一静。”

“公主……”宫女们不放心地欲言又止。

“下去。”菁枫简短地下令，静坐在灵堂的她全身染上一股悲痛却慑人的力量。

“是！”宫女全退下后，菁枫望着灵前父王及二哥的画像，凄然微笑：父王、哥……你们怪菁儿吗？怪忘恩负义、背叛国家的菁儿吗？菁枫缓缓由衣袖中取出一把匕首——父王、二哥……菁儿不孝！只能以死谢罪！浩浩恩情来世再报！

正要將匕首刺入心脏时，冷不防地，守在外面的宫女交谈声传入她耳中——“小声一点！这事可千万不能让菁枫公主知道……你……这消息是真是假？”宫女甲问。

“当然是真的！我刚由外面回来，现在全城的人全在议论纷纷——那个赵无尘之所以能在迷魂谷内利用毒瘴打败二王子和齐国太子，全因一名神秘女子的帮助。那女的叫南宫绿萼，什么来历也没人清楚，只知道她懂得结合毒瘴和飓风，刮得我们燕军全军覆没！”宫女乙愤愤不平道。

宫女甲又道：“那……那个南宫绿萼现在人呢？”“听说和赵无尘一起回赵国去了！赵国人民欢声雷动、扶老携幼地夹道迎接他们……尤其快把那南宫绿萼当救命女神崇拜！据说南宫绿萼对赵无尘一往情深；赵王正积极准备两人的婚事呢！要立南宫绿萼当太子妃！”“什么……”宫女甲语气一顿，“这……太过分了！那公主呢……那混帐赵无尘置公主于何地？”宫女乙也叹道：“公主这回真是被赵无尘害惨了……公主为了他抛弃国家，先王气得和她脱离父女关系……连她这次回来奔丧都是悄悄潜进燕国，不敢被燕国人民发现……偏偏赵无尘竟是个背信忘义的薄幸郎；利用完公主后竟一脚把她踢开，另娶佳人……”“太过分了！枉费公主对他情深义重。甚至在这场战争中失去她至亲的两个亲人……”碎尸万段也比不上菁枫此刻所承受的巨大痛苦！不！不！不！宫女再下来又说什么她已经完全听不到了……她们所说的话一句句戳得她鲜血淋漓而痛入骨髓……不——她凄厉失魂地尖叫……一定是自己听错了！一定是自己的耳朵出问题了！一定是——菁枫十指深深嵌入自己掌心内，枯乾的眼眶泣出血来……面如死灰的她突然“哇——”一声，一大口鲜血由喉间喷出……父王……二哥！菁枫泪如而下地跪着爬行至两人的画像前……哀痛断魂地朝地上磕三头响头，力道之大把额头磕出血来……父王、二哥……原谅菁儿！菁儿愚蠢、菁儿不孝、菁儿不见容于天地之间！我只能将充满罪孽的自己彻底毁灭！

颤抖的手又抬起匕首……菁枫并不怕死，她原本即打算在灵堂一死谢罪的；只是，如果没有听到宫女这一番对话，她在临死前，除了对父王的愧疚，并不后悔爱上无尘……但，如今……如今……菁枫痛苦欲狂地闭上泪眼，无言地发出最凄厉哀恸的嘶吼……无尘！无尘！你不该负我！你不该——上苍为何如此残忍？她的世界全碎了，她没有国家、没有亲人……父王和二哥死了……流亡在外的大哥一直毫无音讯，恐怕也是凶多吉少……现在，连她唯一剩下的亲人也残酷地背叛她……狠狠把她打入万劫不复的地狱中！

无尘！你不该负我！你不该……菁枫痛彻心肺地猛烈摇头，举起匕首在地上跪下来，泪脸迎着堂上的阳光一字一句泣血道：“苍天在上！民女菁枫罪孽深重、死不足惜。但赵无尘背信忘义，毁约弃情，我至死也无法原谅他……如果有来生，愿一刀直戳入他心肺以报仇雪恨！”泣血发完誓后，菁

枫高举匕首，毫不迟疑地深深刺入自己心脏——一缕芳魂，挟着浓烈的恨意哀愁……魂归离恨天……

## 第七章

西元六二 年，唐。

碧山，山谷处。

鸟雀呼晴，流水潺潺而过，有一对男女双双昏倒在小溪边，他们正是“翠微亭”大火时，由山顶跌落下来的冷无尘和楼菁枫……为了救冬绿萼的婢女小月，两人被火柱击中，无尘以身子护住菁枫，双双直栽下山谷……他们已昏迷三天三夜了。

昏迷之中，无尘的手仍紧紧包住菁枫，跌落山谷时，他一直以自己的身子保护她，所以无尘身上伤痕——，菁枫所受的外伤并不多。

“唔……”一滴露水滴在菁枫脸上，她缓缓地睁开眼睛，看清眼前的一切……无尘身体动了一下，他也醒过来了，但他正试着要站起来时，一柄锋利的剑却直直抵住他咽喉！

“别动！”菁枫手持利剑，冷峻喝道，她的脸上已没有面纱，一张精致绝伦的脸蛋全露出来——这是坠崖前，冷无尘誓死也要看清的容颜！但此刻，菁枫冷艳姝丽的脸上充满恨意，璀璨的瞳眸中有怒火在熊熊燃烧。

是的！她全想起来了！在跌落山谷这三天三夜，前世的情景一幕幕地在她梦中盘旋；当然，无尘也作了同样的梦。

“菁……？”“别叫我！你不配！”菁枫冰冷地怒斥，重重恨意凝聚在眼底，一字一句道：“冷无尘——我该叫你冷无尘还是赵无尘呢？我现在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要苦苦纠缠我，誓死要夺下我的面纱了！你想证实我是不是在前世被你抛弃的燕菁枫是不是？哈……”菁枫身子一阵剧烈的发抖，咬牙道：“冷无尘，你好大的狗胆！你忘了我还有前世未了的帐要和你算吗？前世，我在临死前曾发誓——若有来生！我必亲手杀你！一刀直戳入你的心肺以报仇雪恨！”“如果杀了我，能消你对我的重重恨意，我心甘情愿受你一刀！”无尘炯炯黑眸直视菁枫，坦然无惧道：“只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恨我？菁，我没有毁约背信、没有忘恩负义！没有做出半件对不起你的事！我一直在赵国等你回来……”“住口！”菁枫悲愤填膺地怒吼：“冷无尘！你竟敢睁眼说瞎话？你以为前世的恩怨就可以推卸得一乾二净吗？你明明就是一个背信忘义的负心汉……”“我没有！”无尘斩钉截铁道，冷静沉着的语调不怒而威，“菁！我可以为你而死、心甘情愿任你处置。但我绝不能忍受你对我的误解！我的魂魄苦苦追寻了你八百多年，为的只求一个向你解释清楚的机会！我没有！绝没有对不起你！我一直在赵国等你回来……我要立刻娶你、立你为太子妃，却听到你在燕国自尽的噩耗……那个噩耗几乎将我彻底击垮！令我彻底崩溃！菁，为什么要抛下我？是你把那么大的痛苦及遗憾留给我……”无尘嘎哑而艰涩道，英挺刚毅的脸庞全笼罩在深沉的哀痛中……“不！花言巧语！我再也不会相信你这负心汉的花言巧语！等我？你在赵国等我？”菁枫凄凉冷笑：“冷无尘，你弄错了吧？当时的你正积极进行和南宫绿萼的大婚，怎么有空理会我这再也毫无利用价值的亡国公主呢？”“南宫绿萼？”无尘

剑眉一锁，断然道：“不！你误会了！我怎么可能迎娶南宫绿萼？我很感激她帮我打赢那场战争，但除了你，我绝不可能娶第二个女人为太子妃！”“住口！不要再对我说谎了！”菁枫猛烈地摇头，眼底の恨意更深，道：“冷无尘！你以为这一世的我还会那么傻？任你欺骗玩弄？我已上了一次の当，绝不会再上第二次！前世的我……付出多么惨痛の代价……父王、二哥全在我眼前死去……冷无尘，你害我成为不忠不孝、背叛国家の千古罪人！我所犯の错是永远无法弥补の，现在の我，只想一刀杀了你、报仇雪恨！”无尘沉默不语，清朗坚定の眼眸无惧无畏地定定望着她，半晌，他毅然道：“如果杀了我，可稍减你所受の痛苦。我心甘情愿受你一刀！你动手吧！”他平静地睁开眼睛。

菁枫瞪视他，汗水一滴滴地涔涔而下，心底の声音不断地催促她……动手啊！快动手啊！他是你最痛恨の人！你曾立下血誓……今生若再遇到他，一定要杀他解恨！

快动手啊！

但……为什么这把剑竟如千斤重般……？菁枫颤抖地瞪着无尘，“你不要以为我不敢杀你！这是你自找の！九泉之下你可别怨我……”无尘睁开眼眸，湛然深邃の眼波中没有憎恨、没有恐惧……只有宽广平静の爱……强烈の爱！他沉稳道：“动手吧！只要一刀，就可让你由八百多年来痛苦の魔障中解脱，你快动手吧！”他心疼她……不忍见她再被前世の梦魇纠缠、不忍见她再自苦……纵然他自问不管在前世、今生，他都不可能做出半件对不起她の事。但他还是心甘情愿把自己の命运交给她！

只因她是他最锺爱の小女人！

更多の汗珠涔涔而下，菁枫举着剑の手心全是汗，呼吸也愈来愈混浊急促……是呀！杀了他！杀了他你就可以由那痛苦の宿命解脱了！你再也不会被自悔和愧疚逼得走投无路……只要杀了他！

但，为什么持剑の手一直举不起来？为什么掠过心头の，不是即将雪耻の喜悦，而是更悲哀の痛楚？为什么自己の目光痴迷眷恋地徘徊在他粗犷俊逸の五官间……那是她前世曾吻过千遍万遍の浓眉の唇……为什么自己泫然欲泣？强烈地渴望投入他那宽阔温暖の胸膛内？爱与恨，原本是一体两面！恨有多深、爱就有多深！

不——菁枫猛烈地摇头，不准自己再想下去！她试着提起剑……却在冷无尘の胸前猛然煞住！她再试一次……还是一样の結果！菁枫悲愤绝望地进出泪水……提剑便往自己の颈上——“菁枫——”无尘迅如闪电般夺下她の剑，大骇，“为什么？你为什么……”“我好恨！好恨自己……”泪水迅速占据菁枫の脸庞，她悲恸地跌在地上，“恨自己为什么这么笨、这么痴、这么傻？这么没用……我竟下不了手……前世受了你那么大的羞辱与耻辱，我竟下不了手杀你！我恨我自己……这样的我不配再活在这世界上……”无尘心痛如绞地紧抱住她，“不！菁！我不许你这样说自己！我更不许你伤害自己！我的命是你的、我心甘情愿把性命交给你！菁……”“放开我！不要碰我……”菁枫拚命地挣扎，奋力去捡地上的剑，但她の手被无尘紧紧地压住，“菁！不要！”为了制止疯狂激动の她，无尘紧抱住她，采取最直接的方式——炽烈地堵住她の唇！

“不——”菁枫惊骇地疯狂扭头抗拒；但无尘炽烈の唇瓣才碰触她の唇，苦苦压抑の炽烈情焰瞬间爆发迸出！他着火般の大手紧紧攫住她の脸、扣住

她的腰……一连串火热缠绵、疯狂强烈的热吻急促地袭向菁枫……他的吻是那么霸道狂野、那么强悍专制……完全不给她闪躲、逃避的空隙……却又那么缱绻温柔、深情款款……他用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灵魂来吻她、爱她！怜她！疼她！

“唔……”一开始，菁枫拚命地扭动身体、抡起拳头狠捶这该死的男人！但她愈是挣扎，无尘的吻愈加大胆强悍；她愈是抗拒……无尘扣住她纤腰的手不但更加重力道……还挑逗地在她美背四处抚摸游走……不……菁枫无助地喘着气、拚命压抑体内那股正在燃烧的情愫……苦苦控制自己的身体，不许自己有半点反应……但他的吻是那么深情醉人、那么令她意乱情迷，彷彿这是她苦苦等候了八百多年的迟来之吻……她紧绷的身体逐渐放松且发热……她不由自主地沉醉在他浓郁醉人的热吻中……良久，当菁枫发现自己的手竟大胆地勾住无尘的颈项，整个人也依偎入他怀里时，她又羞又怒地火速推开他，“不——”、“菁！”无尘毫不放松地扣住她的手，不许她逃脱！“为什么要拒绝？不准你再离开我！难道你还不明白？今生今世我们早注定要终生厮守、永远无法分开！不管你在前世有多少委屈、对我有多少误解……都让我在今生好好地补偿你、千倍万倍地宠爱你，证明我的真心给你看！”“不要！我不听！你是魔鬼……”菁枫凄凉地摇着头，泪如雨下地哽咽道：“冷无尘，为什么你还不放过我？前世，你骗去我所有的尊严、毁了我的国家、杀了我的亲人……到头来还弃如敝屣地一脚把我踢开！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什么全输了！燕菁枫是怀着多绝望羞愧的悲愤心情而自尽！你明白吗？前世，我被你欺侮成天底下最悲哀的女人……今生，你就放过我吧……”『放过你』？什么叫做『放过你』？”深刻的痛楚掠过无尘眼底，他捏起菁枫的下巴，强迫她正视自己熊熊燃烧的黑眸，阴冷而斩钉截铁道：“菁，你到底有没有心肝？有没有真情？我这么爱你错了吗？我只想永远守着你、呵护你、与你白首偕老也错了吗？你竟然要我放过你？视我如毒蛇猛兽！你对我到底有什么误解？为什么如此恨我？就因为我曾带南宫绿萼回赵国？是！我是带她回宫，因为如果没有她的帮助，我很难起死回生地打赢那场战争。为了感谢她，我带她回宫，请求父王收她为义女，但我和她之间绝对没有……”

“不！不要说了！”菁枫捂住双耳痛苦地尖叫，“谎言！全部是谎言！我再也不会相信你的任何花言巧语！冷无尘，我已狠狠地上过你一次当、付出最惨痛的代价了！我绝不会让你再骗第二次！”一说完，菁枫身子立刻往上一提，欲掠到断崖上方。

“菁枫！”无尘捉住她，“别走！”“放手！冷无尘！”菁枫眸中满是寒光，冷峻道：“我警告你，别再让我看到你！总有一天——我一定可以鼓起所有的勇气杀了你！”冷冷地扫了他一眼，菁枫身子一掠，如飞雁般飞上断崖。

“菁……”无尘想捉住她的衣角，但她已翩然远去，只留下一股迴荡在空气中的沁雅幽香……“该死！”他苦涩地低吼：“菁，你这胡里胡涂的傻女人！为什么还不明白我对你的心？为什么过了八百年后……你仍不懂……”

“烟霞阁”内，江南花魁——冬绿萼昏昏沉沉地熟睡着，继续她的梦境……南宫绿萼随赵无尘回到赵国后，被赵王以公主之礼相待。换上宫女为她准备的花钗翟衣、云泥飞云披……戴上明艳宝珥、翠簪步摇……更加丰神

秘丽、顾盼生辉。

美丽的唇畔浮起一丝笑容，南宫绿萼满意地望着铜镜中，自己的花容月貌及身旁婢女艳羡的目光……她已经听说无尘要请求赵王册封自己为公主……公主？不！绿萼艳丽的脸上笑得更莫测高深……她一点都不想当赵国的公主，成为无尘之妹……她想要的是——缓缓地步到廊下，花园的另一头，太子无尘正和一些武将在讨论些什么……绿萼的瞳眸炽热地注视他……他永远是那么神采奕奕、英姿焕发！身处在一群高大威猛的武将中，他非但没被比下气势去……反而更显沉稳睿智、潇洒迷人的特质！他是天生的帝王之相！天生具有令人折服且誓死效忠的奇异魅力！

无尘飞扬的剑眉微锁，似乎正在思考什么……绿萼最爱他这副专注沉稳的表情；更希望那对黑幽深邃的眼眸能充满感情地看着自己……好不容易，等无尘身边的武将纷纷告退，只剩他一个人时，绿萼立刻向他走去。

“无尘大哥！”绿萼冲着他嫣然一笑。

正沉思的无尘被她唤回神来，“绿萼？是你……对了，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我父王为了感谢你在迷魂谷内对我的帮助。已同意册封你为『正直公主』，三天后举行册封大典。”绿萼摇摇头，“我并不想当什么公主。”“绿萼？”无尘困惑地望着她，“我知道要身为前朝皇室遗族的你来当我赵国公主，是有些委屈你了。但……”“不！无尘大哥，我不是这个意思。”绿萼迅速地打断他，盈盈流转的美眸灼热地注视他道：“无尘哥，难道……你还不明白我对你的心意吗？”无尘浑身一震，半天接不上话。好一会儿后，才委婉而艰涩地道：“承蒙姑娘错爱，但无尘恐怕无福……”“为什么？”绿萼毫不放松道：“无尘大哥是嫌绿萼不够美？不够好？”“不！绿萼姑娘之仙姿玉貌艳压群芳；但无尘心中早有所属！”无尘语气婉转，但却十分坚定道。

“就是那位传说中的燕国公主？为你而背弃燕国的燕菁枫吗？”南宫绿萼神色一黯道：“我早听说她的事了，为了你，她的确做了很大的牺牲，也难怪你对她如此情深义重……”绿萼的话再度挑起无尘苦苦压抑的思念，炽热的黑眸投向远方——菁！菁！你现在还好吗？何时才要回到我身边？如果不是国家刚复兴，政事缠身，我早就飞奔至燕国，陪你处理所有的事情……我多不忍让你孤伶伶一人面对家破人亡的惨剧……我多想紧紧守护纤弱的你……“无尘哥？无尘哥？”绿萼努力唤他，执着道：“我明白菁枫公主在你心目中的重要地位是无人可以取代的；但也请你珍惜我的一片真心——我甘心委身为侧室，只求能永远服侍无尘哥！”“你说什么？”这一惊非同小可，立刻把无尘的思绪拉回来，骇然而正色道：“绿萼姑娘，这太荒谬了！对你、对我、对菁枫都是一个莫大的侮辱！”“我心甘情愿！”绿萼如朵艳丽热情的野玫瑰，毫不退却地迎视他，“如果不是倾心仰慕于你的风采，我在迷魂谷内根本不会帮助你！如果不是想永远服侍你，我也不会和你一同回来赵国！”无尘英气逼人的脸庞仍布满惊愕。“绿萼姑娘，这太突然了……你无需如此委屈自己；而我赵无尘也早已立下血誓——今生今世，只爱菁枫一人！死生相随、永不背弃！”无尘的话才刚说完，假山后面就传来一低沉苍凉却充满威严的声音：“荒谬！荒谬！我绝不答应这荒谬的婚姻！绝不许你迎娶燕国公主回来！”满头白发，眼眸却仍精光四射、气势不怒而威的赵王缓缓由假山后走出来。

“父王？”无尘愕然。

“义父……”绿萼则满脸嫣红、羞答答地欠身行礼。

赵王慈爱地拉着绿萼的手，充满威严地对无尘道：“绿萼兰心蕙质、秀外慧中；而且如果不是她的临危相助，只怕你和我大赵十万精兵就要困死在迷魂谷内！难得她愿委身下嫁于你，你还不识好歹地拒绝？这不行！这件事要由我来决定！我不册封绿萼为公主了——我该积极准备的是你们两人的大婚典礼！”“多谢义父！”绿萼喜孜孜地垂下粉颈。

“不！父王！”无尘断然拒绝、无比坚定道。

“请恕孩儿不能迎娶绿萼！孩儿的太子妃只有菁枫，不作第二人选！我要与她生生世世、厮守至老！”“荒唐！”赵王勃然大怒道：“无尘，你太胡涂了！燕国虽然几乎已算灭亡了，但名义上，燕菁枫仍算是燕国的公主啊！赵国人民绝对不会接受她的！这场由燕国发起，燕、齐、赵三国之间的混战，一打下来哀鸿遍野、生灵涂炭……虽然我国获得了最后的胜利，但国力大损、民不聊生……人民对发动战争的燕国深恶痛绝！百姓绝不会接受你迎娶一位燕国公主的！无尘，父王年事已高、痼疾缠身……你马上就要登基为新皇帝了！若百姓不支持你，有损你初为新皇帝的威望呀！”无尘不急不徐、冷静自负道：“孩儿登基后必以仁治天下，体恤百姓、勤政爱民。百姓所殷切期盼的，是希望来一个英明有为的领导者，给他们好日子过；而不是在乎我究竟娶谁为妃吧！况且菁枫冰雪聪明、知书达礼，贤慧温婉的她对我助益良多，百姓一定会喜欢她的！”“胡言！一派胡言！”赵王仍气呼呼道：“无论如何，绿萼对你、对我大赵有救命救国之功！于情于理你都必须迎娶她，我不许你当个无情无义的人！这件婚事就这么决定了！”“不！”无尘语气依旧平静，但却斩钉截铁道：“如果孩儿负了菁枫，才真是天底下最无情无义之混球！为了我，菁枫甘愿舍弃她的国家，在战场上与我死生相随……战场上多少艰苦困厄，全都是菁枫在旁支持我、陪伴我……那瘦小的肩头承受多大的双重压力呀！今生今世，孩儿只想与菁枫相互扶持、厮守至老……恳请父王成全孩儿这桩婚事！”“荒唐！太荒唐了！”赵王气得脸色发白，“什么女人你不好娶，偏偏要去娶一个燕国公主？！我不答应！我绝不答应……”无尘更加坚决而毫无商量余地道：“如果父王坚不允婚，孩儿会终身不娶！永远让后位悬空！甚至……请原谅孩儿不孝……待过些时日，国家政向渐上轨道后，孩儿会辅佐皇弟登上皇位！孩儿会退隐山林、与菁枫浪迹天涯，做对平凡却幸福的夫妻！”无尘脸上散发沉稳从容的神采，他是认真的！宁可放弃皇位也绝不放弃菁枫！只因她才是他最在乎的！不管发生任何事，他永不负她！

“你……为了一个女人……你竟宁愿放弃皇位、放弃你千辛万苦保住的江山……你这不肖子……”赵王脸色倏地发青，突然——一口鲜血由他喉间喷出，他直挺挺地倒下去……“父王——”

“无尘哥！你镇定一些，别那么激动！无尘哥！也许菁枫公主并没有死……无尘哥！”冬绿萼昏睡在床榻上，无边的梦魇纠缠着她，她一直喊着，豆大的汗珠涔涔而下……“无尘哥！无尘哥——”她被自己凄厉的尖叫声所惊醒，冬绿萼猛然坐起来，气喘吁吁而茫然地环视屋内……烟霞阁……是梦？！又是梦……为什么自菁枫姊和冷无尘跌下断崖后，自己每天晚上都作一连串的怪梦？梦中的她是战国时代的人，名唤南宫绿萼，在一山谷内遇到赵国太子赵无尘，然后就发生了一连串的事……第一次作这怪梦时，冬绿萼

并不以为意，以为那只是自己胡乱作的一个梦罢了！但连续好几天晚上……连续性的梦境一直找上她……似要唤起她有关前世的回忆……冬绿萼紧捏手绢，手心全是汗，呆呆地望着铜镜中的自己……难道……自己的前世真和菁枫姊以及无尘哥有如此密不可分的关系？一个是燕国公主、一个是赵国太子；而自己……是一厢情愿爱恋无尘哥的南宫绿萼？正发呆时，婢女小月推门进来，“小姐，你醒了？咱们该上碧山了。”“啊？”“碧山呀！”小月有些奇怪地望着她，“自冷大侠和菁枫姊为了救我们而在碧山跌下断崖后，小姐你每天不是一睁开眼睛就火速直奔碧山进行搜寻他们两人的工作？”“喔！是。”被小月这一提醒，冬绿萼才想起来，立刻翻身下床，“快帮我梳洗梳洗，马上雇轿子上碧山！”

碧山山顶，原本清幽雅致的“翠微亭”已被洪启良那一场大火而烧得面目全非，只剩断壁残垣……冬绿萼茫然站在山顶，心绪复杂地想着……如果那些梦全是真的，那自己在前世曾疯狂地爱恋无尘哥，一心一意只想嫁给他……但，为什么——今生，再度遇到无尘时，心中竟没有强烈的波涛起伏？没有强烈的爱恋？冬绿萼不否认自己对冷无尘仍存有一点点喜欢……那种男人……有那个女人不倾心爱慕？英挺刚毅的外型、霸气且自负自信的傲人神采；桀骜不驯、狂野俊朗的个性中自然散发一股令人心动心折的强烈吸引力！

尤其那一双深不可测，时而冷峻、时而多情的黑眸……当他狂野炽热地直盯着你时，有哪个女人不怦然心动？有谁能抵挡他的魅力？但冬绿萼却很清楚地明白——自己在这一世，对无尘只是喜欢，绝不是爱情！更何况不管在前世、在今生……无尘的眼底心底，永远只有一个人——菁枫！

绿萼淡淡一笑，也许……前世自己对他也只是迷恋与喜欢，而不是真爱吧！

不然，如果真是惊天动地、生死相随的爱情，为什么今生乍见无尘时，缺少那份疯狂震动、潸然欲泣的感动呢？正如菁枫姊今生对无尘那种又爱又恨的矛盾复杂之情愫。

也许，自己对无尘真的只是迷恋而不是爱情吧！比较起来，自己在今生所在乎的——是情如姊妹，对自己有多次救命之恩的菁枫！而不是无尘！

冬绿萼站在山顶，正胡思乱想时，小月走过来道：“小姐，我们雇来的工人已下山谷去搜寻了，可是找了这么多天，还是什么也没发现。”绿萼淡淡道：“没关系，再叫他们找找看。”她并不担心，因为她知道以菁枫和无尘的武功，他们绝不会有事的。

搜寻了一整天，当工人都回去休息后，小月也道：“小姐，我们也该回去了。”绿萼点点头，天色已晚了，再不下山的话，待会儿可就麻烦了。

绿萼正要坐入轿子时，突然有到一股“青色的风”由山崖直扑上来！绿萼立刻跳下轿子往外追，大喊：“菁枫！菁枫！”原来直扑上树梢的青色身影因绿萼的呼唤而倏地慢下来，菁枫一转身又跳回地面，惊讶地望着她。

“绿萼？是你？”“菁枫！”绿萼欣喜若狂地抱住她，“太好了！我就知道你不会有事！终于让我等到你了！太好了……”小月已满心感激地跪下来了，“奴婢小月叩谢菁枫姊的救命之恩！『翠微亭』大火时，如果不是菁枫姊和冷大侠冒死相救，奴婢早就……”“小月，快起来！别这样。”菁枫忙把小月

拉起来后，问绿萼：“自我坠崖后，你一直在这找我？”绿萼点点头，又忙道：“菁枫，冷大侠呢？怎么不见他人？”菁枫顿了一下，神情复杂地看了焦急的绿萼一眼后，才又平静道：“他还在谷底，你放心！他的身手远在我之上，他没事！”绿萼也怔了一下……这个眼神，菁枫这个复杂的眼神……

“菁枫！”绿萼拉住她，“你……你全都知道了是不是？你也作了那些奇怪的梦……”绿萼决心把事情挑明了讲，她认为自己和菁枫之间没什么好隐瞒的。

菁枫望着她，目光澄澈而温柔。“绿萼，你想说什么呢？我不想为了任何一个男人而破坏你我的姊妹之情。更何况……今生的我，对冷无尘一点感觉也没有！”真的一点感觉也没有吗？那为什么每当一想到无尘又要舍下自己而选择绿萼时，心头掠过那么锥心的痛楚呢？“不！菁枫！”绿萼紧捉住她的手，认真而急切道：“你误会了！完全误会了我的意思。我并不是要和你争夺冷大侠。菁，我知道你喜欢无尘——别急着否认！虽然你口口声声说讨厌他；但你被他紧紧地吸引、牵动，存在你们两人之间的特殊情愫是完全无法否认的！坦白说……这几天断断续续作了那些奇怪的梦后，我还不是很明白前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我能肯定一件事，非常明白地确定——这一生，我绝不可能爱上冷无尘，他对我而言，只是个风度翩翩、武功过人的侠客罢了，但我真正在乎的，是和你的姊妹之情呀！”菁枫璀璨的瞳眸涌起一层泪雾，她紧紧抱住绿萼道：“傻瓜！你这傻女孩在说什么？我怎么可能为了冷无尘或那早已淹灭的前世而不要你这妹妹？如果……那些奇怪的梦境真是我们三人的前世的话……也早随着八百多年的时光而消逝了！那些回忆并不是美好而愉快的；所以，我一点也不愿去回想，只想将它彻底遗忘……傻绿萼！我们俩仍是情同手足的好姊妹，这一点绝不会改变！”绿萼感动地点点头，又忧心忡忡道：“那……你和无尘之间呢？菁枫姊，难道你还要继续恨他？不把这长达八百多年的误会解开吗？菁枫，你还不明白为什么过了八百多年，你们又会在今生重逢？并不是恨，而是爱呀！你爱他！前世的你痴心无悔地爱着无尘；即使含恨自尽时，你还是爱着他！无法自拔地爱着他！八百多年来，经过几生几世的轮回，你还是无法忘记他，无法舍下这段未了的情缘……所以，你才会在今生又与他重逢！”绿萼紧盯着她，认真地道：“菁枫，你该给无尘一个解释的机会！这么久的误解对无尘太不公平了！何况是被最心爱的人误解！事实上，当无尘带南宫绿萼——也就是我回赵国后，他根本没有娶我为太子妃，更不可能喜欢上我！他爱的，一直只有你！只有你一个人呀！菁枫！”“不！不要说了！”菁枫捂住双耳、猛烈地摇头，面色惨白道：“绿萼，拜托你……不要再说了……这段前世的记忆已把我折磨得够苦了！我现在的心好乱好乱！只想先一个人静一静……”“菁枫……”绿萼不忍地望着她，欲言又止。

“别说了。”菁枫制止绿萼，勉强笑道：“我先回明月山一趟，改天再来看你，再见。”语音甫落，菁枫身子灵巧一跃，已如一道青色风般消失在天际上。

“菁……”绿萼惶然地望着她的背影……傻菁枫！明明对无尘那么痴！痴到连含恨自尽时也深深地爱着他，根本无法真正恨他……却又因该死的“自尊”及“骄傲”；完全不给无尘一个澄清误会的机会……唉！绿萼无奈地叹了口气，已经耗了八百多年了……你们这一对又痴又傻的苦命鸳鸯呀！到底还要再沉迷多久……？

## 第八章

无尘……你不该负我……你不该！

你背信忘义、毁约弃情，如果有来生，我愿一刀直戳入你的心肺以报仇雪恨……菁枫高举利剑、毫不犹豫地直戳入无尘的心脏……刹那之间，无尘的脸全扭曲了！鲜血大量地喷出来……“不——”菁枫惊骇地丢下剑尖叫！“不要！无尘！我不要你死！不要——”“无尘——无尘！”凄厉心碎地尖叫。

“菁枫！快醒醒！你在作恶梦，菁枫！”怪婆婆拚命摇着她，菁枫突然由床上一坐而起，睁开眼睛望着四周后，才瘫了般地松了一大口气，“梦……还好是梦……”菁枫掩着脸，瘦弱的身子无助地蜷在床角，豆大的汗珠一颗颗地掉下来……为什么会作这种梦？梦境又如此真实……她手持利剑，毫不犹豫地直戳入无尘的心肺，自己真的这么想杀他吗？但为什么杀了他之后，非但没有报仇雪耻的快乐……反而感到锥心刺骨的心碎？为什么……心为什么这么痛？一条乾净的手绢出现在菁枫眼前，菁枫一抬头，正对上怪婆婆那犀利而洞然的目光。

“擦擦脸上的汗吧！你这趟回来后，我看你一直在做恶梦。”“师父……”菁枫喉头一梗。

“傻孩子！”怪婆婆又是心痛、又是怜惜地拥住她，“怎么这么痴！这么傻啊……逃避了八百多年、也执着了八百多年……生生世世转不出这轮回……你还要再继续痴傻下去吗？菁枫，给他一次机会吧！别再让这错误与遗憾再继续下去呀……”“师父……”菁枫泫然欲泣道：“你不懂……”“我怎么不懂？”怪婆婆笃定地一笑，“人世间的事，戳破来说，不都逃不过爱、恨、嗔、痴的轮回吗？更何况，你是我自小抱回来养的，你的那点心思骗得了谁？正因你爱得太深太痴！一旦发现自己遭背叛才会痛彻心肺、恨得这么执着！菁儿，给他一次机会吧！不管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至少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师父……”菁枫强忍的泪水再度夺眶而出，“你不明白……我不能见他！每次我一见到他……我好痛苦！仿佛已等待了几生几世一般，乍见他之时，我心底沉睡已久的感情全复苏了！竟有一股渴望、强烈到几乎无法克制的渴望想投入他怀里……但另一股更严格的声音却不时提醒我——我该恨他恨他恨他！他是罪大恶极的骗子！是一手毁坏我整个世界的人……我不能忘了前世临死前的誓言！”“傻孩子！你还是没由那魔障中跳脱出来。”怪婆婆摇摇头道：“菁儿，恨有多深、爱就有多深！你苦苦等了八百多年，不就为再和他的魂魄相遇吗？你有没有仔细想过——自己心底深处的声音、最真的渴望到底是什么？你真的恨他吗？真的只恨不爱吗？如果你真的这么恨他，为什么要苦苦地躲着他？为他而矛盾自苦、形销骨毁？甚至当你有机会杀他时，却完全下不了手？”“师父……”菁枫崩溃般的大哭，“我该怎么办？我到底该怎么办……？”“孩子，快由前世的魔障跳脱出来吧！”怪婆婆心疼地搂紧她，道：“不要再被前世的恩恩怨怨来牵制你的思想；用你的心去认识冷无尘这个人，去了解这个人值不值得你爱？如果他前世曾负过你；他今生根本不敢来找你！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吧！”菁枫的泪水一滴滴滴在凄美绝艳的脸上，茫然的目光投向远方……无尘！无尘！她真的该再给他一次机会吗……？

由谷底出来后，冷无尘不管身上的伤势，立即奔赴明月山！他知道菁枫一定会回那里。

还没接近明月山山脚时，无尘突然听到半空中传来一苍凉的声音：“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酬。”“师父？”无尘很意外的回头，“您来了？”仙风道骨却日光矍铄犀利的法了和尚叹一口气道：“傻徒儿！师父是来救你的，你真的要直奔明月山送死？”“师父？”无尘神情一震，却毅然而坚定道：“如果我冷无鹿注定死在菁枫剑下，我亦无怨无悔！但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再见到她！我要向她解释前世发生过的事，我要她明白——我没有负她！我绝不负她！不论在前世、在今生……生生世世，我只认定她一个人！”法了和尚又叹了一口气，目光如炬道：“你真正在乎的，只是她的感觉而不是你自己吧！背负了八百多年的误解你无怨无悔；会不会被楼菁枫一刀砍死你也全不关心！你只在乎她——她的感觉！你要她明白自己根本从未背叛过她，你只想拯救八百多年来，她那痛苦的灵魂！”无尘沉默不语——没错！只要菁枫不再痛苦，不再背负被背叛的悔恨在世间轮回……就算她到最后仍一刀杀了自己，他亦无怨无悔！

法了和尚摇摇头，喟然道：“情债！情债！纠缠了几生几世的情劫，怎么躲还是躲不过！当初我坚持要带你上终南山修行，并要你千万小心三十岁之前的杀身之祸……就是希望你能避开此情劫……唉！看来……世间的事，早就全注定好了……怎么躲也躲不过呀……”“师父，请勿为弟子担心。”无尘沉稳一笑，语气坚若磐石道：“不管它是情缘还是情劫，我都欣然接受！我只明白一件事——我不能失去菁枫！我绝不能失去她！”法了和尚眸光一闪，“她在前世曾发下重誓，今生必直戳一刀入你心肺以报仇！”“即便那样，我也认了……”无尘洒脱淡然地一笑，深邃黑眸中没有半丝恐惧与迟疑，有的只是浓烈的深情与更执着的爱恋！低沉而有力道：“这一生，我是为了追寻她而来到这世上！如果真的要死在她剑下，我无怨无悔！”法了和尚微微一笑，嘴上却说：“笨徒儿！我这个无情无欲的和尚怎么会教出你这死脑筋又至情至性的徒弟呢？去吧！”

没有人能再阻挡你们这两颗苦苦相互追寻的心！去追寻你前世未了的情缘；以及今生的最爱吧！”

冷无尘直闯明月山。

以他凌厉如风、矫若游龙的身手，怪婆婆所设下的险恶机关自然无法困住他；而楚湘竹此时早嫁给他大哥，无法施展“阴冥魔奏曲”退敌，所以冷无尘一路势如破竹地直闯进来。

怪婆婆懒得管他们小俩口的事，故意躲起来了。冷无尘上上下下找了好几趟，差点把明月山翻过来后，才在一峡谷内找到菁枫。

穿过狭长的石洞后，乍见这气象万千、景色奇丽的峡谷与瀑布时，冷无尘不禁眨眨眼，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明月山内竟有如此的世外桃源？！

在许多山峭之间，有八个大小瀑布奔流而下，顺着山势分成了好几阶；有的瀑布还遮掩着山洞，宛如西游记中的水帘洞，处处是美景，令人目不暇给！

而灿烂的阳光透过瀑布折射在峡谷上，峡壁显出黄、褐、红、绿等多彩多姿的瑰丽图案……变化万千，如梦似幻的美景令人目眩神迷，简直以为到了太虚幻境！

而冷艳绝伦的菁枫正端坐在瀑布之中。

“还是让你找来了！”她冷漠一笑，“知道这个峡谷的名字吗？明月山内有两处世间罕见的天然美景，一个是飘渺迷离、美得不可思议的『雪微湖』；另一个就是这瀑布峡谷。师父将雪微湖送给湘竹；这瀑布峡谷送给我，所以这峡谷又名『菁枫谷』！”“菁……”无尘身子往上一掠，欲飞入瀑布内把她拉出来。

“不要过来！”菁枫大喝，更加冷傲道：“冷无尘，你别以为我肯和你说话就代表原谅你了。永、不！我只是今天善心大发，让你在临死之前知道自己死在什么地方！”菁枫迅速如闪电地由瀑布中直飞出来，灵巧地落地后，直接举起剑道：“冷无尘，出招吧！我不想再和你玩躲迷藏的游戏了，所有的恩恩怨怨也该做个了结！”

今天你或我只有一人能活着走出这峡谷！”无尘定定地望着她，犀利的黑眸异常冷静清亮，他沉稳道：“菁，我不想与你动手！我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仇人。我今天来，只想与你把所有的误会全解释清楚。”“没有误会！发生过的事全是事实！而且我早发过誓再也不相信你的甜言蜜语！”菁枫痛苦地低吼，“冷无尘，废话少说！出招吧！”菁枫手上的剑已直直举起来。

无尘仍坚定地摇头道：“我说过我们并不是仇人，我不想和你动手。”

“住口！你少再讲那些没有意义的话！冷无尘，如果你真有诚意解决你我之间的问题，就先光明正大地和我比试一场吧！”无尘有些无奈地看着她，“你坚持？”“废话少说！亮剑吧！”菁枫眸中寒光一闪。

无尘摇摇头，洒脱不羁地笑道：“不，我不用任何的武器。如果你坚持一定要交手，我以徒手和你过十招。但以十招为限，这十招之内，如果你能划破我的衣服，你就赢了！要杀要剐随便你。否则，你必须静下来听我把事情解释一遍。”“徒手过招？”菁枫闻言，立刻反对道：“冷无尘，你少假情假意地充当好人，我不稀罕占你的便宜！如果你不想用剑，那瀑布的水帘洞内有各式各样的兵器，你可进去自选。我不希望别人说我胜之不武。”无尘脸上的笑意更加扩大，意味深长而潇洒自若地瞅着她笑道：“你还是这么倔强好胜！我不使用任何兵器！菁枫，出招吧！”原本全神贯注的菁枫因他的笑容及话而心跳漏跳一拍，险些失手掉了剑……你还是这么倔强好胜……是什么意思？“看招！”菁枫敛住所有心思，疾如利箭般挥剑出击，她的剑法锐不可挡；身形更如鬼魅般、如电如风！

冷无尘神色自若地沉着应战，他的脚几乎没有离开原地，只是身法迅如流星地忽上忽下，在剑光闪烁、杀气凌人中翩翩游走。

“你——”菁枫心中又气又惊，看来他的武功境界还远在她原先预估之上！已经第三招了！她第一次在三招之中连对方的衣角也伤不了！最可恨的是他不但手无寸铁，还一派优闲轻松状与自己对招！

菁枫在气恼之中更凝聚真气，招招更见凌厉狠毒，直攻他要害！两人在激烈的缠斗中由平地打入瀑布内，浑身湿透后，菁枫又以一记更狠猛凌厉

的“貂蝉拜月”又把冷无尘打出瀑布外。

石矶上，菁枫耗尽全身力气使出最具杀伤力的一记“大漠狂沙飞”后，全身气力几乎也已耗尽了！无尘不但巧妙地侧身躲过这一招，更欺身向前，以迅雷之姿腾空飞起，点住菁枫右肩穴道后，夺下她的利剑，再翩若游龙地翻身落下，潇洒从容地把剑还给她，朗声笑道：“刚好十招！承让了！菁枫姑娘。”菁枫俏脸绷得死白——如果连他都伤不了，自己还有何颜面活在这世上？她伸手接过剑，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就往自己颈上抹——所幸另一双比她更快的手及时制止她，打掉她的剑！

“菁！”冷无尘心痛如绞地捉紧她，“你做什么？我绝不允许你伤害自己！”“放手！放开我——”菁枫奋力挣扎、心碎绝望地大吼，“既然杀不了你，我只有自我再了断一次！冷无尘！你滚！你放开我！就算再过八百年我还是不会原谅你！永不——”“你还是这么恨我？完全不给我解释的机会？只想让我死吗？”冷无尘目光如炬，英挺刚毅的脸上掠过深刻的痛苦，突然，“嘶——”一声，他粗鲁地撕碎自己的上衣，袒着粗犷结实的胸膛对菁枫沉声道：“我成全你的心愿！动手吧！狠狠地划破我的心肺！”“你……”菁枫小脸更加惨白、不敢置信地望着他。

“快动手啊！”他催促她，拾起地上的剑交至她手上，“这不是八百多年来，你最想做的事吗？只要一刀杀了我，你长久以来的仇恨和痛苦就可以得到解脱，就可以报仇雪耻了！”菁枫汗如雨下地望着他，无尘面无表情、沉稳坚定，——生辉的黑眸似有两簇火焰在熊熊燃烧，瞳眸中，没有临死的恐惧、迟疑、怨恨……只有爱！宽大无私、浓烈真诚的爱！

菁枫的手抖得几乎握不住剑！为什么？他为什么愿达成自己的愿望而欣然赴死？为什么没有半丝迟疑与怨恨？自己这么恨他，难道……他还爱着自己？！

爱？！

菁枫悚然一惊，用力摇头挥去那荒谬的想法——不！不！太可笑了！她怎么能再相信像他这种男人还懂得什么叫“爱”？这种毁约弃情、背信忘义的男人！她早就不再相信他了！

菁枫勉强控制狂抖的手，眸中迸出寒光，狠猛精准地一剑直戳向冷无尘的心脏，在刹那之间，沉睡已久的往事如潮水般涌向菁枫——与无尘在树林内的初相见；他身形如雁地劫走要嫁去齐国的她……他的温柔粗犷、他的款款深情……他为她在自己身上镌刻……两人立下死生相随的誓言……“不——”菁枫悲凉，在剑锋要刺入无尘胸膛的前一秒，她倏地以全身力气改变剑的去势，剑锋一歪，侧飞向无尘背后的山壁！

长剑飞向山壁的同时，菁枫整个人也倏地扑向山壁，速度之快速令人瞠目结舌！

悲愤绝望、屡次下不了手的她竟想以肉身撞向山壁自尽！

“菁！不要——”无尘的动作比她更快！他疾如闪电地飞身挡在菁枫之前，以身体护住她，而以自己的肉身承受那撞击山壁时的巨大冲击力！

两人撞向山壁后再反弹回来，双双跌落瀑布下的水池里！

“无尘！”菁枫骇然惊呼，豆大的泪水已滚滚而下，“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因救我而撞向山壁？你好傻……”她急急检视无尘背上的伤，他袒着上身，整个人似枝箭般撞向山壁，所受的巨大冲击力可想而知！如果无尘不是武功修为上乘的练家子，以普通人而言，早就伤重而亡！

“我没事……”无尘勉强挤出一个笑容，双手仍紧抱住菁枫，极力漠视背部传来的巨大痛楚！幸好！在身体撞向山壁的同时，他预先封闭体内重要穴道，并凝聚全身真气来护住心肺……虽然受了巨大的撞击，但尚不影响到内脏。

只是，他的背上早是一片骇人的淤青，并渗出细小的血丝……“菁……”无尘心痛地捧起她泪涟涟的小脸，嘶哑沉痛道：“不要伤害你自己！答应我，千万不要再伤害自己！我的性命早已交给你，要杀要剐都随你。可是我绝不允许你伤自己一丝一毫！菁，前世的你，已过得太苦太苦了……这一世，我只能让你少受一点苦，少掉一些眼泪……”菁枫心头一阵揪心的酸楚，决堤般的泪水更滚滚而下，她崩溃般地恸哭，瘫倒在无尘的怀里，哀痛断魂地悲凉道：“上苍为什么如此责罚我？为什么让我对你既恨之入骨又痴爱若狂？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让我在这一世又义无反顾地爱上你……”滚烫的泪水揉碎在无尘胸前，在他的怀抱中，菁枫彻底释放自己苦苦封闭、苦苦压抑的情感……让一颗颗的泪水渲泻出她再也承受不了的压力……“菁……”无尘心痛怜惜地轻抚她光滑如缎的发丝，缠绵深情的吻如雨点般落在她发际上、她额头上、眉睫上……抚着她布满泪痕的清丽小脸痴迷而深情道：“菁，爱上我并不是痛苦、更不是一件罪过！因为不管在前世、在今生，我们两人的灵魂总会越过万千阻碍地紧紧相吸、相依……我爱你之疯狂炽烈正如你对我之情深义重！菁，你为什么要怀疑我？误会我？我从不曾负你、忘你，更不曾忘记你我之生死相随、永恒不渝的誓言呀……”“记得这个烙印吗？”无尘捉着菁枫的手，轻按在自己腰间的胎记上——一个明显的“菁”字，他深深邃炽烈的黑眸对上她水意朦胧的泪眼道：“前世的赵无尘和燕菁枫历经千辛万苦，熬过重重阻碍也要生生世世相守！这是我们爱的烙印！而这一世……我爱你的心丝毫未变！从来没有变过！菁，在时光的洪流中，我唯一刻在心上的，只有对你这生死相随、永恒不渝的誓言啊！”菁枫的泪水一滴滴滑过自己的手臂，再滴入池内……无尘灼灿的黑眸紧盯着她，大手温柔地轻撕下菁枫早已湿透的衣衫，露出一截雪白的纤腰，也露出菁枫腰上的胎记——“尘”。

无尘的黑眸更加灼热如炙，低沉有力道：“正如你对我的无法忘怀！菁，你能否认自己对我那狂烈的情感吗？你能否认你一直爱着我吗？或者……你还要拒绝我对你的苦苦追寻？你还忍心拒绝我这炽热狂野的爱？”菁枫猛力挣扎，哭喊：“不！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我应该恨你……”前世的记忆又如潮水般涌上来，得知无尘娶了别人时的心碎绝望……自尽前的痛苦……“菁！菁！”无尘紧紧扣住菁枫拚命挣扎的手，把她往怀里用力一带，低下头，双唇狠狠地、炽热地吻住她！

“不——”菁枫惊骇地想推开他，但她的力气、她的挣扎全被他以更螫猛狂野、强悍激烈的吻所揉碎……他的吻是那么疯狂热切，任菁枫愤怒的小手一拳拳捶打在他肩上，他非但不考虑松开她，反而更霸道地紧紧搂住她的娇躯，滚烫的唇在她樱唇上辗转缠绵……“菁！菁……我的菁枫……”着火般的大手捧起她的脸，他细如雨点的热吻落在她的粉颊上、耳垂上、眉睫上……及她腮边的泪珠上……一声声的呼唤是那么炽烈深情，仿佛亘古以来，他唯一等待的只是与她重逢、缠绵！“菁！菁……”菁枫的泪水更加滚滚而下，但疲乏的双手已不再挣扎，任他将自己搂在怀里……他的吻、他的唇、他温暖的胸膛、他粗犷阳刚的气息……这是无尘！无尘！她生生世世的

最爱……她的无尘！

长久以来的武装彻底崩溃了！在无尘温暖深情的怀抱中，菁枫崩溃般地痛哭，像个无助而酸楚悸痛的婴孩般失声痛哭……“菁！”无尘心痛如绞地抱紧她，“别哭！菁！你的泪水让我好心痛！是我不好……我没有好好保护你，才会在前世留下那么大的遗恨……菁……”无尘以自己的吻拭去她的泪，火热的唇一路由她的粉颊吻至樱唇上……变得更加狂野如炽！禁锢已久的情焰排山倒海而出，霎时如野火般澎湃汹涌地燃烧……炽热的火焰燃烧了两人，他们双双跌落在瀑布下的水池里……瀑布的水势澎湃地直泻而下，狠狠打在两人发上、身上……他们顿时浑身湿透……但冰冷的水流却浇不熄愈来愈炽热欲焚的两颗心……他们的吻更加急切灼热、更难分难舍……无尘大手一挥，已湿透的罗衫由菁枫的肩头褪下……

## 第九章

晶莹的水流依旧奔腾而下，“菁枫谷”内鸟雀呼晴、蝉声缭绕；瀑布下的石矶上有一对紧紧相拥而眠的情侣……桃腮灼灼的菁枫依偎在无尘结实的胸膛上，一个奇异的梦境进入她脑海中……“无尘大哥！冷静一点！我求你冷静一点……”南宫绿萼心急如焚地紧捉住他。

“放手——”无尘嘶声大吼，英挺俊逸的脸上此刻全是一片骇人的铁青，他的眼底布满血丝，凄厉心碎的怒吼：“我不相信！菁枫在燕国自尽身亡了？不！我不相信——”“无尘哥，冷静点！我知道这个打击对你有多大！但这消息是千真万确的！全燕国的人民都知道了……每个人全在议论纷纷——菁枫公主在她父王及二哥的灵前举刀自尽了！”南宫绿萼道。

“不——”撕碎心肺般的怒吼再度由无尘喉头迸出，他狂乱地猛摇头；菁枫答应我一定会回来的……她会回来陪伴我，成为我的太子妃……伴我一生……她答应过我的……”“我要去找她！我要立刻把她带回来！”无尘摔开绿萼的手，如阵狂风般冲出去！

“无尘哥！你不能去！你回来！”南宫绿萼惊骇地追出去，脸色开始发白，“不……不能让无尘哥去燕国……战败的燕国人民对赵国太子一定是恨之入骨、欲杀之而后快！来人呀——快去通知赵王！请他阻止太子到燕国去！”燕国国都。

“那个人……那不是赵国太子赵无尘吗？”“没错！真的是他！他来做什么？我们燕国马上就要被赵国统治了，他就这么迫不及待地先来作威作福吗？”“啐！我看他是来耀武扬威的！咱们的国王和二王子都死在这一次战役上……他一定是来看咱们这些亡国奴的笑话！该死的——揍他！揍他！”

“对！揍他！赵国的走狗滚出去——”“滚！滚——”群众开始沸腾失控，人人手持木棍打他、用石头丢他、砸他……无尘的衣衫被打破、撕裂……头发散乱，身上也到处是被石子砸出的伤口；但他既不还手也没任何反应，只是神情坚定刚毅地直直朝皇宫大跨步而去……他的菁枫，他唯一的挚爱就在里面……他只想早一点找到她、拥抱她！

他坦然而惧的雄浑气势震住了所有的人……他们被他身上那股执着无畏、誓死如归的豪情所撼动！原本愤怒的民众竟放下手中的木棍及石块，自

动让出一条路给他……有人按不住心中的疑惑而大叫：“赵无尘！你来做什么？我们大燕已是臣服于你的战败国了！国王和二王子也已阵亡……连菁枫公主也悲恸得举刀自尽了……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疾步而行的赵无尘突然停下来，高大颀长的身躯布满浓浓的哀愁，他弯腰深深向群众一鞠躬，低沉而坚定道：“各位燕国的父老乡亲，在下赵无尘，我愿向在这次战役中贵国所死伤的民众致上最深的歉意！但我今天来只是为了一个人——我的妻子菁枫公主，也是赵国未来的太子妃！”无尘冷峻沉稳的脸上虽布满哀戚却另有一股无可言喻的气魄，所有的人鸦雀无声，他们是深深地、不由自主地被他的气势折服了……一直到一名妇女忍不住痛哭失声，“可是……菁枫公主……菁枫公主已经死了……”不——仿佛一道最凌厉的鞭子狠狠鞭在无尘身上一股，他双拳紧握，英气逼人的脸庞掠过一阵痛苦的抽搐！他转过身、疾步冲入皇宫内！

噩梦……这一定只是一场噩梦……一场白色的噩梦……无尘失神地、茫然地走在挂满素白布幔的皇宫内……喉头似被人紧揪般痛苦而欲窒息……已故的燕王灵位、燕雷廷的灵位……但最令他心碎发狂的是……在两人的灵柩旁还摆了一只水晶棺木……里面躺的是——菁枫！

他的菁枫！

“不——不——”无尘迸初七厉骇人的悲吼，发狂般地扑向水晶棺木……菁枫……依旧冷艳出尘、清丽绝伦的菁枫身着一袭雪白霓裳……静静地、安详地躺在缀满白玫瑰的水晶棺木内……“菁枫！菁枫——”无尘疯狂地以手捶打那水晶棺盖，他的眼神狂乱、耗尽全身力气来捶打……“太子殿下！请放手！太子殿下……”宫女和守卫冲上来捉住无尘，但此刻无尘的力气大得惊人！悲吼：“放手！菁枫没有死！我要救她出来……她没死！你们不能这样待她……她会痛！会不舒服的！放手——”无尘用力一摔，拉住他的人纷纷跌下，他又发狂般地去捶打那水晶棺盖——“啊！”在宫女的尖叫声中，棺盖竟裂开了！

但无尘的手也多出一道怵目惊心的长长伤口，汩汩鲜血涌出来……“太子殿下……”“滚开！”无尘猛力推开又冲上来的人，看也不看自己受伤的右手一眼，迅速抱起水晶棺内的菁枫，躺在白玫瑰中的菁枫！

“菁枫……我的菁枫……”无尘痴迷地、万分珍惜地轻掀开罩在菁枫脸上的薄纱，亲吻她早已冰冷的脸颊……“你没死……我就知道你没死……”无尘的瞳眸异常炽热，喃喃道：“我不准你丢下我……你答应过要回到我身边……永远陪伴我……过着再也没有战争、平静幸福的日子……菁……你答应过要当我的妻子……与我生生世世厮守……菁，你好冷是不是？张开眼睛来看我……菁！看我……”“太子殿下……”一旁的宫女泪水早夺眶而出，“奴婢求你不要再打扰公主、让公主安息吧……公主真的已经死了……已气绝两天了……”“不！她没死！没死——”无尘紧紧抱住菁枫，发狂般地嘶吼：“你们不能把她埋在冰冷的泥土下……菁枫最怕黑、怕孤单……她会害怕、会痛哭的……不！我不允许你们这样对待她，我要将她带回赵国，亲自照顾她……”无尘两手紧紧抱住菁枫，深怕有人抢走她！

“太子殿下……”另一名也泪流满面的宫女哽咽道：“请让公主安息

吧……这……这是公主留给你的遗书……”她颤抖地由袖中取出一封菁枫临死前写下的血书。

遗书？！

无尘的呼吸更加紧绷急促，他缓缓地、颤抖地接过那封遗书、摊开……白色绢帛上，只有一行以血写成的鲜红大字——赵无尘！我恨你！生生世世恨你！

“不！不——”如五雷轰顶般，无尘凄厉心碎地嘶吼，“这不是真的！菁枫……我的菁枫……”一片混乱中，守卫趁机冲上来由无尘手中抢下菁枫公主的遗体；而另两名孔武有力的守卫则紧紧捉住狂乱无尘。

“放开我！把菁枫还给我！菁枫……”无尘悲痛地嘶吼：“我不准你抛下我……更不准你误会我……你忘了我们要生死相随的誓言吗我要找到你！上穷碧落下黄泉我也要找到你——”无尘猝然抬起自己的手，欲一掌击向自己的天灵盖——“捉住他的手！”拉着他的守卫大吼。

情形更加混乱了，更多的卫兵冲上来制止欲自尽的无尘；这时有人匆匆进来说：“赵国的人来了！他们来接他们的太子殿下！”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

“无尘！无尘！别这样……无尘……”昏睡中的菁枫低喊茗，泪水一滴滴夺眶而出。

有一双十分温柔细腻的大手为她拭去泪水、拭去汗珠、为她梳理如云的秀发。“菁……醒醒，菁！我在这里。”“无尘——”又是一声更凄厉的尖叫，菁枫被自己的声音所惊醒，张开泪水盈盈的眼睛……她和无尘仍在“菁枫谷”的瀑布旁，瀑布潺潺而下……无尘身上一袭单衣，也为她穿上一件绯色单衣，正无比温柔地把她抱在怀里。

“无尘！”菁枫泪眼迷蒙、喘息未歇地紧捉住他。

“别怕！我在这里。”无尘拭去她额上细致的汗珠，温柔而宠溺道：“别怕……全过去了！所有的事全过去了。”“我……”菁枫珠泪盈眶地望着他，哽咽道：“我梦到了……梦到我自尽后，你冲来燕国找我的情形……无尘，你好傻！好傻！我已经气绝身亡了……你竟为了我而欲自尽……”“不！我不傻！”无尘紧搂住她，渐哑沉痛道：“我们发过誓要生死相随！要永远在一起的！菁！你令我心痛……为什么不相信我？为什么要抛下我而自尽？你令我心痛且自悔自厌！只恨当时为何没坚持陪你一起回燕国，就可以阻止这桩悲剧的发生……菁，你怎么能这么狠心抛下我？把那么大的痛苦及噬骨的悔恨留给我独自承受？”“对不起……”菁枫抱住他，哽咽道：“我不该怀疑你、不该不信任你……不该听信你和南宫绿萼的谣言后便愤而自尽……尘，只因我太爱你、太在乎你了……你即将迎娶南宫绿萼的谣言如利剑般将我狠狠地撕碎……令我发狂而崩溃……淹没我所有的思考和理智……”“不！不要向我说『对不起』，不要！”无尘心痛地抚着她清灵柔美的脸颊，道：“前世的你已为我吃了太多苦、舍弃了亲情与国家、背负了太多罪状……我只遗憾为什么前世的我不能好好地保护你……菁，给我一个补偿的机会吧！让我把前世所欠你的，全在这一世以千倍万倍的爱来回报你！前世的我们爱得太苦了！我只盼今生今世与你平平静静地厮守，白首偕老。”菁枫的脸贴在他胸膛上，

万千悸动与狂喜在她唇边化为一朵最璀璨瑰丽的笑容，她撒娇般含泪笑道：“我不答应行吗？”“当然不行！”无尘重重在她颊上香一下，黑眸晶亮生辉，“你永远是我的！别说这辈子你只属于我、下辈子、下下辈子……下下下辈子……你永远是我的老婆！我们的缘分早在前世即已注定！”“你好霸道！好专制！”菁枫娇嗔地捶他一记，心底却又甜又蜜。

“我就是霸道！不霸道、强悍一点怎么保得住你这美丽又多变的老婆？！”无尘双臂圈住她，俯下脸，毫不客气地给她一个更火辣缠绵的热吻。

如潮水般的甜蜜热浪袭向菁枫，她闭起美眸，全心全意承受无尘缠绵缱绻、情意万千的热吻……他火热的吻令她晕眩酥软……令她心神荡漾……仿佛他的吻、他的胸膛有一股巨大而奇异的魔力般，将她整个人紧紧地吸附依着，再也无法离开……更不愿离开……感慨万千的泪水缓缓流下……这温暖的胸膛、这甜蜜醉人的一刻……是她苦苦等候了八百多年，以八百多年的泪水而换来的呀……“菁？菁？”泪水也沾湿了无尘的面颊，他心痛地问：“怎么了？为什么哭了？”菁枫摇摇头，羞涩而温柔道：“我没事……我只是太感动了……尘，你不知道这一刻、这份幸福对我多珍贵、多重要！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飘泊已久的灵魂……也可得到这份幸福……”“我明白！我全明白！”无尘珍惜地捧起她的脸，亦感慨万千道：“你对我的等待有多久，我对你的苦苦追寻就有多久！这八百多年来，我孤单飘泊的魂魄何尝不是在苦苦思念、追寻着你？在生生世世的轮回中忍受噬骨的相思寂寞……只为坚守对你的誓言！菁，所有的痛苦全过去了……从现在开始，我要让你的日子只有欢笑、没有泪水！只有幸福、没有痛苦！我绝不再让你掉一滴眼泪，你会成为世上最幸福、最甜蜜的小女人！”菁枫的美眸漾满泪珠，转呀转呀还是忍不住夺眶而出！

“你又惹我掉眼泪了！才刚说要好好宠我就惹我掉泪了！”菁枫扑入无尘怀里，主动以滢红的唇吻过他英挺粗犷的脸……他深情的唇，满怀甜蜜道：“尘，你知道吗？前世当我自尽时，虽然我留下血书、立下血咒说我恨你！生生世世恨你！但其实……我对你，一直只有爱、没有恨……尽管我再如何努力命令自己、斥责自己，我仍无法恨你半分！我怎能恨一个我深爱的男人？我怎能恨一个我以生命来爱的男人？”“菁……”无尘全身一震，紧紧又将她搂入怀内，动容道：“你今我心痛！更令我怜惜！我明白你对我的深情与执着……正如我的师父当了和尚，他在我幼年时即带我上山修行，因为他早已看出我在三十岁之前会有一场劫难……当你出现后，即使我师父明白地告诉我——你是我命中的情劫，你曾立下血誓要以一刀直戳入我心肺；我仍毫不退却地追寻你、爱你！我们之间那复杂而奇异的强烈吸引力是任何人、任何事都无法改变的！没有任何事可以阻挡我对你的爱！如果你真要一刀取我性命，我也心甘情愿地承受！”“不！我怎么舍得？”菁枫的樱唇摩挲他的脸颊，喃喃道：“我从来都不曾狠下心来动手杀你，何况是在误会澄清之后……尘，是我对不起你，我不该怀疑你而愤怒自尽，把那么深的痛苦及遗憾留给你独自承受……幸好上苍又让我遇到了你，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我只想紧紧捉住这份得来不易的幸福，在今世好好地爱你、拥有你！”两人的身体紧紧相依，炽热的心紧紧相贴，再也没有任何事、任何力量可以拆散这对历尽千辛万苦的有情人……一个极轻的笑声在半空中掠过。

“什么人？”无尘极为警觉地抬头，却只看到半空中一匆匆飞过的身影。

“别紧张，是我师父。”菁枫嫣然一笑，“她呀！一定是来偷看我和你和

好了没？走吧，我们也该去见我师父了！我从小就是由师父抚养长大的，你可得以女婿之礼慎重地拜见她喔！另外……我还得跟你回家拜见爹娘，还有……”菁枫突然又噗哧一笑。

“笑什么？”无尘轻捏她水芙蓉般的粉颊。

菁枫面泛绯红，妩媚笑道：“我在想，既然我得恭敬地喊青扬为大哥，那湘竹不就变成我『大嫂』了吗？真讨厌……湘竹这死妮子一天到晚和我作对，到头来我竟然还得喊她一声大嫂！算了算了……就当我又不知在哪一辈子欠她的！走吧！老公。”菁枫牵着无尘的手，欲振身掠出峡谷。

“等一下！老婆！”无尘大手用力一带，菁枫整个人又跌入他怀里，他挑起菁枫的下巴，笑得邪气而得意道：“既然一出峡谷就要去见你师父、我师父、我爹、娘、大哥、大嫂……这么多人，那在这之前我是不是应该多争取一些属于我们的时间呀？嗯……”“无尘……”不理睬菁枫娇羞的抗议，无尘火热狂野的吻已落下来！在缠绵缱绻的热吻中，他所有的千情万爱全毫无保留地注入菁枫身上……长达八百多年的遗憾与等候，终于在这一个个浓情蜜意、如胶似漆的热吻中，有了最甜美圆满的结局与更幸福浪漫的开始……

《全书完》

